

普門自在

平實導師著



歲次甲申年
願耀宗



普
門
自
在

— 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 —

— 平實導師 著 —

發願文

願我修學大乘理 不過聲聞緣覺師 願我得遇菩薩僧 受學大乘第一義
不久見道證真如 隨度重關見佛性 隨我導師入宗門 親證三乘人無我
願具妙慧勇摧邪 救護佛子向正道 普入大乘第一義 受學究竟微妙理
願隨導師學種智 通達初地法無我 修除性障起聖性 發十無盡大願王
願我依佛微妙慧 善修菩薩十度行 無生法忍增上修 地地轉進無障礙
乃至究竟菩提果 不捨眾生永無盡 願我世尊恒慈愍 冥祐弟子成大願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十方一切佛 南無大乘勝義僧 南無究竟第一義

禪宗之禪，乃是般若證悟之道，不同於禪定。禪定通於外道、凡夫、佛門諸聖之修證，以四禪八定為主修，以意識覺知心制心一處、一念不生，作為修證內容；禪宗之禪則是般若，以第八識如來藏之親證作為修證之標的，悟後現觀如來藏及一切法界之中道性、真如性；非唯不通外道與凡夫，亦復不通二乘諸聖。故諸二乘聖人若不迴向大乘，或迴心大乘後未隨善知識修學，致未實證如來藏者，皆不能知也。是故禪宗之悟並非禪定所攝，乃是真正之般若智慧，二乘聖人所不能知，是故佛與諸大菩薩皆言二乘諸聖雖非凡夫，仍名愚人，愚於法界實相智慧故。

——平實導師——

自序——本書之緣起

如來藏者，唯識種智增上慧學之主體也，亦是一切佛法之主體也，即是古時禪宗祖師證悟時所證之標的，於禪門中多名之爲真如心，即是第八識如來藏。然因如來藏勝法即是一切種智之根源，是成佛之依憑，是故意趣甚深，更微妙於般若中觀總相、別相智慧；成佛與否，端視有無如來藏一切種子實證之智慧，是故親證如來藏所得之般若智慧，以及證後深細觀行所得之一切種智，非可初時說之，眾生緣猶未熟故，聞之亦不能解故；由是緣故，釋迦世尊甫成佛道時，不於初轉法輪之阿含期中爲聲聞說之，亦不於二轉法輪之般若期宣揚甚深般若時說之，乃殿後而說，直至第三轉法輪之唯識種智時期方始說之，攝歸第三轉法輪之方廣妙法；此增上慧學者，非未證解如來藏者所能聞而知之故，未證之人臆想亦難知故。由是緣故，唯識經論云：「入見菩薩皆名勝者，證阿賴耶故，正爲說之。」若無人能證阿賴耶識者，則是緣未熟時，佛終不爲眾生說之。

如窺基大師所云：「如來設教，隨機所宜；機有三品不同，教遂三時亦異。諸異生類無明所盲，起造惑業，迷執有我，於生死海淪沒無依，故大悲尊初成

佛已，仙人鹿苑轉四諦輪，說阿笈摩，除『我有』執，令小根等漸登聖位。波聞四諦，雖斷我愚，而於諸法迷執實有；世尊為除波『法有執』，次於鷲嶺說諸法空，所謂摩訶般若經等，令中根品捨小趣大。波聞世尊密義意趣，說『無』破『有』，便撥二諦『性相皆空為無上理』；由斯二聖互執『有、空』，迷謬競興，未契中道。如來為除此『空、有執』，於第三時演了義教『解深密』等會，說『一切法唯有識』等，心外法無，破初有執，非無內識；遣執皆空，離有無邊，正處中道；於真諦理，悟證有方；於俗諦中，妙能留捨。」

既言一切法空：唯識所生，因識而暫有。則知萬法唯是第八阿賴耶、異熟、無垢識所生，即是唯識性與唯識相之妙理；既然萬法皆唯阿賴耶識所生，則知能生七轉識之阿賴耶識即是萬法根源，即是如來藏，即是真如性相所依之理體；則知菩薩所學、所修三大藏教諸法，皆是修證此如來藏法也。如來藏者，《楞伽經》中佛說即是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也；由此第八識心體出生萬法故，一切佛法皆攝在其中，故知『菩薩藏』萬法之修證者，皆是修證此第八識阿賴耶、異熟、無垢識所含一切種子也，故知菩薩藏妙法即是阿賴耶、異熟、無垢識所生及所顯之法性也，證得此第八識者即能現觀真如法性而轉依故。若人輕謗阿賴耶識，誣說為生滅法者，即有無量過，即成一切謗法罪中之最重罪，一

切謗法之罪無有過之者；如來藏阿賴耶識是一切佛法之根本故，謗阿賴耶識爲生滅法者即是破壞如來藏妙法故，即是以想像虛無之法取代真正如來藏妙法故。當知爲人明說如來藏所在之密意者即已是虧損法事、虧損如來之重罪，更何況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者？當知否定阿賴耶識者其罪之重無以倫比。

若人因過去世與善知識曾結微小法緣，今世因此得遇善知識之助，親證如來藏阿賴耶識；然因善根尙薄故，復因善知識太過慈悲而令彼輕易悟得時，即因體驗不足故，智慧難以發起，導致心疑不信，別求想像中另一永不可證之法爲如來藏、眞如，更謗阿賴耶識非是眞正之如來藏，即成謗法、毀佛，其罪更重於佛世時之出佛身血，更重於殺害阿羅漢、誹謗賢聖，乃是不通懺悔之無間地獄尤重大罪，諸佛及諸賢聖皆以第八識心法爲師故。是故有智之人，於正法若有所疑者，應以種種聖教多所探究，確認眞知聖教密意時，再進一步與授己阿賴耶識正法之上師多作研討，待其不能辨正而確認阿賴耶識爲虛妄法時，然後始可定論之。無智之人則勿隨人言語，妄言眞假。

有智之人學法之時，皆當戒慎恐懼，謹言慎行，不輕謗於根本上師、亦不輕謗正法。若人外於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之眞如性、相，意欲別求另一如來藏心體者，其所言之如來藏即成想像之如來藏，是名『假如來藏』，尋覓假

如來藏者即是妄想邪見者；若人外於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之真如性、相，意欲別求另一能生第八識心體之真如心者，亦是心外求法者，外於真實心阿賴耶、異熟、無垢識而求佛法故，即成外道邪見。斯等皆是邪見愚痴所攝者，皆非佛門賢聖，學人於此當知。

然亦多諸善根淳熟者，證如來藏阿賴耶識已，心常緬懷傳已勝法之上師，感恩戴德，欲思供養於余者，余皆不受。《雜阿含經》云：「為師者，如師供養；為和尚者，如和尚供養。我今所得，皆沙門瞿曇力，即是我師，我今當以上妙好衣以奉瞿曇。（瞿曇乃是釋迦佛之俗名）」此是知恩解義者應有之心行，是故供養本師佛及親教師者，乃是佛弟子之本分。余則緣於往世之願，現在家身於此世，故一向拒絕種種供養，而作如是開示：「護持『空、竟』了義正法者，即是供養平實；此是對平實之無上供養，不需別作任何財利供養。」以余此世已具世財，復又節儉自活，亦有能力行檀，何需受供？復因此世已是第二世現居士身，既為在家菩薩，本不應受供，免去稗販如來之嫌，以免招致信未具足者之誣謗，亦免導致正法受累；此界是堪忍世界故，眾生多屬五濁身命故。然此作為，非是意謂會中學員皆屬不知恩義者，乃是平實之自我設制故；如是一向拒絕受供者，非是矯情，乃是純為正法之長久住世而作考量故。除此以外，亦不

從會中受領任何薪資財利：既不過問會中財務會計，亦不經手錢財，不支領任何薪資，至今未曾受領過一分一毫會中錢財；復又出資支持同修會建構講堂、寺院。如是不因弘傳正法之故而受世利，以免眾生因為謗人而謗正法；然而終究不免有人捏造是非，無根誣謗，終究難免五濁惡世之惡行。此是世間法上之事相。

若言法務，間有外人但閱拙著一書之破邪顯正、筆鋒犀利，不閱餘書而解余意；乃至亦有從來未曾稍閱拙著一頁之文，便作謗言：「蕭平實是目空一切者。」然余絕非目空一切者；此謂月溪法師及諸西藏密宗古今諸師，每多狂言「一悟即至佛地，悟後不必再修行」者，窺其所證佛地真如，則只是離念靈知之意識心，仍在常見外道境界，皆未見道而狂言成佛等事，如是方為真狂之人。會外如是，會內亦如是：二〇〇三年初，我會中退轉於阿賴耶識而不能生忍者，狂言「一悟即可證得佛地真如」，冀以因地此時二障俱重之身心，而悟證三大無數劫後之佛地果德，其言之意則是：一悟即可成佛。以此虛言假語，誑惑無知者，令入彼等邪見中；及至探究其證境，實則退離第七住般若智慧，迴轉於心外求法之常見外道境界中；雖然冠以種種佛法果地名相，以求更高之證量，卻只能返墮意識心之離念靈知境界中，復起常見外道邪見。

如是迷人、增上慢人，聞余公開破斥彼所證得之佛地真如以後，改言已證初地真如；後又爲余所公開破斥，復改言將來半年或一年可證初地真如；復爲余所公開破斥故，又改言未來一大阿僧祇劫以後可證初地真如，始終不能於阿賴耶識生起忍法，是名退失大乘本來無生之「忍」。如是迷人、慢人，退失真正之佛菩提，而復數易其見、數改其言，不能始終如一，乃竟輕易論謗「眞悟、得忍」之賢聖爲大妄語，乃是其心顛倒之人，如斯等人方是目空一切者。彼等縱使已經改言「一悟即入初地」，改言「我今全部歸零，從頭開始修行，只是凡夫」，然而先時已公開倡言證得佛地真如、初地真如，大妄語業已經成就，至今未曾公開懺悔，未曾得見好相；復又不肯遵照佛所說之七住位所證阿賴耶三昧安住，不肯依照佛囑而次第進修佛菩提道，欲求一悟成佛，方是目空一切者。

余則常常破斥彼諸「目空一切」者，令大眾及諸名師回歸佛道次第，按部就班如實修行；亦常自謙未成佛道，常言離佛尚遙，見佛聖像時每生慚恥，自覺污穢淺薄，比之於倡言「一悟即至佛地」者，比之於狂言「現在即可證得佛地真如」者，實是如實自守者，云何可以誣余爲「目空一切者」？故知彼諸責余爲目空一切之人，以未悟之身、退轉之身妄責於我，方是真正「目空一切者」；彼等本無絲毫可以責人之立場，亦無絲毫可以責人之證量憑藉，而大膽妄責親

證實相之人，正應以之責備自身，方是真正目空一切之人也；否定阿賴耶識，謗非如來藏者，即是凡夫人故，已退失大乘見道之無生忍故。

如是，否定阿賴耶識者即是否定如來藏者，否定如來藏正法者即是誹謗方廣正法者，即是誹謗菩薩藏者，即是一闡提人，菩薩藏之全部內涵即是如來藏阿賴耶識心故。故說否定真正如來藏法阿賴耶識者，即是毀破最重戒之人，即是無根誹謗方廣聖典之人，無比慈悲之彌陀世尊亦不願攝受之，絕無可能往生極樂世界，絕難冀望得離多劫尤重純苦之地獄長劫重罪果報，難可脫離地獄報後之餓鬼道與畜生道之數十劫餘報；方廣諸經所說如來藏者即是阿賴耶識故，佛於經中明說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故；毀壞大乘方廣正法之人，乃是極慈極悲之彌陀世尊都不願攝受之斷善根人故，是故捨壽後唯有下墮無間地獄、長劫忍受尤重純苦一途，別無他途；唯除改以大心，盡形壽大力護持阿賴耶、異熟、無垢識正法，以如是盡力護持正法之功德，迴向滅罪消愆，並加以多年日日殷重懺悔，捨壽之前得見好相者，方得免墮地獄而失人身、輪轉三途。

緣有法蓮法師、紫蓮法師二人，從余受法，證得阿賴耶識已，卻因智淺障重故，亦因未除聲聞種性心態故，受余弟子楊先生之私心蠱惑，出書公開妄誣阿賴耶識心體是生滅法；恣意否定阿賴耶識，妄謂阿賴耶識不是如來藏；別行

施設，妄言阿賴耶識心體之外、之上，別有另一如來藏，即成想像之如來藏；想像之如來藏，即是『假如來藏』，乃是妄想法。彼法蓮法師被余弟子楊先生所矇蔽及利用，如是公開否定之後，又將楊先生所提供之斷章取義經文及謬解，大膽印「書」流通、公開否定真正之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對世尊正教造成極大傷害，成爲當時台灣佛教界所共矚目而不敢張揚、不敢隨其言語、同皆靜觀其變之事件；乃有正覺同修會台南共修處已悟如來藏而漸生起般若實智之老學員，相聚探究阿賴耶識心體是否真爲如來藏；並於探究確定之後，爲護正法故自動組成法義辨正組，繕書回應以辨正之，消除法蓮師等二人爲佛教正法弘傳所帶來之負面損害，故有《辨唯識性相》及《假如來藏》二書至今尙在流通，以利佛教界今、後諸大法師與廣大學人。

然而法蓮及紫蓮比丘，大膽出書否定阿賴耶、異熟、無垢識爲生滅法，固然已經成就誹謗大乘方廣正法之大惡業；然而彼二法師於佛教界，可謂人微言輕；於佛教正法之傷害雖已造成，終究仍未造成對佛教正法之極大傷害。而藏身於幕後，慫恿法蓮師二人具名出書破法、又慫恿慧廣法師（化名龍樹後族）造文破法之楊先生等人，則坐收漁人之利，至今仍然逃避世間言責及破法之責，仍然不敢將其立論及申論書之以文、梓行天下，繼續藏身幕後而謗正法；然因不

能以書籍廣作闡揚故，復因無力回應他人對其所作之破邪顯正義行（不能出書辨正法義之真訛），自食謗法、謗賢聖之惡果，如今唯能在隨彼聞法之僅餘二、三十人中，有志一同而且痛苦地繼續撐持局面，終究不能對今時佛教界產生負面及長遠之影響，是故今時對於世尊正教已經無足為患。而其世間言責，固然由於藏身幕後而得免之，然而謗法及謗賢聖之業行已然成就，業種已經深藏其阿賴耶識心田之中，牢不可拔，捨壽之後欲待如何面對世尊？將欲如何承受業果？

然而數十年來，印順法師倡導人間佛教邪思，排斥太虛法師所倡導之人生佛教，方是對佛教之更大傷害，亦是更為深入而長遠之傷害。人間佛教排斥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故，排斥東方琉璃世界藥師佛故，排斥娑婆世界天界之佛教故，不承認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尚在兜率天住持正法故，不承認色究竟天尚有盧舍那佛正在宣說一切種智勝法故；其人間佛教之理念，說此等天界及他方世界之佛教為都不存在之佛教，特意侷限佛教於此娑婆世界中之地球一隅，是故印順法師於一九九八年以《淨土與禪》一書，將大乘經中之二大淨土法門，謗為娑婆世界太陽崇拜之淨化，謗為娑婆世界天界十二星宿崇拜之淨化；主張唯有此方世界之人間確實有佛法與佛教存在，他方世界皆無佛教，否定大乘經中佛說十方世界實有佛教之聖教（詳見《如何契入念佛法門》書末舉證）。

又主張娑婆世界中唯有此一地球人間有佛教，對於經中所說娑婆世界中之天界色究竟天盧舍那佛正在宣揚一切種智妙法，及兜率陀天彌勒內院當來下生彌勒尊佛正在宣說一切種智妙法，印順法師等人所倡導之**人間佛教**，對此悉不承認，高倡唯有人間方有佛教之邪說，全違印順之師太虛法師所主張**人生佛教**之正理。印順法師之**人間佛教**，不承認有他方世界佛教，不承認有天界之佛教弘傳，侷限佛教於此娑婆世界之人間地球一隅，故說今時破壞佛教最嚴重、最深遠者，乃是印順法師之邪說也。

更有甚者，謂印順法師隨順西洋一神教信徒之教授所說，隨順日本一分立足於日本佛教而排斥正統佛教之佛學研究者所說「大乘非佛說」之虛妄考證，隨順彼等日本狂妄心態之否定如來藏妙法者之謬論，而以西藏密宗黃教應成派中觀之**無因論**、**免無角論**之**惡取空**邪見，大膽取代佛之般若正法，故將般若定位為**性空唯名**之虛相法，令般若實相正義成爲戲論。

又大膽否定如來藏妙法，妄說「如來不滅」是印土古時外道之本有思想，妄說「實無如來藏」，妄謗阿賴耶識爲假名施設之法，實無阿賴耶識；又謗阿賴耶識爲具有六塵中之知覺體性之心，妄謗阿賴耶識之體性同於意識覺知心；又於書中處處暗示：大乘經非是佛說。謗爲佛滅後之大乘法師們所創造者，絕不

相信第三轉法輪 佛說諸經爲真實法；由是緣故，更就此等邪見而廣造《妙雲集、華雨集、如來藏之研究、性空學探源、印度佛教思想史：》等四十餘冊之邪見書籍，於數十年中廣爲流通，廣爲誤導學人，因此而成爲古今破法之集大成者，成爲最大破法者；如來藏——阿賴耶、異熟、無垢識——正是萬法之本源故，眞如亦是此識所顯示之眞實如如性相故；離此，則萬法與眞如尙不能生起、尙不能存在、尙不能顯示，何況能有出三界之二乘解脫道法義？何況能有世、出世間實相之大乘佛菩提道義理？何況能有成佛之道？由是故說，印順法師是現代佛教中破法最嚴重之人也。

而此世界全球佛教中，正在大力支持印順法師邪說，以滅佛教勝妙正法，並且最有力支持印順邪見之人，乃是星雲法師。彼星雲法師極力弘傳印順之人間佛教邪思，以破佛教正法；以印順所倡導之意識心，取代臨濟正宗所弘揚之第八識如來藏正法。非唯如此，亦復推廣藏密之邪見、邪修法門，二十年來與藏密邪知邪見之喇嘛輩，與藏密推廣男女合修邪淫法門之喇嘛輩過從甚密，乃是最支持藏密雙身貪淫邪教及支持印順惡取空邪法之最有力者，乃是大力支持藏密及印順之共同破法者。

佛光山星雲法師乃是臨濟禪宗之傳承者，本應極力弘傳禪宗臨濟義玄祖師

所遺傳之證悟如來藏法門，然而星雲法師卻一心一意繼承印順所弘傳之西藏密宗黃教應成派中觀邪見，以印順之斷滅見、以印順之無因論緣起性空妄法，及以印順意識心境界取代勝妙無比之臨濟宗門如來藏法；復恐墮於斷滅見之譏，再意識心之離念靈知境界、一念不生之靈知境界，妄稱爲實證真如心體，藉以取代臨濟義玄祖師所證悟之離見聞覺知如來藏妙法，如是以常見及斷見外道法取代佛教如來藏正法，高唱印順法師破壞正法之人間佛教意旨是正法而大力推廣之，乃是破壞佛教正法之實行者也。

由星雲法師以常見、斷見外道法，取代臨濟禪宗之勝妙正法故，由星雲法師極力以印順法師之人間佛教邪思而弘傳故，嚴重誤導佛光山數萬信眾走入岐途，大眾支持佛光山星雲法師「弘法」之結果，皆成爲破壞佛教正法之共業者。如是佛光山信眾以善心而修善法，結果卻因爲護持錯了，護持到破壞正法之星雲法師、印順法師，所以成就破法惡行之罪業，平實目爲世間修善之最大冤枉事。佛光山星雲法師復不能自知所言所行實際上皆爲破壞正法，不知應速早日彌補悔過，反而變本加厲、恣意破壞正法之弘傳，真可謂其情可憫而可行可伐；吾人正應深思熟慮，有以破之、有以救之，故有此書之出版，欲求速疾挽救佛光山四眾弟子及星雲其人。

云何名此書爲《普門自在》？謂如來藏妙法乃是普門自在之勝法，於一切眾生家宅之中，普門皆具，無一門戶無之；於古今佛教各大教派中，亦皆恆時自己已在；亦於一切外道門中，無一家一戶而無此如來藏妙法，所異者唯在能不能證得爾。乃至印順法師與星雲法師二人，正當極力否定如來藏時，其如來藏依舊離言、離知、離塵而自在運作於彼身中，不論印順與星雲是否承認其存在，皆是本已自己存在，本性清淨，非從修得，非依緣生；正當彼等二人極力否定自心如來（如來藏）時，其自心如來（如來藏）依舊秉其清淨無瞋自性，自在運行於彼二人身中，不因彼二人之否定而有異行、異性。由如來藏有此普門示現之奇特性故，說如來藏是**普門自在之絕妙好心**，故說如來藏是**普門自在之心**。

由是緣故，二〇〇三年末出版《入不二門》，將拙著諸輯公案拈提中之部分公案，以集錦方式出版爲結緣書，欲冀佛光山星雲法師及四眾學人普能知之，急速反省自己所行所言，知所進退。爲竟其功，今復以《普門自在》一書，仍以公案拈提集錦方式，再集十七則成書，而與大眾免費結緣以流通之，冀能挽救更多佛光山四眾弟子，以免佛光山四眾弟子共成破法重業時，猶以爲自己在護持正法；以免捨壽時屆、方知己謬，卻是補救無門，爲時已晚，豈不哀哉！

由是緣故今時出版此書，即以敘述緣起，以代序文，即名此書爲《普門自

在《》，欲望佛門四眾弟子，悉得因此一書之廣爲流通，普得同閱，因此皆得入處，發起大乘本來無生之忍，平實伏願佛教界四眾弟子，因此一書而普門皆能獲得自在故；維護臨濟宗門之如來藏勝妙正法，是所有佛弟子所應優先造作之大善業故，普願佛門四眾弟子悉皆隨喜，共同成就善護正法之大功德。

佛子 平實 謹序

公元二〇〇四年仲夏

普門自在

目次

(從各輯公案拈提書中摘出)

第五一二則	翠微惡水	025
第五一三則	道吾坐臥	037
第五一四則	道吾同道	045
第五一五則	道吾即非	054
第五一六則	道吾不識	065
第五一七則	道吾知有	071
第五一八則	雲巖驅驅	082
第五一九則	雲巖非眼	092
第五二〇則	沙彌承當	100
第五二二則	百顏尊貴	108
第五二六則	三平萬里	115

第五二八則	福州開遮	1 2 4
第五二九則	德山訶佛	1 3 0
第五三〇則	德山問話	1 3 7
第五三二則	德山畜生	1 4 6
第五三五則	投子孤負	1 5 4
第五三六則	洞山無著	1 6 2
第三二六則	南泉不是	1 7 2
第五〇二則	藥山閑坐	1 7 9
附錄：天台山國清寺《三隱集記》等		1 8 8

第五一二則 翠微惡水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 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即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

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摩，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投子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勺惡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採卻。」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燒不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俐底！」

星雲法師舉示古德一偈：「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修行第一方。」以談「閉口修行」，開示云：《平常人我相處，最忌的

就是談論別人的是非、說人長短，說來說去只有自己遭殃，因此佛教裡就教我們「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他非。」因為……我們閉口藏舌，不說是非閒話，卻不是要我們連好話也不說。一般人自讚誹他，當然不可以；一般人自謙、讚美別人，我想這是非常好的。……我們每天對人說了什麼話，如果可以少說人家的是非，也少說人家的長短，便是修行第一方。修行不一定要閉起眼睛，也不一定是在哪裡禮拜、在哪裡打坐，讚美別人其實是最好的修行。眼睛看到人，行個注目禮，給人微笑、給人歡喜，這些都是最好的修行。尤其在修行裡面，口最容易修行。念佛固然是修行，讚美別人、說別人幾句好話，這個也是最好的修行方法。因此你只要有修養，先修口；世界上啞巴最不造口業，不過啞巴心裡面瞋恨也不行，所以我們口裡面說人好話，心裡面對人要恭敬，心口如一，這是處世的第一方。」（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48~49）

平實云：星雲法師如此言語，乃是平實十餘年來所奉行著；尤其出道早期，完全奉行；乃至有人問及月溪法師之法道，問及星雲、聖嚴、惟覺、自在、元音……等法師居士之法道，平實悉皆讚歎，從來不置否定之語，此即是星雲所開示者：「我們閉口藏舌，不說是非閒話，卻不是要我們連好話也不說。」然而吾人以誠待人，卻招來自在居士之否定，卻招來惟覺之否定，卻招來聖嚴之否

定，卻招來諸多弘法者——包括星雲法師——之否定。星雲法師作是語已，當於平實之人、之法義「說幾句好話」，不料卻反自己「說好話」之語，而無根加以誹謗。

近年來，為因應法鼓山、中台山……等道場之私下否定誹謗，而於書中作諸破邪顯正等事時，平實未嘗以隻字片語，言及星雲與證嚴二人法義上或身口意行之過失；並皆曾贈拙著供養之；然而終亦不能免除彼二人之私下攻訐、無根誹謗，無故招來星雲與證嚴二人之否定，乃至私下加以「邪魔外道，其法有毒，隨蕭平實修學者將同墮地獄」等無根誹謗之語。如今所觀，星雲法師如是開示言語，其實正應責成自己而身體力行之，不應責成座下弟子、亦不應責成他人力行之，自身言行不一故，正是自身所應當力行者故；星雲法師自道應當**心如一故**，星雲書中自道**讚歎他人乃是處世第一方故**。

然今觀乎平實法義，與三乘諸經完全符契，絲毫無異；而平實身口意行，迥異邪魔、迥異外道；為法、為眾生而義務付出金錢與精神勞力，心無所求，不受供養、不受頂禮、不作宣傳、不求名聞，無可譏評。反觀星雲法師所說法義，卻是崇尚印順所弘傳之藏密應成派中觀邪法，奉行印順之人間佛教邪思；如是邪法正是嚴重破壞佛教正法，剷除三乘菩提根本之邪魔外道法；復以新聞媒體

廣作宣傳，復又自己設立兩種新聞媒體：報紙、電視台，廣作宣傳。星雲法師以如是手段成就大名聲已，翻以印順之邪魔外道法而廣弘傳，以如是邪行邪見，翻謗弘傳佛教正法者為邪魔外道、為有毒之法；如是扭曲事實，於應讚美、應支持者，翻誣謗之，云何可以訓示他人「凡事讚美、心口如一」？

星雲法師數十年來，倡言八宗共弘，是故數十年來對於藏密之法亦私下弘傳、力行之；而藏密之法，究其根本乃至枝末諸法，皆是邪魔之法、皆是外道之法，乃是以雙身法淫樂四喜之理論與宗旨，貫串其全部理論與前後一切行門，是故藏密所修諸法之境界，皆與佛法完全無關，平實今已舉示證據於《狂密與真密》共四輯書中，並一一辨證其邪謬所在，如今事實俱在，人人可稽。而星雲法師主持佛光山數十年來，私下弘傳藏密邪淫之邪魔外道法，亦與藏密人士往來密切。星雲法師既同時倡弘藏密之法，而藏密之法則以雙身法為主，以雙身法貫串全部理論與行門，以淫行之四喜為**即身成佛**所修證之主要標的、最終標的；吾人於此，不免產生合理之懷疑：星雲法師究竟曾否與女弟子合修過雙身法？因此導致當年白色恐怖戒嚴時期之雜誌新聞，敢於冒死而作報導。彼星雲法師必須就此對外公開說明。

彼若言有，則本質已非佛教法師，則是已經嚴重毀破聲聞比丘根本重戒、已

經嚴重毀破菩薩十重戒之根本戒者，已成地獄種性，自身已無比丘戒及菩薩戒之戒體，實質已是嚴重破戒之在家人，已無資格評論任何人。若彼言無，是否有覆藏之罪？復過半月之後即成僧殘重罪，再半月之後即成波羅夷罪，除原有破戒之性罪及戒罪外，重加一重覆藏重戒之重罪，必入地獄。所以者何？修學西藏密宗二十餘年，一向與藏密喇嘛往來密切之大師，亦曾於白色恐怖之戒嚴時期，被雜誌舉示「人事時地」而報導性醜聞者，若言不曾修過雙身法，或言不曾於指上自修樂空雙運——手淫者（請詳《狂密與真密》二、三輯），誠屬難以令人置信之事也，藏密即身成佛之自修樂空雙運者，本即如是而修故，大眾皆可對此產生「合理之懷疑」也，藏密行門專修淫樂四喜故。

佛光山十餘年來，於所辦法會中，於奉迎佛牙及佛指舍利之重要活動中，亦皆將藏密邪淫之喇嘛安置於最重要、最顯著之地位，並對新聞媒體渲染為「金剛法師」，以之作為迎佛牙、佛指舍利時之重要護持者。由上述種種事實以觀，究竟誰人方是邪魔外道？究竟誰人所弘之法為有毒之法？究竟依誰學法者會於捨報後墮入地獄？有智之人自能明辨，豈受星雲法師一人之言所遮蔽耶？豈受星雲表面之偽善面目所遮蔽耶？由是緣故，說星雲非是心口如一之人也！由是緣故，星雲所言「讚美他人、常思己過、莫論人非」等事行，自身皆未能做到。

乃至最嚴重之破壞佛教正法、誹謗佛教正法之嚴重行為，乃是佛教出家法師所絕不可輕犯之行為，乃是法師之基本行止，而星雲法師對於破壞正法、誹謗證悟賢聖等事，卻身自任之、口自說之；翻於書中作是空言以訓弟子，故示慈悲有德之表相，復有何義？究其事實皆是**心口不一**之行故。

平實多年來，不斷勸說諸方大師：應當殷勤進修基本定力，應當建立正知正見，應當早日勤求證悟如來藏，達成禪宗開悟明心之基本目標；後又於書中示以悟後進修之內容及次第。是故年年作是公案拈提，繼以諸書宣示三乘菩提正理，以告諸方大師及與學人。復又付囑會中同修：凡有新書出版，皆寄贈之。然而前年中，星雲法師來函婉拒平實之贈書，函中亦隱寓「大師教導後進」之意，委婉勸諫平實莫論他人法義正訛，並開始私下否定平實之法道；是故平實吩咐停寄書籍，然終未曾起不悅之心，未曾片言隻字論之，不論公開場合抑或私下言行，都無一語見責。

然而星雲法師去年竟聯合證嚴法師，對諸政治人物及與徒眾，同時開始無根誹謗於余，誣為邪魔外道、誣為法義有毒、誣為必下地獄，如是以凡夫身而行如是事於余身余法。如是之行，已顯示星雲法師之言行不一，與其書中所勸勉於弟子，示現有德之相者，嚴重相違；亦成就破壞正法、誹謗勝義僧之重罪。

今者平實仍舊本於初衷，且勸星雲法師：莫再無根謗法謗人，以免捨壽時後悔莫及。更當速求臨濟本宗之見道，莫再信受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邪說，莫再配合印順邪說而否定臨濟宗門之如來藏正法。更當速與藏密斷絕往來，公開宣示：不再弘傳藏密邪淫荒謬之外道法，公開懺悔往昔私下修習雙身法之地獄罪——假使曾經修之。如是行已，更當日日佛前痛懺往日之非，誓不復犯無根謗法謗人之過，否則臘月三十不久到來，救之不及，勿怪平實未曾好意先言。為示正理，便舉翠微惡水公案，共諸學人話禪：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於悟前參訪善知識時，初問丹霞禪師：「如何是諸佛之師？」丹霞禪師咄曰：「在自己身中那麼分明的現前，卻還不知道，還得要在別人座下奉水執帚、服勞役作什麼？」翠微無學禪師聞此一言，便退三步，丹霞禪師卻道：「錯！錯！」翠微無學禪師聞言，以為退步錯誤，便又進前，不料丹霞禪師更說道：「錯！錯！」如是連下兩錯。翠微無學眼見退後進前皆錯，乃又翹起一足，旋身一轉便出方丈，丹霞此時卻道：「若道是悟得，倒也可以說是悟得了，只是辜負了他們諸佛了。」翠微無學禪師由於這個緣故，而領會宗門意旨，後來住持正法於翠微山，時人謂為翠微無學禪師。

這翠微無學與丹霞天然禪師這一幕，來來往往之間，卻真似榮總長青樓內

精神病院裡偷跑出來者；他二人若不是古來已經大有名氣，是共所公認之大禪師，若是示現在今時，恐仍將不免平實所受之譏，恐仍將被少見多怪之初機行者斥為神經病、乩童起乩也。只如翠微無學遊歷諸方，只知禪門機鋒表相，便將偷學來底這幾招，用來參訪丹霞禪師，取出來應對進退一番；如是前後倒也合轍，只是不知其所以然。

野狐學久了，心中不免起疑：究竟是阿哪個？雖然疑嘿著，終究不敢魯莽承當，恐墮大妄語罪中，只得繼續參方，期望可以漸漸理出個頭緒來。這回遇到丹霞禪師，也是走運，如是應對進退之間，丹霞禪師看他是一個根器，不捨有緣，欲令大興佛法，便爾指示，方得悟去，不枉翠微無學多年參方行腳辛苦。

只如翠微無學退三步，丹霞道錯；進前三步，亦復下伊兩錯；後來旋身一轉，步出方丈，丹霞卻道即是得悟；究竟這中間，有什麼玄機？致使丹霞印可之？星雲法師既是臨濟宗之傳承者，於此不可不知也！否則出世說得臨濟禪，豈非正是誑騙人家女男者？法之傳承何在？且道：退步進前皆謬，云何翹足轉身而出，便得即是？竟是什麼道理？可還道得麼？

復次，既道是悟，云何又道翠微無學如是悟去，已是辜負他諸佛苦心？此中道理何在？星雲法師既是臨濟宗法脈傳承者，還知其中緣由麼？若也不知，

即是愧對臨濟義玄祖師之不孝子孫，何得到處說臨濟禪？敗伊臨濟義玄名聲？更寫種種講禪之書，將臨濟門庭破敗之窘狀公諸於世？更將遺於後世？且道：翠微無學如是一悟，什麼處是辜負伊諸佛之處？若也不會，來覓平實問取時，平實甫見，劈面三十竹如意，更大罵云：「正當發足初離佛光山時，便好與三十棒！也免辜負諸佛。」

後來翠微無學禪師住持於翠微山，投子大同禪師為求證悟，前來問法：「未審二祖初見達摩時，究竟有何所得？」翠微無學禪師反問道：「你今天來拜見我，又有什所得？」後來別有一日，翠微禪師正走在法堂內，投子禪師進前接足禮拜，拜已，乃又問曰：「祖師從西方來到震旦之秘密旨意，和尚是如何開示於弟子的？」翠微禪師聞此一問，便停住腳步一會兒，投子禪師不會這個機鋒，以為翠微禪師不肯開示，遂又請求道：「乞求師父垂示。」翠微禪師見伊不會，便責備道：「還要第二勺餿水作什麼？」投子禪師不敢再問，便重新禮拜道謝，退身而下，翠微禪師吩咐道：「你可別自己埋沒了。」投子禪師答道：「時節因緣到來的時候，我自然就會了，智慧自然就會出生。」後來投子大同禪師以此而參究之，果然因此機鋒便得悟去，成為諸方大師皆不敢小覷之大禪師；乃至牢關亦拘限不得伊，是故趙州老人亦曾前往論道、作家相見。後來投子禪師因學

人問道，曾如是開示末後句：「最初明不得。」流傳至今，平實往昔亦曾舉之。

翠微禪師一日因為供養某一阿羅漢聖像，有一僧深覺奇怪，便問曰：「丹霞禪師對於修證最高的佛，尚且不甚恭敬，竟然燒了木佛來取暖，和尚您對於距離佛地還很遙遠的阿羅漢，為什麼卻要供養他？」翠微禪師答道：「其實丹霞禪師何曾燒著佛？根本就不曾燒著；我如今又何妨供養阿羅漢？正供養時又何曾供養著？如是儘管供養也就是了。」那僧聞翠微禪師恁麼道，乃又問曰：「您供養這阿羅漢，不知這阿羅漢來不來受供？」翠微禪師答曰：「你每天還曾喫著飯麼？」那僧聞之不解，無語應對，翠微禪師乃訶責曰：「沒有幾個是靈俐底漢子！」

只如丹霞燒木佛，其徒弟翠微無學禪師卻供養阿羅漢聖像，正是顛倒之事例；凡此皆是因應時機，故作種種不同之示現，如是教化學人。丹霞燒木佛，何曾燒著佛？正是應機施教之事！每見學佛人，執著表相，但見俗人穿著僧衣，便道是大修行人，納頭便拜；若見諸地菩薩穿著白衣，便側頭斜視之，無有絲毫尊重，不辨真假僧寶。此事自古已是如是，是故諸大阿羅漢見維摩詰大士時，無人肯禮拜伊；世間學佛之人亦復如是，不肯禮拜伊等覺大士。然而維摩大士不曾因此見責，往見諸大阿羅漢，欲為其宣說深妙法前，尚自伏地一一先行禮拜，令其心喜，不生煩惱，然後方為說法；彼諸阿羅漢見維摩大士禮敬於己，亦無

一人回禮於地，只是立受維摩之禮拜。是故今時佛弟子之不敬諸地在家菩薩者，亦是必然之事，無可厚非。

然而祖師設教，必須觀察因緣，隨事方便而改易之，不可一成不變也。是故丹霞見僧執著木佛表相，不敬各人身中自性佛，不敬法身佛，乃取名貴木佛燒之，乃於佛殿中小便，更道：「何處無佛？教我去何處解手？」欲令親證各自之法身佛也！翠微禪師則反之，欲令眾人莫輕伊羅漢，所以者何？謂羅漢雖未能明禪宗祖師所悟般若，不入菩薩正位，難曉禪師智慧；而諸俗人尚且不知解脫道理，何況能知禪師所悟般若正理？何得以錯悟之凡夫身，輕伊羅漢之解脫道修證？由是故意供養羅漢聖像，教令諸徒不得輕視三乘法中一切聖者。

然而燒佛一任燒佛，終究不曾燒著；供養羅漢一任供養羅漢，終究不曾供養著；既如是，何須問佛之是否被燒？何須問羅漢是否前來受供？但於燒佛之時，覓取自性佛便得；但於供養羅漢時，覓取自性羅漢便得。只如正當燒佛時，佛在什麼處？正當供養羅漢時，羅漢在什麼處？還有道得者否？

今時平實且要問爾星雲法師：爾星雲既是臨濟一脈「正宗」，既是佛教「正統」，云何不傳臨濟正法？卻傳印順所弘之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卻認同印順否定臨濟正法之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如今且要問爾星雲法師：每年供養臨濟祖

師時，臨濟祖師還來不來？若是來者，來在何處？若道不曾來，平實便趕上佛光山去，劈面三十竹如意！且道爾家臨濟祖師在什麼處？

頌曰：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

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修行第一方。

臨濟禪宗是正脈，星雲若證顯佛光；

未入臨濟宗門時，開口道禪盡粗糠。

勸爾星雲第二勺，惡水當喝莫嫌髒；

會得平實餽水恩，從此行履不踉蹌。（增句瑞鷓鴣）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一三則 道吾坐臥

潭州道吾山 圓智禪師 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

因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坐？」雲巖曰：「以無爲爲坐。」雲巖卻問瀉山，瀉山曰：「以諸法空爲坐。」瀉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

瀉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

星雲法師開示「性海自足」之義云：《在佛教的唯識家把心叫做「識」，就是認識的「識」。我們人有八識：眼耳鼻舌身意，更有末那識、阿賴耶識，可以去分別世間、認識世間。這八識比作田地，在八識田中可以生長各種的植物、稻穀米麥。另外，「識」又比作海，識海無邊，在八識的大海裡面也藏了各種的東西。「巨海茫茫性海清」，就是大海茫茫，但是我們八識的性海、自性的海，應

該是清淨的。「何分江渠與溝坑」，管你所謂百川匯歸大海，世間上的一切都是從我們「唯識所辨、唯心所現」。世界的現象既然是和我們心識的本體融匯一起的，那麼「歸來一滴曹溪水，灑向雲廚味自珍」。你求學讀書也好，求法問道也好，當你回來的時候，所獲得的知識與佛法，就好像六祖惠能大師在曹溪，不少人到他那邊去求法，所得到的曹溪的法水。你做什麼？你要把它好好受用，要把它消化融匯貫通，運用到你的生活，運用到你的世間來。」（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26~27）

平實云：星雲法師誤會佛法極為嚴重，竟將能分別、能認識之覺知心——意識——認作第八識阿賴耶識，竟公開解釋：「佛教的唯識家把心叫做『識』，就是『認識』的『識』」，卻不知唯識家所說之真實識、根本識，乃是第八阿賴耶識，而非第六意識；復次，唯識家所說之阿賴耶識，乃是無始劫以來本離見聞覺知之心，乃是從不思議、從不認識六塵諸法之心，而不是星雲所說能認識的識，不是星雲所說能知能覺的意識心。阿賴耶識自無始劫以來，一向離見聞覺知、離分別，恆而不審，故名無分別心，此是佛門四眾所共認之法義；然而星雲竟說：「更有末那識、阿賴耶識，可以去分別世間、認識世間」，違背般若系諸經所說，更違背方廣諸經所說。亦違二乘諸經——原始佛法四阿含意旨——

令離覺觀之無餘涅槃成為有覺有觀之境界，則涅槃即非絕對寂靜。

星雲竟將本無分別、恆而不審之阿賴耶識，說為能分別、能認識之覺知心，以能分別、能認識之意識覺知心取代阿賴耶識。以如是顛倒佛說之意旨，而廣為宣說、流通；以如是常見外道之法，而說為臨濟禪宗所悟之法，說為佛教證悟者所悟之法，本質其實是常見外道法，焉得說之為佛法？如是以常見外道法而取代正確之佛法，正是藏密一向所行「李代桃僵」之手法，同出一轍，根本就是佛門內之外道。

星雲法師又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別人有過失，你可以私底下勸他，但是你不能一直在背後宣揚他的過失；如果給他知道了，他會刻骨銘心地記恨你，這就是在人際的應酬關係上不要做懊惱的事，也等於佛教裡面講菩薩畏因、眾生畏果。》（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26~27）

然而星雲口中雖作是說，其實心中根本不畏惡因，絕非真正之菩薩也。所以者何？星雲既然對政治人物及諸徒眾指稱平實是邪魔外道，又指稱平實之法有毒，又指稱隨平實學法者將與平實同墮地獄；如今且以星雲自語而問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別人有過失，你可以私底下勸誡他，但是你不能一直在背後宣揚他的過失，為何汝星雲法師不直接指正平實法義之過失？為何一直在背後

宣揚平實沒有過失之『過失』？」

而今平實引經、據理，證明法義之無訛；多年來又復不曾評論汝星雲法師之法義邪謬及身口意行，明知汝謬而又隱忍不言；云何汝星雲竟背後不斷無根誹謗平實之法義？無根誹謗平實？豈是畏因之人？

復次，坊間傳聞星雲法師與諸女眾合修雙身法，數不在少；亦曾有雜誌明文登載，指證姓名、時、地歷歷；汝佛光山二十年來復又推廣藏密之法，然而藏密之法自始至終皆圍繞於男女雙身修法上，以淫觸之第四喜長受淫樂為修證標的、作為即身成佛之果報；歷次法會中，藏密喇嘛亦皆被星雲置於最重要之位置；佛光山並且公開宣稱八宗共弘，復次，佛光山之重要人物慈容（？）比丘尼於人間電視台上，曾公開宣稱：「西藏密宗亦是佛教之真正宗派。」從來不曾掩飾弘揚藏密邪法之事實。

今者平實卻摒除雙身法，破斥雙身法，破斥邪淫雜交之藏密；為防有人編造性醜聞而無根誹謗個人、牽累正法，故將拙荆每日全天攜在身旁，十年來悉皆如是，藉以防微杜漸；復又同皆不受錢財寶物供養，不作宣傳以邀虛名。如是清淨自守，法義又復正真，於教於理悉皆無謬，復又全力破斥外道邪說，努力弘傳世尊正法；如是淨行，竟被星雲法師誣蔑為邪魔、誣蔑為外道、誣蔑為法

義有毒。復又不肯依自所言：私下規勸平實；而竟私下不斷無根誹謗。正是言行不一之人也。如是之人，絕非**畏因**之菩薩也；一切畏因之人，尚且不敢稍起如是邪行之心念，何況身口行之？然星雲竟以凡夫身而力行之，無根誹謗證悟之在家菩薩，乃至無根誹謗正法為邪法；如是之人焉可是**畏因**之菩薩？如是之人正是自己口中所言**畏果**之眾生也！須待果報現行時方知畏懼之人也！

凡我佛門學人萬勿愚癡效行之，莫學星雲將意識心認作佛心，佛以第八識如來藏為真心故；莫學星雲無根誹謗正法及弘正法人，如是作為乃是一闡提之重罪，捨壽後須無量數劫作地獄身，長劫身受地獄尤重無間斷之純苦，後轉鬼道受諸苦受多劫，再轉畜生道中多劫受種種苦，然後初回人間時，尚有種種餘報苦受，《楞嚴經》、《阿含經》中佛語俱在，當自警惕。如是長劫受諸尤重純苦，衡於一世之名聞與利養，孰輕孰重？思之立判！何須以一世之名聞利養與我慢，換取未來無量世之尤重無間長劫純苦？星雲法師既非盲聾之人，復是教人以「智慧」之法師，竟不能計此，謂之為愚人，不亦可乎！

心口不一之人，難免他人舉證說之。學禪之人則當以直心行事，欲悟真心者，唯以直心方能得悟故；若墮意識心中者，尚難證悟，何況星雲之墮於意識我所境界中者，焉有悟緣？由是緣故，便舉道吾坐臥公案，共諸學人說禪：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俗姓張氏，幼時依止於槃和尚受教及登戒；後因參預於藥山禪師之法會，是故密契心印——證得第八識如來藏。

因行腳時與瀉山、雲巖互相過從，一日道吾禪師欲探知他二人悟之深淺，便問雲巖：「佛菩提是以什麼為宴坐？」雲巖曇晟答曰：「佛菩提以無為為宴坐。」雲巖答後卻問瀉山靈祐禪師，瀉山禪師答曰：「佛菩提是以諸法空為宴坐。」瀉山答後卻又返問道吾禪師：「那你又怎麼說呢？」道吾禪師見伊二人其實仍然還不懂禪，便開口道：「坐也由著他坐，臥也由著他臥；可是卻有一人從來不坐也不臥，趕快說出來！趕快說出來！」那瀉山靈祐與雲巖曇晟二人，當時尚未悟入，皆道不得。

只如維摩詰大士道宴坐，古今錯悟阿師，無人會得，至今更有未開眼阿師，亂解《維摩詰經》，共同誤導眾生去也！只如佛菩提若以無為為宴坐，則二乘聖人亦應得佛菩提，云何卻未曾得？卻聞之茫然？佛菩提若以諸法空為宴坐，則維摩經中諸阿羅漢亦皆是親證諸法空者，不應懼於探視維摩之疾，云何卻個個違佛所命、推辭不就？只而今，諸家大法師，個個示現上人相，個個出頭宣說上人法，自道已知、已證上人法，更有出頭宣講《維摩詰經》者，如今且要請問爾等：佛菩提以何為宴坐？還解得麼？

或有大法師具膽來問者，平實但向伊道：「來也聽爾來！去也從汝去！卻有一人一向無來去！會麼？」若道會，平實卻一把揪住伊前襟，逼問道：「速道！速道！」大法師聞平實語，若擬開口，平實早知是隻野狐，便一把推出門去，更送拄杖一枝；且向伊身後撻下一句：「路上小心走好！」若是好答者，且攜手同入書房，奉上無生茶一杯，且要勸伊解渴不解渴？

一日瀉山靈祐禪師問道吾圓智禪師云：「去了什麼地方回來？」道吾禪師答曰：「去看病回來。」瀉山問曰：「有幾個人生病？」道吾禪師答道：「有生病的，也有不曾生病的。」瀉山問道吾怎麼道，便問曰：「那個不病底人，莫非就是圓智頭陀你嗎？」道吾禪師豈受瀉山如是一問，便道：「不管是有病的，或是不曾病的，從來都與他無干，他究竟是哪個？快說！快說！」瀉山當時亦無下文，方知悟之深淺，確有千差萬別，不可等視齊觀也！初參、重關、牢關之設，豈偶然耶？

如今星雲法師既私下向人數度言道余法有毒，自道是正法，以證悟之大師自居，而今且要問爾星雲法師：患眾生病底是星雲？不是星雲？若道病與不病都不干伊事，且道伊在何處？且饒爾星雲法師三年之中對此問試下一語，不急於一時。然余料爾三年後依舊下不得語也！

頌曰：

宴坐幽寺非干禪，無為法空亦復癡；

能坐能臥策五馬（註），會得山門迎大師。（註：古時太守出行時，得御五馬之車）

誑唬閭閻人莫知，妄解禪詩是死獅。

諸洲來去弄鼓吹，解得趕屍真法施。（調寄瑞鷓鴣）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一四則 道吾同道

漳州道吾山 圓智禪師 僧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跡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

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無遮個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

星雲法師開示「修心」之義云：《在佛經裡面有一個故事：有一位富翁娶了四個老婆，……（以上寓言，略而不錄）。故事中第四個太太就是我們的身體，平常吃飯化粧，愛護到最後，不是我們的；第三個太太就是財富，生前我們擁有的黃金鈔票，到了最後還是別人的；第二個太太就是我們的親戚朋友，到了我們要死的時候，我們的親戚朋友頂多替我們上個香；大太太是我們的心，到最後只有心跟著我們去，所以我們平常要修心，修心是最重要的事。》（台視文化公司《禪

詩偈語》頁 28~29)

平實云：星雲法師既然打著臨濟禪宗的旗號，就應該照著臨濟義玄禪師所遺傳的如來藏法門而證、而傳；然而星雲如今卻去認同印順法師所弘揚之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認同印順所弘之免無角論、無因論的斷滅邪見，又認同藏密之邪淫法門而多年暗中弘傳不斷。如是邪行過咎之成因，皆在誤認意識心為真實心所致；根本不曾了知臨濟禪師所悟得之第八識如來藏，便以意識心為真實心，卻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由於誤認意識心為真子故，便與藏密所修之雙身法等邪淫法門相應，便與藏密邪教喇嘛過從甚密，令人不免懷疑是否曾暗中實修之。臨濟禪師若有靈感，當出世間公開大哭一場，當與星雲法師兜頭痛棒。

星雲認為：「能分別世間、認識世間之覺知心即是實相心。」然而世尊從來不曾作如是說，從來皆說實相心為非心心、為無心相心，一向都說實相心離見聞覺知、離一切思量性；而星雲以證悟者自居，所「悟」卻是第六意識心，卻是能知能覺、能分別認識之覺知心、思量心，迥異世尊所言之第八識如來藏恆而不審之體性。由此即知星雲之未悟示悟也，即知其言語之處處籠罩人也；如是心行口行不一之人，焉是佛教中之真實大師耶？

星雲法師曾開示云：《人生如戲，在如戲的人生裡面，不要太過計較、和人爭強鬥勝，到最後鬥得兩敗俱傷，最好能互相幫助、互相提攜。》（台視文化公司《禪

平實云：如是之語，星雲法師實應以斗大之字，書於丈室中，每日自讀，以此自勉。所以者何？此謂平實從來不曾與其計較，雖然多年來早知其所墮，亦知其身行、口行、心行等事，而悉隱忍不言其過，不論口行或文字，皆悉如是不言其過。然而星雲竟以心口不一之下劣心，竟以邪淫藏密外道之知見，竟以常見外道之知見，無根誹謗於我，無根誹謗余所弘傳世尊正法，無根誹謗菩薩藏。如斯等事，皆是地獄業。星雲「既知」人生如戲，既知「不須計較、不應與人爭強鬥勝，以免兩敗俱傷」；既知「應與人互相幫助、互相提攜」，又何苦主動無根誹謗余之正法？何苦無根謗余為邪魔？為外道？為法有毒？如斯言行，與己之開示於四眾弟子者迥異，顯示星雲自身之心口不一也。

平實今則以星雲之語還贈星雲：「人生如戲，在如戲的人生裡面，不要太過計較、和人爭強鬥勝，到最後兩敗俱傷；最好能互相幫助、互相提攜。」若自有過，當自檢校，莫論平實之非，平實未曾無根謗汝故；亦未曾有根謗汝，縱使證據在手，亦未曾有根揭汝之過故。今者公開勸汝星雲法師：若是自法有誤，當自檢校、當自求悟，莫因他人之真悟而生嫉妒之心，莫因他人之法勝妙於己而排擠之，否則汝之身口意行，皆成誹謗正法、破壞正法大過失也。未審星雲

法師然余言否？ 聞言表過，今且舉示道吾同道公案，共諸大師學人說臨濟禪：潭州道吾山 圓智禪師，有僧來問：「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跡難尋？」道吾禪師答曰：「只有所修之道相同的人方才能知。」那僧又問曰：「和尚您知道嗎？」道吾禪師卻回答曰：「我不知道。」那僧又問曰：「為什麼和尚您不知道？」道吾禪師回答說：「你聽不懂我的話。」

只如無神通菩薩，為什麼稱作菩薩？為什麼身列為有證量之菩薩眾中？皆因足跡難尋故。如是菩薩既無神通，為什麼卻足跡難尋？皆因如是菩薩證得如來藏已，了知神通乃是意識之心所法，乃是意識之心行，非常住法，是故鄙而不修；非至不修不可時，則不修之，是故必待三地心時方才修之；非如世俗人之欲邀寵於眾生、示炫於眾生，是故汲汲營營而修證粗淺之神通，便炫示於眾生眼前。由是緣故，三地以下菩薩悉皆不修神通之法，不離胎昧而生世世唯在無生法忍——一切種智——之般若慧上用功。菩薩既如是，乃是轉依如來藏者，是故悟後心中煩惱漸減，乃至於不起；煩惱不起者，則無覺知心之妄想語言在心中現行，亦無觀想所成之影像在覺知心中現行，則一切神鬼欲覓如是菩薩之心行足跡，絕無可能；是故一切鬼神皆有此語：「無神通菩薩足跡難尋。」

有神通之凡夫菩薩，足跡則易尋之，鎮日裡靜坐，令覺知心常在神通境界中

示現，一切鬼神欲覓伊者，隨時可得。如是凡夫菩薩不知如來藏恆不起念、恆不返觸六塵、不於六塵而起了知；由不知如是正理之故，不能轉依，是故鎮日裡言語影像等心行不斷，時時在覺知心上現行，一切鬼神若欲覓之，極為容易，故說為凡夫神通菩薩也。如是道理，那僧焉得了知？是故問於道吾禪師。禪師度人之法，一向不肯多作言語開示，唯除對於已入室弟子。是故道吾禪師答言：「唯有同道方知。」今時平實未言之前，諸家大師亦皆不知也。及至那僧問道吾曰：「和尚知否？」道吾卻回個不知。然而今時一切大師與學人，若欲了知「無神通菩薩足跡難尋」之意者，卻須在道吾此句不知之下參之。

星雲「出家」已久，卻始終不曾悟得臨濟禪，不曾悟得大乘佛法之般若慧，在不能了知道吾「不知」之正理所致。古來諸多禪師，每逢有人問道時，多有指點；及至學人當面詢其是否證知禪之正理時，卻又同一鼻孔出氣，皆道不知，或言不會、不識。凡此，皆是親從轉依如來藏之境界，而言不知、不會、不識。是故達摩對梁武帝答言：「不識。」

梁武帝廣造寺院、度僧出家無數，達摩卻言其無功德；是故佛法之功德修集，不以造寺度人出家為重，而以度人親證佛菩提——開悟臨濟禪——為最重要，以如是度人證悟為功德，以如是證悟而發起般若智慧為功德，不以度人出家、

廣造寺院為功德也，是故達摩大師當面對梁武帝蕭衍明言：無功德。蕭衍問法，更問達摩「對面者為誰？」達摩卻言不識，錯悟之人每作「不見不識梁武帝」之解釋。如是之言，有諸禪人於未悟之前，多作錯解；亦有大師故作聰明，道是達摩心無所求、亦無所懼，故意對梁武帝答個不認識伊。如是名為野狐禪師說禪也。

只如星雲大師：汝之如來藏還曾認識平實麼？還曾認識世間麼？還曾分別世間麼？還知解得平實諸書文字麼？汝云何可道**阿賴耶識能認識世間、分別世間**？如是癡兒言語，出自大法師之口，不嫌輕率麼？不懼人指點拈提麼？還記得老趙州之開示麼：「**老僧不在明白裡**！」如今星雲法師卻與聖嚴、惟覺、證嚴等人同墮明白裡，同墮意識心境界上，儘在意識覺知心之我所，教諸徒眾保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處處作主，皆是在意識心之我所境界上用心，如是四人何曾解禪？悉皆辜負老趙州、辜負臨濟門庭也！爾等若來問道：「為什麼如來藏不知六塵、不知世界？」平實但只是撕開嘴巴，向爾等面前一字一字分明地大聲道：「我……也……不……知……道！」此外別無二語。

一日雲巖上來問道：「師兄！您的家風如何呢？」道吾禪師答曰：「如果讓你可以指點得到，我還能夠作什麼？」雲巖卻問曰：「師兄沒有這個以來，已經有

多少時日了？」道吾禪師答曰：「你問這個語話，牙根還是帶著幾分生澀啊！」雲巖又問道：「既如是，那麼如何是今時著力之處？」道吾禪師答曰：「縱使有千人一起叫喚你回到離念覺知心上來，你都不肯回頭，這樣才算是有少分的禪。」

早期常見學人來學吾法，由余濫慈悲，不先觀察根器，舉凡無力參出者，便於禪三之最後一天召來一起為之明講。然而如是之人，緣既未熟，身無體驗，慧力復缺，聞之大多不能真解我意，復又大多不能信受；解三已，便不肯認定余所明示之如來藏心，心中常懷疑惑，猶豫不定，不敢承當，由是緣故智慧不能次第發起；復因信受月溪法師邪法者，不斷對其倡言離念靈知心方是真實心，便返歸常見外道所認取之離念靈知上。如斯等人，豈待千人萬人喚？一二人喚，便回頭返認覺知心了也，何曾有禪可言？

復次，明說者，由於未有親身體驗故，各人聞余明說之法其實完全相同，然而聞後之解知，則各各不同；即同經說：「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各人之解知互有同異，是故後時聚頭討論時，便有種種不同之說，有人言道此是平實所言之如來藏，有人言道彼是平實所言之如來藏，眾說紛紜，悉皆未能真解平實所言實義。由是緣故，復加私心作祟，後時於我所求不遂時，便出而無根誹謗云：「被平實所印證之人，所說之如來藏卻有種種不同，各人所悟悉皆

不同。」乃至更於網站上貼文，作是無根誹謗。

然而檢驗我會中諸不退於法者，互相印證之，則皆是同一心也，曾無差別；唯是早悟與晚悟者之間，所悟深淺有別，體驗之深淺有別，然而皆是同一如來藏心，迥無差異。自是早期聞余明說之人，聞之錯會，各自生解，故有所異。由是緣故，第四次禪三起，一改以往：若緣未熟，不能破參者，必留待次回禪三再參，絕不明言之，絕不強加引導，以待緣熟。若是緣熟之人，若是真參實證之人，悟後皆得以三乘諸經而自印證，並因參閱三乘諸經故，令其解脫道與佛菩提之智慧，漸次發起；如是之人，縱有千人萬人喚其回歸離念靈知之意識心上，亦無可能。

禪之證悟，必須如是，方有少分相應，方得漸次再破重關而眼見佛性，乃至得過牢關，捨壽時有力證取無餘涅槃，而故意留一分思惑以受未來世生；亦因此故方得漸次發起般若之別相智、乃至種智，漸入諸地。是故，若人真實證得如來藏之後，三五人喚之，即回至離念靈知心上者，則如《菩薩瓔珞本業經》所載之王子法才等人一般，退失之後須經多劫值佛供養之後，方得於釋迦世尊座下重新悟入佛菩提。由是緣故，道吾禪師乃有此言；初悟者若欲於一生之中，在佛菩提之道業上有大修證者，當記取道吾禪師之語：「千人喚不回頭，方有少

分。」 頌曰：

心清明，能認識，意識分別伶俐；

紅日艷，綠山青，美景明歷歷。

如來藏，真佛心，見聞覺知皆泊；

我不知，爾不識，風花悉不憶。（調寄更漏子）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一五則 道吾即非

潭州道吾山 圓智禪師 南泉示眾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禪。」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禪。

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

星雲法師舉偈：「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便開示云：《我們一個人求學也好、工作也好、學道修行也好，就好像衛士保護自己的城池，不管白天夜晚，時時都要警覺到恐怕有敵人來侵略。其實，我們的城池就是指我們的身體。……。我們怎樣來保護我們自己的城池、人體的村莊？要緊的是要把我們主人翁叫醒，也就是我們本來面目、我們的真如佛性。「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將軍主帥的命令若能貫

徹，不管有多少的兵馬，他必定能調動自如。我們有的時候常常怪別人不聽自己的話，其實自己又何嘗聽自己的話呢？可以說最不聽自己話的人就是自己。所以，我們若能增加自己心裡的力量，讓眼耳鼻舌身心都能聽自己的話：當看則看、當聽則聽、當說則說，能自我尊重、自我肯定、自我堅持，有計畫的把自己的正知正見正念正命用之於人生、用之於生活，就能戰勝一切。」（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30~31）

平實云：星雲法師於如是一段話中，已經將其未悟、錯悟之真相，顯露無餘了也！所以者何？謂佛法之中，不論三乘菩提之任何一法，皆不教人處處作主、時時作主也。舉凡教人時時作主、處處作主者，皆是方便法，非是真實佛法也。由於凡夫眾生執著我所：於「我所見、我所聞、我所嗅、我所嚐、我所觸覺、我所有身色、我所了知」等我所萬法，恆生執著；由如是我所執著之故，便教導初學解脫道之淺學眾生當離我所：以離我所境界而作為斷我見，作為親證初果，作為修行第一方。令其遠離我所之貪著，令其面對六塵中之種種我所時，應當不貪不求，應當防意如城、藏六如龜。如是之法，本是方便法、不了義法，亦是初學二乘菩提——解脫道——初期所應用心之處，絕非欲入初果者所應觀行之法，亦非二乘菩提之已入門者進修上地解脫境界所應修證之法，更非大乘

佛法之般若正理也。

如是時時作主、處處作主而離**我所**之法，尚且未能言及**我**之虛妄，猶在**我所**之法上，縱能如是防意如城、藏六如龜，不攀緣六塵中之一切**我所**，而確實履踐者，亦猶未能斷除**我見**，唯能斷除**我所**之執著爾。如是行之，**我所**縱使已斷，**我見**未斷，猶是凡夫，未能得入聲聞初果境界，何況能斷**我執**而得解脫？而證阿羅漢果？如今北傳及南傳佛法之眾多法師居士，悉皆教人保持清明境界，教人遠離六塵境界等**我所**之貪著，而「清明地活在當下」，皆是離**我所**而轉墮於**我見**中者，意識心即是常見外道之**我故**，認定此覺知心為常住不壞心者即是執著**我見**者故，意識覺知心方能「清明地活在當下」故，此覺知心即是聲聞初果人所觀察為虛妄之眾生心故；覺知心虛妄、非是真實不壞**我**，即是初果人所斷**我見**之**我故**。

二乘菩提之正理，先教眾生去除六塵等**我所**之貪著，方能入學解脫道。若未能斷離**我所**之貪著者，則不能入學解脫道，誤以為世間六塵萬法皆是可貪可樂之法故；對如是人，則當教以**我所**之患：是味為患，變易無常，有為非真，無常即苦，貪之復招苦業，當速遠離，以免為之所縛而轉造惡業，為業所牽而流轉生死。學人若受此教，得離卻**我所**貪著，則教觀行：覺知心之**我**虛妄、思量

心之意根我虛妄、三受五受之我悉皆變易無常，無常故苦；覺知心、思量心之心行實依七識我及色身我而輾轉出生，非是常住法。學人如是確實觀行已，則斷我見，成聲聞初果人。要須斷除覺知心常而不壞之我見，方入聲聞初果境界。

今者台灣及南洋之北傳南傳諸多法師居士，卻悉教人保持覺知心於六塵中了了分明而不執著六塵，以此作為親證阿羅漢果者，或以此作為親證聲聞初果者，皆是墮於我見中者，皆是知悉我所虛妄而未能斷除我見者，皆是因中說果者，皆是昧於二乘菩提之解脫道者。粗淺之二乘菩提尚未之知，何況能知定性大阿羅漢所不能知之大乘般若？竟敢以錯會之不實解脫道邪理，藉以解說大乘禪宗般若正理，膚淺之言行，令人不敢苟同。

今者星雲法師卻將如是應離我所之法，將如是尚非二乘菩提正修斷除我見之皮毛法義，用在大乘了義之法上，而說之為般若正理之正行法門，已經證明星雲法師個人尚且未能斷我見，尚且不入聲聞初果中，何況能證聲聞四果？聲聞初果境界尚且不能取證，何況證知聲聞阿羅漢所不能證之般若智慧？如是三乘菩提中之具足凡夫，乃竟敢言般若正義，乃竟敢謗正法為有毒之法，真可謂為癡人之行、井蛙之見也。星雲於吾此語，若有不服，則當造文或出書公開破斥平實，令眾週知；若於平實如上所言，不能置一語者，則當儘速公開懺悔，否

則來日有殃在：閻王必定一一計算汝廣受眾生供養，及無根誣謗正法與賢聖菩薩之一切罪業也。

是故，未知禪者莫說禪；不解般若者，唯可依文解義，莫依自意所想而廣作演說，更莫因己法之下劣於人，恐名聞利養受損、眷屬流失，而橫加誣蔑、否定、誹謗，否則終將被人拈其狐尾以示天下，屆時須不好看。若復心生嫉妒，造作無根謗法、無根誹謗賢聖之大惡業者，地獄有份；捨報時將何以自救？大阿羅漢尚且不能救生母殺生之業，星雲身側眾徒復有何力拯救星雲無根誹謗正法之大惡業？爾等眾多弟子還有此能否？星雲法師於此，必須在意，萬勿忽之。平實如是逆耳之語，句句好言好語，星雲法師莫當作耳邊風。二乘法道略辨後，當示以大乘般若悟入之處；便舉道吾即非公案，共諸大師學人合計：

潭州道吾山 圓智禪師，一日因南泉普願禪師開示大眾云：「真心法身究竟有沒有四大呢？如果有人能說得出來的話，我就送給他一條新的長褲。」道吾禪師聽了就回答說：「真心自性的境界並不是什麼體性都沒有的頑空，空無、虛空也並不是真心法身的體性境界。這就是地大與真心法身的關係，其餘水大、火大、風大也都是一樣的。」南泉聽了道吾禪師這麼說明了以後，沒有違背前來所說贈與長褲之言語，乃持一新長褲贈與道吾禪師。

一般禪師居士若開示空性，往往作如是道：一切法緣起無常，沒有真實不壞之體性，即是空性。以如是無常空，說為佛法所說之空性，皆是咋食印順涎唾之無智人也，同墮印順所墮之**無因論、斷滅見**中。是等法師居士，去道遠矣！殊不知佛說二乘菩提時，以諸法緣起性空，教人離卻我所之執著；然後復說覺知心緣起性空，乃至明說非想非非想定中之覺知心，亦復緣起性空，非是真實常住法，教人依此觀行而斷我見，方是已入流之聲聞初果人也。

然於大乘法中則不如是，皆言意識心虛妄，亦同二乘法中之言意根虛妄；復又進一步而宣說「一切法悉依如來藏而直接及間接出生」，宣說「一切無爲法依如來藏及五陰方得顯示與親證」，故說色身亦是空性如來藏所出生者，是故《心經》中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本是如來藏之局部功能性故，本是如來藏之大種性自性所出生者故，色身與如來藏本就非一亦非異故。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皆不異空性如來藏也。如是正理，乃是一切親證如來藏之禪宗祖師，悟後復作現前觀行之後，所必定親自證實之理；由是緣故，南泉禪師作如是問時，道吾禪師乃有如是應答。

如是正理，今時顯密諸多大師居士，大多錯會，是故多以「外如來藏之緣起性空」之無常方便理，以諸法空相而解說萬法本體之空性，乃是不解大乘佛

法、不解佛菩提，亦是不解二乘菩提緣起性空正理之人也。對於佛法之如是誤會，尤以印順等人最為嚴重，允為代表人物。凡欲修證三乘菩提者，於此正理皆當了知，而後知所適從。

一日，道吾禪師見師侄雲巖禪師身體違和，乃謂之曰：「有朝一日捨離了這個有漏的殼子，向什麼處相見？」雲巖答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道吾禪師見伊答得不好，便指正曰：「為何不這麼說：捨離了這個有漏的殼子，不可以說是在不生不滅處，也不求誰見誰。」往常諸多大師與居士們皆道：捨報時便將離念靈知心安住不動，絕不再起心動念而永遠了了分明，那境界就是無餘涅槃。然而此皆錯會二乘菩提者所說也，皆是凡夫臆想無餘涅槃也。

當知四阿含諸經中，佛已具說十八界法悉皆虛妄，皆應棄捨，然後方能入住無餘涅槃中；一切人所證無餘涅槃境界，皆須三法印之所印定無誤，方是正真。無餘涅槃之中，若仍有離念靈知心，顯然尚且未離欲界六塵境界，何得謂為涅槃寂靜？尚有覺知心我存在，何得謂為諸法無我？尚有覺知心行繼續現行，正是諸行無常所破者，何得謂為符合三法印？乃至非想非非想定中之離念靈知心，已不返觀自我之是否存在，亦不自知覺知心之我存在與否，亦不自知意根我尚在，如是之境界，尚且不能契符三法印，何況欲界中之離念靈知心？

焉得謂為涅槃境界？

非想非非想定中之離念靈知心，乃是意識心，唯是不起證自證分，是故不返觀自我之存在，似為無我；然實覺知心尚在，非是滅盡者；其中復有意根具足現行存在，如同眠熟時無異，焉得謂為無我？乃至滅盡定中，意識覺知心已滅，似同眠熟時之不知不覺有我，尚且不得言為真實無我，尚有意根之三種心所法繼續存在運作故，故仍不得謂為真實無我也，則未契符三法印之諸法無我之說也。

於此定中，意根繼續存在運作，唯斷五遍行心所法中之受與想爾；故知意根之心行尚未全斷，猶有意根我存在，非是真實無我；既有意根我之心行存在，故俱解脫阿羅漢次晨能從滅盡定中出，復又入城托鉢，是故仍有意根之心行存在，故仍未離諸行無常之局限，仍未完全印證三法印，故非真實無我。既仍有意根之心行存在，而鑑機照用，故能於午前出定，則顯然尚有三界中之法塵相觸而存在心中，故亦非是絕對之寂靜，是則不符涅槃寂靜之正理。滅盡定中之境界，尚且不符涅槃寂靜之理，尚且不能完全契符三法印正理，何況彼諸大師與居士等人，以欲界中觸及六塵而了了分明之覺知心境界，而言為涅槃之證得，悉是因中說果，悉是誤解二乘解脫道者，悉屬不知不證涅槃境界者。

如是正理，上自俱解脫大阿羅漢，下至分證慧解脫之初果人，悉皆知之；而今南傳北傳佛教中，曾有自謂已證四果或初果之大師與居士，竟然悉皆不知，乃作種種無餘涅槃境界之臆想，更以之而教授於學人，相將同入未證言證之大妄語罪中，誠可憐憫。由慈憫故，平實造諸書籍，宣示涅槃之正理，以救四眾。然而若欲實證無餘涅槃之實際、本際者，則唯大乘證悟之人，方能了知，此乃定性二乘聖人所不能知者，不論是俱解脫抑或是慧解脫者。行者欲知是理，請閱拙著《邪見與佛法、心經密意》詳述即知，此處容略。

由是正理，一切大師與學人當知：真實證得解脫果之定性聲聞人，若入無餘涅槃時，十八界俱滅，意識覺知心滅已，時時作主思量之意根亦復滅盡，「十八界我」之一一界俱皆滅盡不存，尚有誰我欲求相見？我尚不有，豈有不相見之事可言耶？是故道吾禪師道：「亦不求相見。」此際唯餘第八識如來藏獨存，而如來藏離見聞知覺性、離思量性，從來隨緣而不作主，亦無返觀自己之體性，從無證自證分存在，意識與意根復又永滅無餘，云何而有生滅或不生不滅之可言？是故道吾曰：「非不生不滅處。」但凡心中有不生不滅之處者，即是意識知覺性也，即非已離此有漏之殼也。如是應知。

一日，道吾禪師見師侄雲巖曇晟禪師正在修補草鞋，便問云：「你在作甚麼？」

雲巖答云：「我只是將敗壞底東西，用來修補會敗壞底東西。」道吾禪師卻教訓他說：「爲什麼不這麼說：這個會敗壞底，亦是不會敗壞底。」當知禪宗大悟之人，一切時地皆在解脫知見境界中住，唯除起心動念欲利眾生之時。是故，雲巖答道「將敗壞、補敗壞」，便遭道吾禪師之訶責教訓。

然而道吾之意究竟在什麼處？如來藏本非敗壞之法，道吾云何卻道「即敗壞、非敗壞」？卻是何意？

色身既是空性心所造，從空性心所生，本亦是空性心之局部功德，假藉業種而顯現於三界六道之中，是故其中亦有會敗壞者，謂空性如來藏所生之一切法也：色身、受想行識四陰……等。然而於是等必將敗壞之法中，則有空性如來藏同在；如是等空性心所生之法雖亦必定敗壞，而其中之如來藏空性則永不壞；如是敗壞與不敗壞者，同時同處，非一非異。是故雲巖以草鞋而說「將敗壞、補敗壞」，實已墮於三界法中；道吾則依三界法之悉由如來藏生，復與如來藏不一不異之現觀，而言「即敗壞，非敗壞」。如是正理，方是真實大乘佛法也；離此如來藏空性，則無二乘菩提之緣起性空可說故，則無世間出世間之一切法可說故；離此敗壞之蘊處界等法，則不能取證不敗壞之如來藏故。一切大師與學人若欲親證如是正理者，卻須下心用功，參取如來藏空性心；一朝親證時，方

知平實不汝欺也！

頌曰：

法身四大非一異，西來祖師意；

生滅見聞皆軼！寂滅離生趣。

將敗壞，補敗壞，猶遭議；

無生敗壞，亦即亦非，草鞋得葺。（調寄訴哀情）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一六則 道吾不識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師聞僧唸《維摩詰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諧。」

師下山到五峰，五峰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峰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星雲法師舉偈：《世事紛紛如閃電，輪迴滾滾似雲飛；今日不知明日事，哪有工夫論是非。》隨後開示云：《……有兩句話說：「今晚脫下襪和鞋，不知明日穿不穿。」今天晚上上床都不知道明日能不能起來，在這樣無常的人生歲月裡，哪裡有時間去論長道短呢？》（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36~37）

平實云：既然如是，則星雲法師應當專心致志於臨濟禪之宗門證悟，應當如救頭燃，汲汲營營、如喪考妣而參究之，何須以凡夫身分而顧慮一世之名聞利養，見人便說平實之短長？更作無根謗法之愚行？明日起不起得床？自己尚

且不知；死亡前後之許多過程，自己亦不知；死已往何處去？自己亦不知；死後將如何面對此世所造之業？亦復不知；焉有時間繼續營造名聞利養、資緣政治勢力無根誹謗正法？乃至無根誹謗弘揚正法之人？是故星雲如是開示，應當命侍者每日晨昏為自己各誦三遍，以自警惕，從此不應再背地裡說平實長短也！否則臘月三十日到來，閻王老子不免要計較大師之舌頭短長也！

星雲法師隨即又開示云：《在禪宗史上有一位懶融禪師，他有一天燒飯時，柴火裡的煙燻得他眼淚鼻涕流個不停，旁邊的人看到不忍心，說：「禪師！你把眼淚鼻涕擦一擦。」懶融禪師回答說：「我哪有工夫為世俗的閒漢來揩拭鼻涕。」他連揩拭鼻涕的時間都沒有，為什麼？因為他專注於自己本身的工作。人最要緊的是把今天要做的事在今天做好，「今日事，今日畢」，不要把今天的事擺到明天，把現在的事擺到將來。人生苦短，歲月無多，要辦的事情越快辦完越好，越早辦完越好。我想做人只有把自己內心想做的做好做完，才是最要緊的，其他就可以不必計較了。」（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36~37）

平實云：星雲法師根本就不懂臨濟禪，卻愛講臨濟禪，以邀開悟之令名，非是有智之人也。一切有智之人，欲示證悟之前，皆必先行衡量自身之悟是否正真？是否完全符合三乘諸經之理？確認已，然後方敢出世說禪道悟。豈如星雲

之以未悟、錯悟，完全不符三乘諸經之世俗言說，而敢冒膺證悟賢聖之位？復又顧慮名聞利養而故謗真悟之人，如今難免他人之拈提，處處顯示敗闕；今時悔不當初，而為時已晚也！

星雲上舉公案，實非彼說之意，星雲自生錯解，更說來梓行流通於大眾，將自身未悟之把柄交付天下人手中。懶融禪師之言者，實乃為大眾破除我見、身見，開示大眾：一切色身皆是俗漢；於此一語中，亦兼示禪門密意。非因「專注於自己本分的工作」，故而無暇為色身拭涕也。如是公案，一語之中亦有為人之處，然而絕非星雲法師錯以意識心作為如來藏真心者，所能知之也！是故星雲解釋此一公案時，便顯示其言不及義之本質。學人若欲親證大乘般若真實義者，當從禪宗公案入手；然欲親證之前，必須先行建立正確之知見，而後緣熟之時，方有悟處。由是緣故，平實年年拈提公案而舉示於一切大師與學人。今者再舉道吾不識公案，共諸大師學人商量：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一日聞僧唱唸《維摩詰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道吾禪師便問彼僧云：「此諸未悟之菩薩與聲聞羅漢，隨從文殊菩薩欲向甚麼處去？」其僧聞道吾禪師之質詢，根本不知道吾禪師意在何處，無以答對，道吾禪師見伊不會，舉杖便打。後來有僧舉此公案以問禾

山禪師，禾山禪師代那僧答云：「應當說是給侍者隨從，如此方諧道吾禪師之意也。」

只如彼諸菩薩及與聲聞大阿羅漢，個個深懼維摩詰居士，不敢受佛之命前往探病；後來佛命文殊前去，眾人深知如是二位等覺菩薩相見，必有一番法義往來言論，欲聞妙法，是故個個欲隨文殊前去。只如道吾禪師問道：「此諸菩薩及與聲聞隨從文殊菩薩到什麼處去？」如今諸方老宿，還有人答得否？爾等四大法師既然個個敢出頭道禪，示現知解禪宗之禪，且請斷看！究竟隨文殊到什麼處去？若有大師答言：「到維摩詰居士家去！」平實且劈面五爪金龍，更問：「到什麼處去？」若猶不會平實意，便推出門去，閉門不見。這等漢子，救得有什麼用處？

道吾禪師一日下山到五峰禪師處相見，五峰問云：「還識得藥山老宿否？」那藥山惟儼禪師明明是道吾之師父，是道吾法身慧命之父母，然而道吾卻回曰：「不認識！」這不識之理，平實解說已多，今時廣有多人知其道理。五峰禪師明知故問曰：「爲甚麼不識？」道吾禪師卻答曰：「不認識！不認識！」

只如藥山老宿明明是道吾之法身慧命父母，為何卻道不認識？或有大師來言：「道吾禪師之意，乃是在說明藥山禪師之法身無形無色，故不可認識。」平

實便當頭一棒，趁出門去。或有大師來言：「道吾之意，乃是在說：自己的法身如來藏，離見聞覺知，所以不識藥山。」平實亦是一棒打出門去，如是之人，皆是錯會臨濟佛法之人，於臨濟禪門家風，有什麼巴鼻？

或有個緣熟之人前來，舉此公案而問道，平實只是向伊道：「不識！不識！」如是四字之下，且要教伊會去，此後便得出世住持正法，播揚大教去！且道：此中關鍵在什麼處？會得此中關鍵，便知道吾答道「不識」之意。

復有行腳僧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道吾禪師卻下禪床，故意作女人拜，向那僧道：「謝謝您那麼遠來看我，我這裡卻都沒什麼可以招待的。」

且道：道吾作女人拜，意在何處？一切男人女人作禮，豈有二法？道吾何妨作女人拜？平實又何妨作男人禮？是故或有大師來見，平實且正經八百頂禮大法師；頂禮已畢，起身卻要問伊大法師：「會麼？」若不會平實意，便好取杖趁出門去！若道會者，卻牽伊手，同入書房，問伊無生茶底道理，問伊茶中無生法忍妙理；進得書房奉茶之後，若發現是個野狐，卻要縛卻伊手腳，餓伊半日，而後平實親自奉食自手餵之，如是親手餵伊三永日。三日後卻要問伊：大師爾這三日裡，曾吃得喝得否？若道曾吃得喝得，卻要繼續縛住伊，且教眾同修每日輪流來餵伊，每日餵罷便作是問；平實且無恁麼閒工夫每日陪伊吃喝拉

撒也。只如道吾言：「都無祇待。」卻是何意？究竟道吾意在言外？意在言中？還有大師道得者麼？何妨斷看！頌曰：

人生無常，大師訓言莫道人非；

時移勢易，風勢變幻焉免折邪魔？

大樹叢林，人道佛光少輝。（註：佛光山寺建於高雄縣大樹鄉。）

想當年政壇夤緣，氣吞諸方誰追？

只而今，困處法城，贏得四眾同悲。

朔望猶記，尋常訓徒：慎口莫流蜚。

不堪回首，佛光山中，道吾不識誰窺？

問平實，佛法尋常，且弄鼓吹。（調寄永遇樂）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一七則 道吾知有

漳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

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說了也。」

星雲法師教人「把握真如自性」，舉偈釋云：《麗日昊天照寒空，風自西兮雲自東；好把繩頭牢穩住，莫隨流水任漂蓬。倘若一個人把自己的真如自性發揚光大，就好像萬里無雲的晴空，一輪太陽在那裡照射，這個時候你盡可以逍遙自在，管他風向西邊吹去，管它雲向東邊飄去，境界、是非、外面的好壞，都可以不去管它，只要把自己的本性自心照顧好。……一個人要緊的是金錢也買不動，美色也誘惑不動，威力也恐懼不動，儘管好好壞壞、是非非非，你如果一個真如不動，一切都奈何不了你，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心扣得很牢」。扣在什麼上面？把它扣在慈悲的上面，扣在解脫的上面、扣在般若的上面。你

不要順著流水隨波逐流，隨著人情、人云亦云，到最後失去了自己，自己沒有立場、沒有原則，當然成不了事。」（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38~39）

平實云：「把握真如自性」者，乃是未悟凡夫之說也；於般若正理中，絕不作是說也。所以者何？謂真如自性不必把握，本來自在，復永不失；假饒一神教之耶和華與阿拉，再加彼二人座下所有「聖眾」之力合為一力，亦無能力毀壞一極小身有情（譬如一隻螞蟻）之真如自性；一切有情之真如自性皆是本具者，皆是本來已自清淨者，皆是永住金剛性中，一切凡聖皆不能絲毫壞之、皆不能壞其自性令於一剎那之間不能運行。

是故一切學佛之人，皆不須如星雲一般「把握真如自性」，只須參禪尋之、覓之、見之；尋得真如之後，自然發起般若智慧，便入七住賢位中；見得佛性，便見山河大地一切處皆有佛性，世界如幻觀當下成就，便入十住賢位中；發心行諸正行以弘正法，便得轉入十行位中；悲憫眾生被誤導，出而力救眾生皆離眾生相，便入初迴向位中；次第修諸迴向行，便成就十迴向位功德；依此為基礎而進修種智，並又伏性障如阿羅漢，又起增上意樂而發十無盡願——盡未來際以護正法，便入初地聖位中；凡此皆以本自存在具足之真如與佛性為基礎，進修如來藏一切種子之智慧而能次第升進，次第成就佛道。是故真如佛性本已

存在具足，分明現前，但只覓得真善知識，學習法門而親證之即可；證已便知本自存在，誰人亦奪不走，誰人皆不能壞之，亦不曾須臾滅失不現，時時分明現前，不須吾人去把握之。是故星雲所言「**把握真如自性**」者，乃是未悟凡夫之說也，乃是未悟之凡夫臆想真如與佛性也。

如是，由星雲此一段開示語中，已證實星雲其實根本未悟，自身之真如何在？體性如何？皆未曾證知；自身之佛性何在？體性如何？見時是如何見？見後是何境界？亦未證知；如是未知未證之人，乃是凡夫俗子，而竟因為貪著於名聞利養之故，無根誹謗真悟之賢聖為邪魔外道，無根誹謗真悟賢聖所說完全同於佛說之法為有毒之法，誹謗真悟賢聖宣說種智妙法之正行為必下地獄之邪行。如是無根誹謗之行，出於星雲法師曾受具足戒者之身上，豈非正是末法眾生之寫照？

觀乎佛光山四眾弟子（特指星雲法師座下出家二眾弟子），每日佛前唱誦懺悔偈文：「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我今佛前求懺悔。」又發願云：「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災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每日佛前唱誦、懺悔罪業，祈求佛菩薩加持得遇弘傳正法之明師，期望證得般若正法；然而逢遇佛菩薩遣來真善知識時，卻又各依表相而無根誹謗

其法及人；如是每日佛前求遇真善知識、求悟智慧、求消災障等，復有何義？豈非至愚至癡者之心行？如斯等人每日隨星雲個人之邪見，而造作故意誹謗正法賢聖、故意誹謗正法之身口意業；對於佛菩薩所安排示現於人間之正法賢聖，卻以名聞利養之流失等顧慮，而依善知識之表相，恣意加以無根誹謗，豈非心口相違之人，豈是有智之人？

譬如星雲所言：「應須把握真如自性」。審如是者，則星雲自身既未曾證真如，亦未曾眼見佛性，欲待如何把握？故其把握之言，乃是空口徒言也！若如所言應須把握者，則當先證真如、先見佛性，然後方有把握之可說也！而今星雲既未證之、見之，何能把握之？顯見星雲之未悟言悟、籠罩眾生也！

如是未知未證之人，而言「應將真如自性扣在慈悲上面，扣在解脫上面，扣在般若上面」，其實根本不知應扣在何處、應如何扣之，是故皆成空口徒言也！復次，真如自性，從來不失、不斷、不壞，從來具足慈悲、解脫、般若，本自具足，不曾剎那而失，不須吾人將之扣牢；然而星雲不知真如所在，不知自性所在，不知般若實義，而竟教導徒眾應將之扣牢，諸佛菩薩聞之，難免苦笑：「竟有如是弟子大師，而又身任台灣佛教界之龍頭地位，真乃眾生福薄之相也。」此乃台灣佛教之悲哀也！台灣地區如是，大陸地區亦復如是，皆是未曾親證真

如、未曾眼見佛性、未具般若慧之凡夫，竟教人應將真如佛性扣在慈悲、般若、解脫上面，臨濟義玄禪師聞之，必定不免為諸眾生潸然淚下。

當知將心附和於解脫、般若、慈悲者，皆是意識心也；唯有意識覺知心，方能將之隨附於解脫、般若、慈悲上。從真如佛性自身之地位以觀，從來離見聞覺知、離色聲香味觸法、亦無眼耳鼻舌身意、亦無四聖諦、八正道、解脫、慈悲、般若等三十七道品，乃至最後總結為「無智亦無得」。如是正理，《心經》誠證分明，云何星雲卻要將真如佛性扣在慈悲、解脫、般若上？真乃無知愚癡之言也！

然而平實卻道：「確實可以將覺知心扣在慈悲、解脫、般若上面。」此謂意識覺知心親證真如、親見佛性已，則意識心中漸次生起般若智慧，從此常住於般若智慧中，即是星雲所言「扣在般若上面」者；而此境界，星雲至今不知不證。意識覺知心證悟真如佛性已，則可常見真如之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而轉依之，如是即能常住於解脫之境界；亦可了知：無餘涅槃之解脫境界，其實唯是真心真如境界，非是意識心所住境界；覺知心如是轉依之，名為常住解脫境界中，名為有餘涅槃。如是正理，尚非定性大阿羅漢之所能知，何況星雲未斷我見，尚不能入住聲聞初果境界，何能知之？

菩薩由如是親證、如是現觀，返觀眾生及佛門四眾弟子之迷於正理、迷信表相大師、盲從表相大師而排拒所未曾聞之正法，不免心生慈悲而欲救之；如是慈悲之心行，亦是意識覺知心所攝，真如佛性含攝意識之慈悲；等種子，卻從來不起慈悲之心行也。如是正理，星雲亦復不知、不證、不見，而以世間表相之營謀宣傳，示現大師之相，卻說如是愚癡之言，妄說正法，誤導四眾弟子鉅萬，其罪非輕。乃竟不知罪之深重，復因名聞利養之考慮故，對佛教中真正之正法、妙法，橫加無根誹謗，說為毒法、邪人；如是破壞佛教正法、無根誹謗勝義僧之罪，於聲聞戒或菩薩戒中，皆是地獄重罪，犯已不通懺悔，必下地獄七十大劫，長劫之中受諸尤重純苦；七十大劫已，罪猶未消，次入鬼道，受種種苦多劫；罪猶未消，次入畜生道，受種種苦多劫；罪猶未消，始回人間時，猶有種種餘報；如是果報，《楞嚴經》、《阿含諸經》具載，非是平實徒言也。

如是餘報盡已，方有因緣聞受正法；然因往世貪著世利名聞習氣，及無根謗法謗人之宿業與習氣故，甫聞所未曾聞之深妙正法時，又將再度誹謗正法及弘正法者，遂爾再度重受長劫苦惱，輪迴三途難盡；如是正理，《大乘方廣總持經》中具說，星雲法師及其四眾弟子，皆宜細讀熟記，力求避免如是大過。莫待臘月三十到來時，怨怪平實未曾提醒。

星雲法師又云：《「江月不隨流水去」，燕子去了，有再回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發青的時候，可是光陰一去就不回頭了。所以我們要如同天上的一輪好月映在水裡，**要能把握住自己**，不要隨著流水漂流，**不要失去自己**。」天風直送海濤來」，海濤的聲音隨著風一起吹來，好像我們一個人如果自己準備好：要演講之前，把講稿先準備好；要做生意，先把資本、對商場的調查、各種的評估計畫都準備好，這樣就能事半功倍。你自己準備好了，天風直送海濤來，自然會有你的好消息、你的好運道，你必定會成功。》（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40~41）

平實云：平實於此書中所言「星雲法師未斷我見，仍是凡夫俗子」者，乃是實語，未曾絲毫冤枉伊。今者此段星雲之開示中，亦已顯示彼從來未曾斷我見，根本未曾證得聲聞初果之分證解脫境界；復又未曾證得真如、未曾眼見佛性，故亦未證入菩薩數中；由此故說星雲其人乃是具足凡夫，與印順、昭慧、傳道：等人並無差別；唯是印順……等人較之聰明伶俐，能言善道爾，然而凡夫俗子之本質則無差別。

星雲於此段開示中，教人「**要能把握住自己**，**不要失去自己**。」然而這個自己，卻正是四阿含諸經中世尊所廣破之五陰十八界虛妄法，世尊說之為「有為、

緣起、無常、生滅、苦、空、無我」之法，世尊教諸四眾弟子悉皆應予細觀：「現前觀察自己虛妄，緣起性空，現觀自己虛妄，根本無有常住不壞之我。」故名無我。佛弟子四眾由如是現觀故，證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果，名為出離觀、無我觀。如今星雲卻教其四眾弟子「**要能把握住自己，不要失去自己**」，正是執著五陰十八界我為真實有我之凡夫也，我見未斷，未入聲聞初果位中，根本不懂原始佛法阿含諸經所說之聲聞解脫道，卻教示徒眾要將自己之真如時時扣在解脫上面，以如是執著於**我**之繫縛邪見，以如是完全違背解脫之邪見，而欲將**我**住於解脫境界中，豈非癡人說夢之具體事證？佛光山四眾弟子，何不比對四阿含諸經實地求證之？何不求證於四阿含佛說正理而確認平實所說為正？為非？

星雲之所墮、所著、所執，亦正是古今錯悟大師之所墮、所著、所執者，亦正是如今台灣南洋等南傳佛法專修解脫道之法師居士所墮、所著、所執者，唯是大同小異之別爾；同皆教人：「應當了了分明而不執著六塵萬法，不生一念煩惱妄想而住於了然分明之清明警覺性中，如是時時明白了然地**活在當下**，即是涅槃。」然而眾生何嘗了知其謬？根本不知如是言說本違世尊解脫道正理。天可憐見，如今平實引經而又據理，如實明示其邪謬所在，令眾週知；期望佛教之解脫道及佛菩提道，將可日漸澄清，以此緣故而令今時及未來之佛弟子，可

以親證解脫果及佛菩提果。今觀星雲之所說者，不唯粗淺，亦復邪謬，全違解脫道之**出離觀**，亦違佛菩提道之**安隱觀**；二道二觀俱違，有何證量之可言耶？而示現上人法、大師法，以邀令名，以亂眾生，其罪難喻！

破斥邪說已，當示佛菩提之入處；若得真入佛菩提道者，亦自能入解脫之道，能證聲聞解脫果也；便舉道吾知有公案，共諸大師學人說禪：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因雲巖禪師將即捨報之時，遣人送來辭別之書信。道吾禪師展開書信閱覽之，閱後對大眾道曰：「雲巖禪師卻不知有，我如今真是後悔當時不曾向伊開示。然雖如是，雲巖仍然不曾違背藥山禪師之法道，仍然是藥山禪師之真子。」後世之玄覺禪師閱得此個公案，便拈向天下所有出世說禪已久之老宿，問道：「古人恁麼道，究竟是已經證得真如呢？或是未曾證得真如呢？」後來又問諸方講禪之大德云：「雲巖禪師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雲巖不會之處？」

如今平實便以玄覺之語，問於今時諸方多年講禪底四大法師，省卻多少氣力？如今爾等四大法師，還有道得者麼？試斷看！若斷不得，根本即是未曾證悟般若，即是凡夫之身，何得出頭示現證悟之身相？正是籠罩天下人之野狐也！若道已悟，試斷看！非唯天下人要知道，爾等座下四眾弟子亦皆要知道！

雲巖當時若下書來與平實，平實且教人送上三兩麵粉供養之；更無一語。若問「道吾云何言其不知有？」平實但道：「雲巖只解如是去！不解如此來！只成個阿羅漢，非是大心菩薩，是故平實只願供養伊三兩麵粉。」若問：「道吾既然言其不知有，云何卻又稱許雲巖仍然不違藥山？仍是藥山之真子？」平實答云：「伊但知禪門所證解脫之道，要且唯得般若總相之智，不得別相智與種智也。由是緣故，捨壽之時，解去不解來，只值得三兩麵粉供養。」如今平實和盤托出，爾等講禪之四大法師，還能答得玄覺之問麼？且道：雲巖還知有也未？且道：雲巖當時不會，什麼處是伊不會處？速道！速道！

藥山禪師一日上堂開示云：「我有一個好句子，未曾說給人知。」道吾禪師聞言，知藥山故意引起眾人疑情，乃出列云：「已經相隨而來了！」只如這一句子，爾等四大法師還曾知麼？這一句子，在爾等大法師身上分明呈現，不可道不知也！且道：藥山這一句子卻在何處？若不會者，且覓平實話道；平實甫見大師獨自來見時，只向大師如是道：「相隨來也！」還會麼？若會得，且書房奉茶共話無生；若不會，且放三十棒，要教爾會得棒下無生忍！

這一句子，有僧久參不會，乃上問藥山惟儼禪師：「這一句子，究竟是如何說的？」藥山禪師答曰：「不是言說。」道吾禪師隨侍在側，卻向藥山道：「師

父您早就說出了也。」

這一句子，普天下阿師不會，如今台灣四大法師聞之，個個頭痛欲裂，管教個個抱頭苦思三年下來，亦必不會；不會之最大過咎，皆因不肯斷除我見，是故執著意識覺知心之種種變相所致也。只如那僧上問這一句子，藥山只道這一句子不是言說，明明未曾明示，云何道吾禪師卻言藥山早已明說了也？究竟藥山在什麼處明說了？以致道吾禪師作是說？爾等四大法師既敢出頭講禪而且示悟，如今卻不得迴避平實這一問，且要舉向天下人，大家要知！若道不得，儘是野狐大師，只成個籠罩天下人之誑語者，焉得承當大法師之名耶？

頌曰：

雲巖真悟不知有，毫釐有差天地隔。
玄覺才舉早是有，如今老宿誰出格？

一句子，早明說，相隨來去曾未蟄。

穿蓑戴笠勤種禾，出家求道卻隔閡。（調寄鷓鴣天。由公案拈提《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一八則 雲巖驅驅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
枕头，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曰：
「通身是眼。」

師掃地次，瀉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瀉云：「恁
麼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云：「是第幾月？」師又低頭而去。（玄覺聞云：
正是第二月。）

星雲法師解說「死生覺悟」之道理，舉偈開示云：《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
之時我是誰？來時歡喜去時悲，合眼朦朧又是誰？這是清朝順治皇帝的詩偈。
他說，哪一個人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父母未生我之前，誰是本來的我？我出
生了以後，我是什麼？不知道。「來時歡喜去時悲，合眼朦朧又是誰？」人家添
了、生孩子，我們恭喜恭喜；人家死人了，我們悲傷，所以生之喜、死之悲，
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一個有智慧的人，就不是這樣看法。……。所以我們應
該想到：人生百歲，在無限的時間裡，一百歲也只是剎那而已。人也不是到了

百年之後才死，你每天晚上合眼矇矓的時候，那時的你又是誰呢？因此在每天的生活裡，對於迷悟、對於生死，都應該有一番警覺才是。」（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44~45）

平實云：清朝與蒙古皇室所傳承之「佛法」，與藏密無異，而迥異南傳與北傳之佛法。南傳佛法乃是上座部所傳之二乘菩提，向南傳至南洋地區，專在解脫道上用功，專求解脫生死輪迴，從來不曉般若正理；然而久傳而至今日，亦已失去解脫道之正理，如今彼諸南傳佛法大師，亦皆以意識心之不執「我所六塵等法」，令覺知心住於不起煩惱、不動妄念之境界，如是而求安住，以之為涅槃境界，同於常見外道無異。

中國、日本、高麗所傳之北傳佛法，則是大乘佛法之般若實相智慧，函蓋二乘法之解脫道；然而傳至今日，非唯失去般若正義，亦已失去大乘法中本所兼有之二乘解脫道正理，是故今時海峽兩岸所有大師與居士，悉皆同以「不起六塵我所煩惱而不起妄念之覺知心」，作為禪宗般若所證悟之實相心，作為涅槃之實際。同皆誤會三乘菩提正義。

至於清朝與蒙古人所信受之「佛法」，則是印度後期「佛教」之密宗法門理論與行門，即是西藏密宗「佛教」之法，是故元朝皇帝皆信奉「歡喜佛」，以雙

身法中之「大日如來」淫樂雙身法像，作為供奉之「佛」像；由是緣故，後宮之淫亂情形，中國佛教史之研究者罕有不知者。蒙古皇朝如是，明末及清廷皇朝亦復如是，皆以「歡喜佛」之雙身淫樂報身「佛」，為其所供奉及修行之理論與行門。如是蒙古地區、元朝、明末、清朝皇室，皆因或多或少之政治因素而信奉藏密之「歡喜佛」（詳見《狂密與真密》第二輯封面圖示），本非真正之佛教，卻假冒佛教之名、之教相、之出家僧寶相，藉政治勢力公然**取代**真正佛教之顯教，令真正之宗門正法，於當時之中原地區不能弘傳。

既以雙身法之淫觸第四喜作為修證之標的與內容，則知必定須以意識心之一念不生作為修證之標的，則必須以淫樂之專心享受淫樂觸覺作為助道之法，以求住於一念不生，不起我所煩惱之境界中；然而淫樂有時強、有時弱、有時停滅，則導致一念不生之境界隨之變化，則不能常時住於第四喜大樂境界中，則不能永保一念不生之境界，是故必須勤練氣功提降功夫，以攝住精液不洩，以此得住於永不射精之狀態中，藉以常保最大樂觸之第四喜境界不斷，常住於一念不生之境界中，是故必須借助於淫樂，是故必須修行雙身法。元、清及明末之皇帝既然如是信奉、如是「修行」，如是支持藏密，則知皆是以意識覺知為真如佛性者；然而真正之實相心如來藏，則是從來離見聞覺知者，永遠不墮於知

覺性中，焉得與淫觸相應而了知之、而常住淫樂之境界中？無是理也！

是故，順治皇帝之偈所云：「來時歡喜去時悲，合眼矇矓又是誰？」唯是意識覺知心爾，根本未曾證得永離見聞覺知之如來藏也！來時歡喜者，以及去時悲哀者，皆是意識心之知覺性故。由是緣故，順治皇帝之偈中所云「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當然亦是意識知覺性也。順治如是，康熙、雍正：等歷代皇帝亦復如是，悉是認取藏密所誤認為真之意識知覺性也。由於明末與清朝所有皇帝皆信奉藏密「佛教」所奉之「歡喜佛」故，便使禪宗真正證悟之人所說法義，必定與彼等皇帝相違，有所牴觸；彼諸歷代皇帝當然必定加以破斥壓抑，以免損及皇帝在佛教界之權威；雍正之造《雍正御選錄》，將古來真悟之禪宗祖師加以貶抑，並引錯誤祖師誤認意識覺知心而宣說之公案加以表揚者，其目的在此。

由是緣故，明清兩代之真悟者，皆不能正大公開弘傳真正如來藏正法，必與皇帝所「悟」互相牴觸故，只得依佛之命而投生於西藏地區，希望從西藏內部改變西藏「佛教」法義，導歸正法，雖然仍因藏人薄福及業力而歸失敗。然而由此亦可證知元、明末、清朝之顯教正統佛教遭受政治壓迫，正理無法弘傳而受壓抑之實情。然而星雲法師渾然不知此理，不能了知順治皇帝之墮於意識心

之知覺性中，猶引順治皇帝之偈，以為佛法修證上之好偈，卻成為星雲未悟之旁證；又不肯與平實和睦相處，無根誹謗平實，今日不免遭致拈提而出醜也！

復次，星雲引順治之色身無常偈，以如是無常之觀行，作為臨濟禪宗之禪法知見，去臨濟法道實遠！何曾了知臨濟正道？如是誤以意識心之知覺性，作為佛性，作為真如者，皆是常見外道見，與常見外道曾無差異，焉可作為佛法而教授四眾弟子耶？

星雲既然勸勉四眾弟子，認為應該探討實相心，故作是語：「因此在**每天的生活裡，對於迷悟、對於生死，都應該有一番警覺才是。**」如今閱讀平實之著作已，已知一念不生之知覺性乃是意識心之自性，乃是緣起性空之法，非是實有常住之金剛法，四阿含諸經明說之文俱在，第三轉法輪諸唯識經佛語現在，則應殷勤探究第八識實相心之所在，求覓自身本有之空性實相心，求覓從來本離見聞覺知之實相心，求覓本來不曾稍起煩惱、本來不起妄念之第八識實相心，方能入於證悟賢聖之列，方入菩薩數中。

若仍如今日之尚未證得實相心者，則汝星雲實是迷人，非是悟者；一切同於星雲之未證得實相心者，皆是不通般若之凡夫故。星雲自身既未證得實相心，復又出書開示：「**期望四眾弟子於『迷悟生死』皆應有所警覺**」，則當勉勵四眾

弟子及與自身：**同皆戮力求證第八識實相心**。既如是，又何可故作違心之說而謗平實？何得以凡夫未悟之身而謗平實所弘正法？心口相違如是，非是真正大師應有之心行也！佛光山四眾弟子，於此應當有所警覺、有所探究，方免誤修法道之餘，復又隨於星雲法師廣造破壞正法、誹謗證悟賢聖之重罪。

至於今時南洋各國所傳之南傳佛法，以及今日台灣諸多弘揚南傳佛法四念處觀、十二因緣觀之法師與居士，其實悉皆未曾斷除我見；平實於諸書中，屢將我見之正義多所闡述，令知彼等所墮皆是我見、常見；然而至今多年，彼等仍舊不肯斷除我見，仍皆繼續認定覺知心一念不生時即是涅槃境界，只教人斷除對於六塵我所上之執著，以知覺性不動、不起念，作為親證四念處觀之究竟境界，作為預入聖流之果證；而不能觀察：「清明了知之覺知心、作主之意根，悉皆虛妄，皆是原始佛教中所言之眾生我。」彼等諸人，其實皆是遠離我所而未曾斷除我見者，根本未曾證得初果，三縛結俱皆未斷，錯會二乘菩提之解脫道修證與境界，乃是錯會佛法之人、之言也，我見未斷，不得初果，更何況能證三果？平實作是言，而彼諸人悉皆不能推翻之、不能正式具文辯解之；事實本來如是故，彼等悉皆未斷我見故，三縛結悉皆未斷故，四阿含現在猶可檢校故。

現代台灣及南洋諸多弘傳二乘法解脫道之法師與居士，對於大小乘之差別內

涵，每多誤會，不曾理解其同異所在。小乘之異於大乘者，非單因行者心量是否弱小、是否不肯乘願再來人間度眾而有差別也；亦非單因捨壽時取不取無餘涅槃而有異也，乃因修行之法道及所證內涵，悉皆迥異，故分二乘與大乘之別。大乘人之所以稱為菩薩者，乃因所修法道為**安隱觀**：親證般若實相——由親證如來藏——無餘涅槃之實際，是故發起涅槃實際無境界之「境界相」與智慧，即是一切法界體性之真實相，即是無餘涅槃界之實相，此非二乘羅漢所能知之，亦非緣覺所能知之（詳見拙著《邪見與佛法》細述）；二乘聖者唯斷我見與我執，令自己之十八界滅失而入無餘涅槃，唯是**出離觀**，而未能知菩薩所修之**安隱觀**，不能證得無餘涅槃之實際故。

然而今時諸多弘揚南傳佛法之南洋與台灣之法師居士，悉皆不知此義；若聞余作是說，聞余明示此理者，則皆拒絕信受，此說已顯示彼等之未曾親證解脫道正理故，攸關彼等諸人自身之名聞利養故；若讀余書中舉示證據而宣示此理，發現余所說之正理證據確鑿，完全符合四阿含諸經所說者，則皆故意裝作未聞之狀，或故意漠視，言為未聞余作是說，皆因顏面攸關故。如斯弘揚南傳佛法等人，皆是逃避現實之輩者也，而悉不肯承認二乘法之唯有解脫之道，不具能成佛道之佛菩提道；復又悉皆不肯承認自己未斷我見，不肯承認南傳二乘法之

未具足佛法、之不具成佛之道；亦不肯承認南傳佛法之修證永遠不能證知法界體性、永遠不能證知法界實相、永遠不能證知第一義諦，不肯承認自己根本不懂大乘佛法第一義諦之佛菩提道。

如是心行不正之人，卻又目空一切，高座說法，以慢待人，若聞平實名號時，明知平實之法正確無訛復又深妙，絕非自己臆想之所能知，卻生卑慢之心，加以貶抑，皆非心地正直之人也！無怪乎學佛日久卻離正法日遠，無怪乎彼等諸人永與第一義諦絕緣，永與解脫道正法絕緣，良有以也！

今時大乘佛法學人，若欲親證實相般若者，若欲親證法界體性之真實相者，當從大乘禪宗之參禪法門究明心性入手，庶幾得證佛菩提而了知實相、而發起般若智慧；若因此法而得證悟如來藏者，絕非唯能發起般若智慧，亦能因此而了知二乘菩提所修之解脫道智慧。若不如是，平實記彼：此一生中將於佛教三乘法永無所知，永無所證。唯除勤閱拙著而處處修正原有對於解脫道之邪見，處處修正對於佛菩提道之邪見。為欲利樂人天故，便舉雲巖驅驅公案，以示佛菩提道之入處：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其師叔道吾禪師一日因有一事未會，問雲巖云：「禪門常言道：大悲千手眼。此事究竟如何？」雲巖禪師於此卻是早有所會，便曰：「譬

如無燈昏暗之時卻抓到枕头，你認為怎麼樣呢？」道吾聞此一言，便速道曰：「我會也！我會也！」雲巖禪師欲知道吾禪師是否真個了知，便問曰：「你是怎麼體會出來的？」道吾禪師回答曰：「原來渾身上下都是眼睛。」

雲巖禪師一日正在掃地時，瀉山靈祐禪師問云：「你真是太勤勞了！」雲巖禪師卻答云：「須知還有個不勤勞底人。」瀉山聞雲巖恁麼道，便表示云：「依你這麼說的話，卻是有第二月也。」雲巖禪師聞瀉山恁麼道，卻豎起掃帚云：「是第幾月？」然後又低頭而去。後世玄覺禪師聞道此個公案，便云：「這正是第二月。」平實今日卻又反玄覺之言云：「正是本月。」

且道：平實之意與玄覺之意，是同？是殊？復問：瀉山之意，與雲巖之意是同？是殊？三問：瀉山云何言雲巖如是應答正是第二月？四問：雲巖聞瀉山如是道，卻豎起掃帚云：「是第幾月？」且道是第幾月？五問：雲巖豎帚後，卻又低頭而去，究竟是第幾月？六問：雲巖且不是未悟之人，如是休去，玄覺卻又道正是第二月，究竟是不是第二月？七問：平實明見玄覺之意無訛，云何卻又反玄覺之說，道是本月？

如是諸問，其實只是一問；但悟得本，任爾道是本月，道是第二月，悉皆無訛，解來俱無錯謬；但問爾知不知，不問爾禪定功夫勝劣，不問爾一念不生功

夫佳不佳，不問爾有無神通。若無見地，成日裡一念不生、都無一念生起，復加神通廣大，亦只成個常見外道，只成個冷水泡石頭之著定凡夫，只成個外道世俗法中之聖人，何異彼諸外道之證得四禪八定與神通者？何能知得般若向上事？

頌曰：

千手千眼了無痕，暗夜伸手抓枕；

大悲觀音千手眼，通身是眼，不曾和六塵。

揮帚驅驅為眾生，真月影月須付。

來時歡喜去時悲，一世精明，六道皆同倫。（調寄臨江仙。）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一九則 雲巖非眼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

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又問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洞山答曰：「非眼。」師咄之。

師問尼眾：「汝爺在否？」尼曰在，師曰：「年多少？」尼曰：「年八十。」師曰：「汝有個爺，不年八十，還知否？」尼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猶是兒子。」洞山聞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子。」

星雲法師以「口號」為題開示云：《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地用功夫；若要紙上談人我，筆影蘸乾洞庭湖。達摩祖師當初從西天印度到我們中國來，是帶著心裡的禪道來的，他沒有帶語言文字。要緊的是禪和道不在語言文字上，是在心地來用功。比方我們講修行，修行不是嘴上喊口號，也不是身體上在那裡做個樣子的打坐禮拜，那只是一種形式；形式固然有需要，最主要還是心裡面的所得。你心裡面有沒有慈悲忍耐的力量？你心裡面有沒有般若智慧？所謂「六般若蜜、四無量心」，你心裡面具備了這許多慈悲喜捨、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自然會形之於外。在紙上談人我、辯是非，是沒有用的，語言文字也只是表達的一種方式，它不是道，不是禪。過去有一個國王……（故事，略之）。所以這種只有語言文字的空歡喜，不是心裡的功夫，筆影蘸乾了洞庭湖都沒有用，最主要的就是要知道祖師西來意——心裡的那麼一個慈悲喜捨。》（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50~51）

平實云：如今台灣四大山頭之住持法師與信徒們，有何人不是在喊口號者？鎮日裡喊口號：「人間佛教、淨化人間。心靈環保、淨化人心。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理事圓融，事事圓融。回歸佛陀本懷，回歸原始佛教……」，大家提出種種口號；然而其實皆是本位主義者，提出口號之目的，只是表顯自己與他人之不同、之超勝罷了；卻又一一違背世尊之教誨，違背原始佛教之經典所說，違背佛所制定之戒律，違背佛所訓誡少貪、少惱、清淨自修、不募集大量金錢、出家眾應遠離男女淫行，在家眾應遠離邪淫……等；如是處處違背佛誠，而提出種種口號，目的只是募集大量錢財，建造自己與少數弟子所掌控之佛國、之人間淨土。

如斯大法師等人，率其四眾弟子，以種種口號，號召不知情之在家信徒，為其所用，大力勸募，建造自己所掌控之「佛國淨土」以後，卻用來弘揚常見外

道之法，卻用來抵制世尊之真正佛法，並誣蔑為邪魔外道法。如是無根誹謗正法，不肯信受正法已，卻又每日黃昏立在佛前懺悔業障。如是抵制正法已，卻又每日晨朝立在佛前發願：願證無上菩提，願得值遇真正菩薩，證得般若實相。如是抵制正法，誹謗佛遣來受生弘法之菩薩已，卻又每日立在佛前，懇求佛菩薩別派菩薩前來傳授正法、前來救度之；及至別派菩薩受生於人間，二三十年後出世弘傳正法時，卻又抵制誹謗之。如斯等人，諸佛菩薩亦復無可如何，每日聞其祈求已，亦唯有苦笑憐憫而已，不復有所能為也！無法救之也！

是故，平實今日責彼四大法師、四大道場：皆非真實弘揚佛法者，皆非如實修行佛法者，皆是高唱口號者，皆是每日佛前懺悔而每日繼續造諸無根謗法之大惡業者。彼等諸人，根本無心於真正佛法之修證，只是以佛法為口號，藉以聚集人脈、錢脈，擠壓諸多小法師、小道場之弘法空間，令佛教資源廣為彼用，為彼掌控，如是而已。是故，真實可以助其證悟般若之正法出現在人間時，彼等悉皆不肯信受，悉皆暗裡百般誣蔑與抵制；由是緣故，平實指稱彼等四大法師皆是每日在佛菩薩聖像前唱口號者。

如今且喜星雲法師於書中公開倡言：「比方我們講修行，修行不是嘴上喊口號，……。最主要還是心裡面的所得。你心裡面有沒有慈悲忍耐的力量？你心

裡面有沒有般若智慧？……。最主要的就是要知道祖師西來意。」由是緣故，平實今時且在此處呼籲佛光山之一切四眾弟子：應當努力以所有善根功德，迴向臨濟禪之證悟；莫再追隨星雲法師所說言語而專在世俗法上用功，亦莫追隨星雲法師以意識覺知心作為實相心，亦莫隨星雲法師無根誹謗真正之佛菩提正法、真正之解脫道。所以者何？謂真正佛菩提道之見道，即是臨濟禪宗之開悟故，臨濟禪宗開悟所明證之實相心是第八識如來藏故，絕非星雲所證之覺知心故，星雲錯以意識覺知心認作實相心故。

星雲於書中更言：「最主要的就是要知道祖師西來意——心裡的那麼一個慈悲喜捨。」如是將意識心之心所「慈悲喜捨」，誤認作祖師西來之真正意旨，卻不知此一能夠慈悲喜捨之覺知心，正是常見外道所主張「常住不壞」之意識心；卻不知慈悲喜捨只是意識心之心所法。如是未悟言悟之人，提出種種口號，而廣作勸募，建造金碧輝煌之佛光山、西來寺、本棲寺等世界各國富麗堂皇之寺院，說為人間淨土，藉以成就大師之表相；本質卻只是佛門內之常見外道，誤導座下四眾弟子同入常見外道法中。彼雖如是而行，平實十餘年來未嘗片言隻字破斥之；然彼卻以如是常見外道見之凡夫身，無根謗余、無根誹謗世尊正法，今時莫怨平實加以拈提。今時星雲雖知正法威德力之廣大雄渾，然已無能力能救

也；小根小器之行徑，無根誹謗之惡行，皆將隨於余書之流通天下，而廣為天下人所知也；故說星雲個人以佛光山道場及徒眾之多廣為恃，而小覷正法之威德力，勇敢造作破壞正法、壓制正法之愚行，非是有智之人也！由此亦可證知星雲非是真悟之人也！一切真悟之人悉皆不敢造次、不敢造作如是事也！

如今且藉星雲之語，以勸佛光山四眾弟子：「當速尋求真實證悟佛法之道，當速懺悔往昔隨同星雲所造無根謗法之大過，勤作補救諸行；勤作補救諸行已，然後發願求悟佛菩提。」由是緣故，今舉雲巖非眼公案，共諸佛光山學人說禪：潭州雲巖曇晟禪師，一日作鞋之時，徒弟洞山良价禪師當時猶未曾悟，上來問道：「弟子前來向師父乞求慧眼，不知道能不能證得？」雲巖禪師反問曰：「你的慧眼又是給誰去了呢？」洞山答曰：「我良价不曾給別人啊！」雲巖禪師便又問曰：「你既然有眼！到底放到什麼處去了？」洞山聞雲巖這麼一問，卻無語可答；雲巖禪師見洞山不會，乃提示曰：「你向我乞求眼睛底心，是不是眼？」洞山答道：「乞求慧眼底心不是慧眼。」雲巖禪師卻咄之。

眾生顛倒，一向如是；每欲將能見諸法、能悟實相之妄心意識，變為所悟之實相真心；每將真心與妄心混為一心，每欲藉諸禪修方法而將妄心轉變為真實心。洞山彼時未悟，亦復如是，不知慧眼者乃是意識心之智慧所生智眼，更

欲離卻意識覺知心而另覓慧眼；不知佛法其實是以意識覺知心去尋覓同時同處之第八識如來藏；一旦覓著如來藏之後，意識覺知心即是慧眼所依之心也，慧眼即依意識心而生起。然而覓見真實心之意識心——各人之意識覺知心——每日皆在，不曾失去，由是緣故，雲巖禪師反問洞山：「汝底眼與阿誰去了？」

洞山初學禪道，終究不知雲巖之意，是故雲巖又提示曰：「那麼你現今正在向我乞求慧眼底心，是不是眼？」洞山答道非眼，雲巖乃又斥之。是故，一切學人悉當了知：欲證佛菩提者，皆莫將覺知心之分別性滅卻，且將覺知心之分別性安住於了了分明之境界中，隨時隨地依正知見，觀察本離妄想妄念之第八識如來藏何在？以此覺知心之分別性而尋覓一向皆離見聞覺知之第八識如來藏，以覺知心之分別性而尋覓一向皆是清淨性、一向皆是常住涅槃之第八識如來藏何在？萬勿效法星雲與聖嚴……等人，成日裡靜坐而求一念不生；縱能終日一念不生，依舊是眼而非真實心也；縱能終日一念不生，依舊是意識境界而不能了知自己之如來藏何在也！意識心永遠是第六識故，如來藏乃是本來即已存在之第八識故，第六識與第八識心永遠不可能互為轉易故。

一日，某尼眾來參問佛法，雲巖禪師乃問曰：「你家爺爺還在否？」那尼師回曰在，雲巖禪師又問曰：「有幾歲了？」尼師答曰：「已經有八十歲了。」雲

巖禪師卻問曰：「你還有另外一個不是八十歲的爺爺，知道嗎？」那尼師回答曰：「莫非就是這麼來的人？」雲巖禪師教示曰：「這麼來底人，還只是兒子而已。」洞山當時已經證悟，聞此現成公案後，便說道：「就算是不這麼來的人，依舊只是兒子，仍然不是那個無年歲的爺爺。」

只如禪門之內問答無數，有時道是，有時道非；同一件公案之中，卻有恁多淆訛，直教那些未悟錯悟之人，永無可以下嘴處，個個又怕又恨公案；印順法師之眾多門徒們，便管禪宗公案叫做「無頭公案」，彼諸印順門徒等人，悉是未悟之人故，於諸證悟祖師之公案，彼等皆無從說起故。

既然「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地用功夫」，爾星雲法師何不且再試行前時封山之舉，合寺僧眾權且靜心結禪安居，安心閉關參禪？若不如是，儘作困獅之鬥，終究不能於般若實義如實宣說，終究不免平實年年拈提，面子更不好看；如是未悟示悟、不解禪而又好說禪，以凡夫知見而又好樂無根誹謗正法，於己、於諸弟子，復有何益？然而星雲既不肯公開懺悔無根謗法謗人之大惡業，亦不肯封山潛求證悟之道，繼續以諸邪見廣泛誤導眾生，如是欲冀平實之隱忍不言、不加拈提者，難可得也！

佛光山四眾弟子皆當了知：星雲法師所言「心裡的那麼一個慈悲喜捨」，乃

是意識覺知心之心所法，尚非心所法所依之意識心，與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迥異，非是禪宗祖師西來之真實意旨也，亦非是臨濟義玄禪師之真實意旨也！是故平實懇勸佛光山之四眾，應速建立正知正見，然後自求臨濟禪師之真實意旨；若能證得臨濟義玄禪師所悟意旨，意識覺知心便得發起慧眼乃至法眼，斯乃正辦；世俗法上之唱頌、全球建造金碧輝煌之寺院、靜坐修定……等法，皆與證悟實相無干，不須跟隨星雲個人在此世俗法上用心也；若不如是，浪擲錢財、一生空過事小；隨於星雲法師造作無根謗法，抵制正法；或以錢財護持星雲，而使其得以將錢財抵制正法，其過則大，悉皆不免成就破壞佛教正法之共業故。佛光山諸多出家二眾，以及遍佈全球之在家信眾等人！且聽平實之誠實言，以此正知正見自救。 頌曰：

恁麼來，如是去，禪門正真古今譽；

乞眼者，正是眼，原來爺是嫗。

揮筆影，勿沾墨，還約洞庭相遇；

畫舫裡，船歌晚，爺孫不相覷。（調寄更漏子）（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二〇則 沙彌承當

藥山高沙彌 師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藥山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藥山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怎麼，即成佛何用？」藥山云：「猶掛唇齒在。」便召維那云：「遮跛腳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

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個沙彌，卻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山乃再問師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藥山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藥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

星雲法師舉他人偈云：《多年古鏡要磨功，垢盡塵消始得融；靜念投於亂念裡，亂念全入靜心中。……。佛教徒念佛，為什麼要念佛？佛要我們念祂作什麼？主要是用念佛的方法，來認識自己心中的佛。佛教徒也拜佛，佛要我們拜

祂作什麼？主要的是用禮拜的方法，把自己心裡的佛拜出來。打坐也是一樣，要來認識自我。好像身體髒了要洗，衣服髒了要洗，洗了以後才乾淨。我們的心髒了，心被煩惱無明弄髒，你要洗，洗一洗、清淨的真心才會呈現出來。「靜念投於亂念裡」，我們每天生活在胡思亂想的妄想裡面，也就是生活在虛妄之中；要用正念來對付妄念，要自己樹起正念——正確的觀念、正確的見解。有了正念，才能對付那許多妄想雜念。其實真正的修行學道，正念還是在用力，還是有心，還是有執著，最好把自己安住在無念裡面，萬事無念，一切勾銷。所以我們以正念治妄念，以靜心治動心。「亂心全入靜心中」，是要我們不要在鬧情緒的時候決定事情，不要囿限於自己的成見，要用自己的本心，那個光明的心鏡照出一個本來面目。」（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54-55）

平實云：星雲法師其實根本就不懂佛法，基本佛法都誤解了，如何能說禪、講禪？竟也寫作禪書，出版《迷悟之間、禪詩偈語》等書，為世人講禪。然而書寫得越多，禪講得越多，便越敗露自己悟錯之事實，越發敗露未悟示悟之凡夫本質。已經自我曝露錯悟之凡夫本質已，偏又不肯尊重他人，偏又不肯對於與自己有善意之人和睦相處；真悟者曲意尊重之，而星雲錯悟者卻翻對真悟者作無根誹謗，誣為邪魔外道；以錯悟之凡夫身而對真悟者所弘正法，誣蔑為有

毒之外道法，謂人曰：「若隨蕭平實修學者，將來必隨其下墮地獄。」

有智之人悉有自知之明，方是世俗法中之智者；如今星雲既不能就平實眾多書籍中之任何一書，提出法義錯誤之指正，自身所說又復完全同於常見外道，翻對真悟之人橫加無根誹謗；由是緣故，今時遭逢平實拈提之，乃是自作自受之愚行，尚非世俗法中有智之人，則佛法中二乘聖人所不能知之般若智慧，更無論矣！

星雲法師教示四眾弟子云：「念佛之主要目的，就是要認識自己心中的佛；拜佛的目的是要把自己心中的佛拜出來」，然而星雲自己心中之佛，卻至今未曾覓著；是故所說之真如佛性，悉皆錯以意識心之知覺性，作為真如佛性，卻成緣起生滅之法，與常見外道所墮完全相同，正是常見外道之徒子徒孫也。

星雲又對信眾開示云：「我們的心髒了，心被煩惱無明弄髒，你要洗，洗一洗、清淨的真心才會呈現出來。」仍然是以意識心作為真心。一切有情眾生之真心，皆是常住於「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境界中，從來本是清淨心，不須吾人去加以清洗；只有祂所含藏的我們七識心種子，方是染污者；此七識心現行時，即成染污心。真心第八識與七識同時同處而運行，七識心於貪染境界中起染污心行時，真心雖配合運作，卻從來不於六塵萬法中起任何貪染心行；根本不須依星雲所說

之謬見而行：「你要洗，洗一洗、清淨的真心才會呈現出來。」若依星雲如是邪見而作者，永遠不能覓著真心；縱使將七識染污心洗至究竟清淨時，依舊是七識心，永遠不可能轉變為真心，永無可能轉變為自性佛也。真心自性佛乃是第八識心故，染污心乃是第六七識故；六七識與第八識心乃是同時同處並行運作之心故，第八識心乃是本來已經存在、本來已經清淨之心故，非是可以修行而轉易變來變去者故。由是「清洗真心」一句，便知星雲法師真是不懂佛法之人也。

星雲法師以何心作為真心？乃是以意識覺知心處於無念、離念、不起煩惱妄念之際，作為真心。故作是言：「最好把自己安住在無念裡面，萬事無念，一切勾銷。所以我們以正念治妄念，以靜心治動心。『亂心全入靜心中』，是要我們不要在鬧情緒的時候決定事情，不要囿限於自己的成見，要用自己的本心，那個光明的心鏡照出一個本來面目。」由如是開示語句中，已經分明顯示星雲乃是以無念離念、不起煩惱妄念之覺知心，作為真心，與法鼓山之聖嚴法師、中台山之惟覺法師完全相同，同墮常見外道所墮之我見中，並無絲毫差異。如是未斷我見之凡夫，尚未能證聲聞初果，何況阿羅漢所不能測知之菩薩般若實相智慧，云何能知？乃竟不肯與人為善，乃竟漠視真悟者對其所示之善意，反作橫加無根誹謗之愚行，真可謂為愚癡無智之人也！

今者明示星雲法師之落處已，乃舉真悟者之公案，以示禪悟之關節，便舉沙彌承當公案，共諸禪子說禪：

藥山高沙彌，初參藥山時，藥山問云：「從什麼處來？」高沙彌答曰：「從南嶽來。」藥山禪師又問曰：「欲往何處去？」高沙彌答曰：「欲往江陵受戒去。」藥山禪師又問云：「你想要去受戒，是圖個什麼？」高沙彌回答：「圖個免掉生死。」藥山禪師乃問云：「有一個人都不受戒，卻也是一樣免除生死的，你知不知這個人呢？」高沙彌答曰：「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就算是成佛了，又有什麼用？」藥山禪師開示道：「你這個說法，還是落在言說上，不能算是證悟。」藥山禪師口中雖然如是說，心中卻認為高沙彌是個真悟之人，也是可以培植的人才，便召喚維那來，吩咐云：「這個跛腳的沙彌，不必派給他僧事職務，安排他到後庵去住。」

後來藥山禪師對雲巖、道吾二人說：「方才來的那個沙彌，倒是有些因緣的。」道吾禪師聽了，便勸藥山禪師云：「也不可完全聽信他的話，還是得要重新再勸驗一番才好。」於是藥山禪師乃又來問高沙彌：「我聽你說長安那裏很吵鬧？」高沙彌答道：「我國卻是安靜得很。」藥山禪師乃問云：「你是從閱讀藏經而證得的？或是由於請益禪師而證得的？」高沙彌答曰：「不是從看經教得來的，也

不是從請益禪師而得來的。」藥山禪師卻反問道：「有很多人都不看經、也都不請益禪師，他們爲什麼卻證不得？」高沙彌答覆說：「不可以說他們沒有真心，只是他們自己不肯承當罷了。」高沙彌與藥山禪師應答無誤，亦知自己所悟真實，乃向藥山禪師告辭，自己住庵去了。

這公案中，尚未曾見高沙彌之悟處，當因不得明說故，省略其中部份問答之言；其實必有部份問答，致使藥山禪師判斷高沙彌之悟真實；便如今時我會諸同修之見道報告登載於書中時，必有部份可能洩露密意之文字，被消除之，以免令諸未悟之人閱之，少諸體驗，便爾不信，轉謗正法。藥山恐防伊是聽來底，一時猶不肯伊；然私心裡卻認定伊所私道而未載於文字之應對確屬正確。

只如高沙彌道：「恁麼，即成佛何用？」是有悟處？是無悟處？一般人總以爲成佛之後，唯有真心，已無妄心；皆是知解宗徒，卻與星雲一般，以爲妄心清洗乾淨之後即變為真心，即無妄心繼續存在；如是之人，何曾知解般若正理？正是凡夫臆想之言也！

若人不信平實之語，前來當面理論，或具文登載者，平實且要問伊：「請問：究竟佛位時，在人間示現之最後身菩薩成佛時，究竟有無六七識妄心？是否仍然八識並行運作？或是唯有第八識真心存在？」彼諸自認爲悟之人，如星雲法

師流類，還能答得平實如是一問否？是故，一切學人皆當具備高沙彌之知見：不論成不成佛，皆有「本無生死之心」，與「不免生死之心」同時同處，如是配合而運行不輟。若唯有第八識真心存在，而無六七識等妄心同時並存者，則般若慧將何所附麗？則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將何所附麗？豈是依附於虛空而存在者耶？豈是能由第八識真如心而逕行示現者耶？

由是緣故，佛地亦仍有「可以」毀壞之六識心等，方有四智圓明示現於人間之德用，方有能說法之德用，方有能受眾生請益、受眾生植福之德用，方得謂之為佛也！豈以第八識真如而得單獨謂之為佛耶？若成佛時，猶如星雲之意：唯有真心而無妄心，則如高沙彌所質問者：「恁麼，即成佛何用？」星雲開示之語意，乃是將染污之六七識妄心轉變為清淨之第八識真心者故。

然平實此語，非即謂佛地之六七識心，與眾生同為虛妄必滅之心也，此謂佛地之第八識真如中所含藏之六七識一切種子，已經悉皆清淨故，永不再行絲毫轉易故；復因意生身及圓滿莊嚴報身常住不滅，故令可以毀壞（譬如取證無餘涅槃）之六七識亦隨之而永不滅，然亦不得因此便謂之為真心也，乃是依於十無盡願、大悲願，而從第八識真如心中所出生者故，非如第八識真如心之本自得在者故。

是故，一切禪宗求悟之人，悉當了知：一切人皆同是八識心王並行運作者，前七識永是妄心，唯有第八識心方是真心也。是故一切求悟之人，皆當以六七識妄心之見聞知覺性、之思量性，不令滅失，不令住於不能分別之狀態中，而以如是本來即能分別、即能思量之見聞知覺性，用來分別自身之真心何在？及至覓得真心已，方知真心從來離見聞覺知，本自清淨，從來不在見聞知覺性相應之六塵我所中貪厭，方知真心從來恆住於寂靜默然之境界中，從來不曾住於三界六塵境界中。

由是緣故，藥山禪師問曰：「聞道長安甚為吵鬧。」高沙彌卻答道：「我國卻是一向都很安靜。」藥山禪師便知高沙彌確已證悟，能說真如之正確體性者必是真悟之人故。其中正理，平實若不言之，星雲法師根本不能了知，竟然以悟者身分、以大師身分，出而說禪、寫禪、出版禪籍，更誣謂真悟之平實為邪魔外道，膽子忒也太大！ 頌曰：

薙髮受戒，生死不免，無奈仍須受具戒；

長安縱鬧我晏然，深宮獨處誰能誠？

內外信通，炯然無隔，細若絲縷誰得躡？

洗心革面棄俗業，真人相隨柳拂靨。（調寄踏莎行。）（公案拈提《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二二則 百顏尊貴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閻梨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洞山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洞山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洞山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出丈室。

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閻梨一轉語不穩，今請二閻梨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星雲法師舉古德偈：「理事圓融泯自他，白雲飛去了無遮；海納百川流不盡，空空萬象是吾家。」宣說「有容乃大」之理云：《這個世間上，無論什麼方面的事情，講究的要理事圓融。有的人說話做事有理沒有事，有的人有事沒有理、不合理，有的空談、無事無理，不著邊際；有的人太現實，缺乏遠大的眼光，沒有合乎人情道理。所以做人處世要顧到理、顧到事，要理事圓融，天理國法人情通通都要能顧到。……。在禪宗裡面說：不思善、不思惡，就是得道的時

候。

「海納百川流不盡」，大海所以大，大海的水所以一直在那裡流，流不盡的，為什麼？因為它能容納百川。所謂「泰山不辭土壤，所以成其高；大海不擇其細流，所以成其大」，所謂「空容萬象是吾家」，最要緊的是要能包容。世間上最大的東西是什麼？最大的是虛空。因為虛空大，它能包容萬物，因此我們要像虛空能包容萬物，能容納異己、准許異己者存在。」（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

64~65）

平實云：星雲法師對他人說法，以及自己之身口意行，看來是有兩種不同之標準：對人說法時，要求他人「**要像虛空能包容萬物，能容納異己、准許異己者存在。**」然而對他人時，則不能包容他人，不肯容納異己，不肯准許異己者存在。是故平實雖明知其法義邪謬而仍包容之、容納之，准許其繼續存在弘傳而不曾在言語及文字上拈提之；然而星雲卻對平實加以排斥，無根誹謗為邪魔、為外道、為法義有毒。如是事實，已顯示星雲其人之心口不一、表裡不一也！

復次，禪宗或大乘佛法中所說之理事圓融，絕非星雲在世俗法上所說之**理事圓融**也。世間法上之理，迥異佛法中所說之理；世間法上之理者，乃謂世中之是與非；佛法中之理，則是專指法界體性之實相。而今星雲竟將世中之是

非正理，取來附會於佛法中，取代佛法中之法界體性實相之理，如是淺化佛法、將佛法世俗化，以誤導真欲修學佛法之人，其過大矣！故說星雲其人，其實不懂佛法理事圓融之理。

真知理事圓融之理者，絕不誤解《壇經》而作是說：「在禪宗裡面說：**不善、不思惡，就是得道的時候。**」然而六祖當時情況緊迫，事出無奈，故有**不善善惡之方便說**；彼諸未悟之人如星雲者，不知其中密意，便以為覺知心**不善善惡之時**，即轉變成真心第八識。由如是誤解故，彼古今錯悟之大法師悉皆同以如是誤會所得之邪見，開示於座下四眾弟子；如今星雲亦寫入書中，開示於大眾，益發顯其錯會之事實。（欲知六祖**不善善惡公案**之內情者，請詳閱拙著**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第39、40則之舉示，此處容略。）

如今星雲認為：覺知心**不善、亦不思惡時**，一念不生，不起煩惱妄想時，即是真如佛性；認為靜坐至如是不起心念之時，即是禪宗之證道、得道時。墮於**我所**之中，如是境界正是**我所**故——正是**覺知心我所有**之境界故。墮於**我所**，而不能了知我之虛妄者，乃是我見具足之人，焉得是禪宗證悟之人？乃竟示現上人法，以凡夫知見而來函勸諫於余。余仍隱忍而不言之，繼續包容之，彼竟以言語無根誹謗余法及人，心口不一，焉得是真悟之人？如今更將自己所見之

「禪宗得道」邪見，公諸於世，筆之於書，流通天下；如今天下學人已可盡知其「得道」之邪謬也！

是故，一切欲求證悟大乘般若之人，皆當親入禪宗修學，禪宗之學正是般若之真見道故，正是大乘佛法般若之最速入門處故。便舉百顏尊貴公案，共諸大師學人說禪：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一日因洞山禪師偕同師伯神山僧密禪師到鄂州來參訪他，便問洞山曰：「閩梨是從什麼處來此？」洞山答曰：「我是從湖南來此。」百顏禪師又問曰：「湖南的觀察使，他姓什麼？」洞山答曰：「他沒有姓可說。」百顏禪師復又問曰：「那他名叫什麼？」洞山同樣答道：「他也沒有名字。」百顏禪師又問曰：「那他還做不做事？」洞山答曰：「若要做事的話，自然有府幕（秘書與職事）等人去做。」百顏禪師卻又問曰：「那他難道都不出入門戶嗎？」洞山聞此一問，便拂袖走出方丈室。

百顏禪師明日又故意走入僧堂，對神山師侄二人問曰：「昨日我對兩位所說的那一轉語，還沒有完全勘驗清楚，今日還要再次請二位再說一說。假使說得清楚，老僧我便吩咐開粥炊飯，與二位相伴、過此一夏，速道！速道！」洞山禪師見伊百顏禪師一心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便回答說：「他不出門戶的原因，其

實是因爲他太尊貴了！」百顏禪師聞此一句，確定了洞山與神山禪師真是作家，乃吩咐典座，將彼二人算入僧眾之列，開粥炊飯，與他二人共過一夏。

只如百顏禪師問洞山從何處來，是有言外之意？是無言外之意？星雲大師還須於此留意好！若於此會得，久後可成人天之師也！

次如百顏禪師又問：「湖南之觀察使姓什麼？」如是問地方官姓氏已，又問：「觀察使名什麼？」卻是何意？星雲法師莫將伊百顏禪師問話當作世俗法上之寒喧也！洞山悟後行腳以來，閱人已多，諸方禪師作略已曾領受，是故聞此二問已，儘道伊無姓亦無名。且道：觀察使亦是人生父母養，亦是當朝皇帝所派，云何洞山卻道伊無姓亦無名？星雲法師若於此中會得，久後不妨可成度人師，已不堪為度天人之師也！

三如百顏禪師又問云：「那觀察使還做不做事呢？」洞山卻答：「自有下手等人爲伊做事。」卻是何故？星雲不可將他二人言語，解釋作「平常言語、平常生活，什麼都不要執著，便是禪宗的禪。」若作是解，且放三十棒，自領出去自打！只如洞山如是答覆，是什麼意？星雲法師若能於此會得，不妨自度，兼且度得身邊二、三人，若欲度諸廣大眾生，終不可得也！

四如百顏禪師又問云：「那觀察使難道從來不曾出入門戶嗎？」洞山甫聞百

顏禪師作此一問，便立即拂袖而出，丟下百顏禪師與神山僧密二人，離開方丈室，不復入室。如是，百顏禪師這一問，究竟有何意旨？究竟有什麼嚴重處？值得洞山拂袖而出，再不入方丈室？且道：百顏禪師意在何處？洞山又意在何處？星雲若於此處方才會得，唯能自度，不能度人也！其慧已不堪勝任故。

五如百顏禪師明日復又走入僧堂，更要重勘洞山之悟，驗明真假，方肯開粥飯留洞山共住，伴同過夏；便問洞山：「昨日問爾：觀察使豈不出入？爾聞言便拂袖而出。我且不肯便此印定你的證悟，還要再問一問你：爲何我問豈不出入？爾便拂袖而出？速道！速道！」洞山見伊勘驗再三，無比慎重，便實答曰：「因爲他就是尊貴到這個地步啊！」那百顏禪師聞洞山如是一語，便完全認可，便吩咐廚下算伊二人在常住眾中，開粥飯共同過夏、同道無生語話。且道：洞山這一句，究竟意在什麼處？令百顏禪師直下無語？只得開粥飯共過一夏？星雲法師若於此句猶悟不得，早是不堪，早該關閉佛光山，早該再次封山、上下苦參；更哪堪無根誹謗賢聖所弘世尊正法？愚癡乃爾！佛光山在家二眾既非專業之佛法修行者，我則不問；如今且要問爾出家二眾弟子：「百顏與洞山之間，單就湖南觀察使，便作得許多文章，流傳至今日，平實更又拈之，提問於星雲大法師；且道：他二人意在什麼處？」還會麼？

頌曰：

湖南觀察使，無姓復無名；
永劫內裡坐，治事郎幕憑。

從來無出入，尊貴人難迎；
共粥一夏中，處處影娉婷。

佛光山上下，若曉使君名；
且將清淨瓶，更繫正黃綾。

（調寄：增句生查子。）

（註：正黃綾者，古時唯有皇帝方得用之。）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二六則 三平萬里

漳州三平山 義忠禪師 初參石鞏，未得悟入。後參大顛禪師，方得悟入，後往漳州住三平山。

示眾云：「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爾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

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僧曰：「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豆未生牙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

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眾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此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

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鄉關去也！珍重！」

星雲法師舉古德偈：「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示人」，開示「自度度人」之意云：《佛法普遍存在「虛空」之中，佛陀的色身當然也有生老病死，但佛陀的精神慧命、法身，流於大化之間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無處不在、無處沒有。「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你要聽佛陀說法的聲音嗎？你聽潺潺溪水，那就是佛陀說法的廣長舌發出的聲音。你要看佛陀的樣子嗎？山色無非清淨身，遠遠的青山就是佛陀的清淨法身。

如果用這個道理來推想，無論什麼聲音，只要你能有體會、有覺悟，小孩子「哇」一哭，你想一個生命的誕生啊！人生是苦，那不就是小孩子跟你說法嗎？打鐵賣豆腐，甚至於打架罵人的聲音，你會想人間好辛苦、好複雜，因此你想到要學道、要求真。打人罵人也是跟你說法，甚至於汽車的聲音、火車的聲音，你如果會聽的話，那都是諸佛如來跟你說法，要你悟道。青青楊柳、各色花朵，都是如來的法身，我們生活在如來的法身裡面，佛就在我們的當下。

「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示人」，佛陀和我們這麼靠近，說法又讓我們處處都能聽到，夜來的八萬四千偈那麼多的妙法，那麼多宇宙間的道理，為什麼不知道運用？為什麼不把它好好的去再傳播給別人？我們想到現在的一些

人，一學了佛法就關閉自己，就忙自修、自立、自了，是很可惜的。對於佛法的八萬四千偈，你將來如何舉示人？如何可以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這一首偈語就是要我們時時生活在佛法裡面，時時要再把佛法傳播出去，自度度人，自覺覺人，是非常要緊的。」（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80、81）

平實云：星雲法師真可封之為佛門稗官也！所講、所寫、所印之講禪書籍，皆可稱之為「稗官野禪」也！何故如是？此謂星雲其人，舉凡說禪講道，皆同於世俗稗官所說者無異。稗官所說歷史，名為「稗官野史」，非是正史；然而「稗官野史」，有時卻是較諸正史更為正確之歷史，尤其是在暴君當政之時。至於星雲所說之禪、所寫之禪、所印行之禪籍，則皆是禪門稗官之禪也，絕非真正之禪，故名「稗官野禪」；而「稗官野史」偶有正史所扭曲而由「稗官野史」加以補正、修正者；星雲之「稗官野禪」，則是完全邪謬之世俗言說禪、文字禪，絕無絲毫正確之處。

禪門極為平實，本無玄妙可說；眾生未悟之前，思之不及，臆之不得，眾多世智辯聰者聚頭討論亦不能知，共同研究一生終不能解，故有玄妙；若究真悟者所住無境界之境界，本屬平常——極為平凡與實在，從無一絲一毫虛妄與玄妙，自是未悟錯悟諸人思之不及，故覺玄妙。由深覺玄妙故，便有「禪門稗官」

如星雲、聖嚴、惟覺、證嚴者流，出現於台灣，非唯星雲一人而已。

今者星雲開示云：「**佛法普遍存在虛空之中**」，正是**虛空見**之外道，以**虛空外道見**而解說禪理、解說佛法般若正理。當知一切佛法皆在有情各自本有之第八識如來藏中，由如來藏藉種種緣及無明因、業因，而有眾生出現於十方三界中，此心名為空性。由有眾生流轉於三界中，故有覺知心之分別功能，故能參禪而得證知如來藏心，故能從親證如來藏而了知一切法界之真實相；如是法界之真實相即是佛法，若無眾生，則無一切佛法可言；若入無餘涅槃，唯餘如來藏存在時，則是「無智亦無得」之境界，即是《心經》所說「諸法空相」之意也！即是《心經》所說「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皆無」之意也！由是緣故，依理而言，即可證知「佛法普遍存在於空性如來藏中」，絕非星雲臆想所言之「**普遍存在虛空之中**」也，佛法迥異虛空外道見故。依理而言如是，依親證如來藏者而言，一切真悟之人現前所觀察者，亦復悉皆如是，迥無所異，絕非**存在虛空之中**。

今由星雲所言「**佛法普遍存在『虛空』之中**」一語，即可證明星雲其人根本不懂大乘佛法之基本要義，何況能是禪門證悟之人？故說星雲法師其人，既非聲聞初果人，未斷我見故；亦非大乘證悟之菩薩，尚未證得自心如來故，大乘佛法之基本法義尚且不曾知曉故。更道「**青青楊柳、各色花朵，都是如來的法**

身」，則當星雲每日吃飯食菜時，皆是吃佛法身，則佛法身應當日日損減，星雲之法身應當日日增益，則眾生與諸佛之法身皆是有增減之法，非是《心經》所說之不增不減之中道法也！究竟星雲所說之理是耶？非耶？彼諸佛光山有智之信眾等人，盍共思之！

往昔多年以來，平實常勸彼諸大法師：未悟之前莫說禪、莫解公案，以免自曝其短。而彼四大法師都不垂聽，個個自以為悟，復皆自恃名聲廣大、道場規模宏大、信徒眾多，認為信眾必定完全盲目相信彼說，自認可以遮蓋正法光輝，故作種種強言狡辯，以冀混淆法義之是非。殊不知正法威德無比廣大，天魔尚且畏之，何況爾等四大法師凡夫？焉能隻手遮天、欺矇全台四眾佛子？欺矇諸佛菩薩、諸大護法神祇、天龍八部？乃竟無所忌憚而無根誹謗正法！

今者平實舉示爾等常見斷見落處，一一加以條分縷析，令眾週知。四眾佛子中固有迷信名師之輩，然非所有佛子悉皆墮於個人崇拜而盲目迷信者，仍有部分佛子唯信明師而不信名師者，彼等必將如是實情漸漸轉告同參好友，是故今時爾星雲大法師之敗闕、之愚矇，便將逐漸一一為人所知，都無遮掩處！如今平實仍勸爾星雲大法師：且息心靜慮，勤讀平實諸書，每日細心尋覓自心真相。真能十年如是奉行不違者，有朝一日，親見爹娘時，方知平實不汝欺也！若

不如是，此生終將每下愈況，一日不如一日，日日難是好日；一年不如一年，年年難是好年也！閑言表過，且舉三平萬里公案，共爾四大法師說禪：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初參石鞏慧藏禪師時未得悟入。後又往參大顛禪師，方得悟入；後乃前往漳州，住三平山開法度眾。一日上堂示眾云：「如今這些時候出來弘揚禪宗的老宿們，都是學來一些以前四處奔走聽來底禪門言語，自己裝模作樣地籠罩人，取來當作自己所親證之眼目，與真正的禪悟有什麼相同底？那你們想要學真正底禪麼？且把那些人所說的種種不同的說法都丟掉吧！你們各自都有這個本分事，為什麼不向自己這邊去體會取證？為什麼要在那裡自以為知，心裡憤憤、口中卻又講不出來？像這樣子而說懂得禪、悟得禪，到底有什麼利益？我跟你們大家分明說了吧：如果你是要知道修行的理路，以及諸聖所建立的方便度化法門，那些自然是有大藏經的教文如今還在；但你們如果是想要證得宗門中的開悟境界，你們可千萬不能錯用心啊！」

如今台灣一地亦復如是，四大法師及印順、昭慧、傳道、性廣……等人，哪個不是背地裡「馳求走走」底人？哪個不是依文解義卻又自作聰明、亂解一通底？盡學古時底野狐，背地裡馳求走走，明裡卻裝作一付證悟大師模樣籠罩人；將那些經中的文句、他人所寫書中、公案文句中讀來底，當作自己證悟之眼目，

與禪有什麼相干？與佛菩提有什麼相干？與宗門底般若智慧有什麼相干？

爾等四大法師之中，或有自道是證悟者，或有暗示已悟者，個個示現上人相，廣受供養禮拜，聚集大量錢財，打造自己所掌控底偉大佛國；及至宣揚佛法、說得禪、寫得禪、出版禪時，平實取來評之，便顯露敗闕百出。爾等四大法師遭平實評論法義時，個個心憤憤、口悻悻：個個自認是悟，及至平實公開問著時，卻又一句也道不得。迄今竟無一人道得。如是走作與籠罩，於自己之道業，於座下弟子之道業，復有何益？而竟至今不肯絲毫改易錯誤心態！

三平義忠禪師開示完時，便有一僧出列而問：「除了師父上來的開示以外，還有學得禪悟的道路沒有？」三平禪師答曰：「卻有這麼一條路，只是滑溜如苔。」那僧聞之不解，更問曰：「那學人我，能不能小心地走上這條路？」平實當時若在，便急忙出列，且故意不小心滑上一跤，自顧自地步上五觀堂，點個點心，便好回寮睡大頭覺去，還要與三平禪師攪和作麼？無奈那僧不會，三平禪師只得指示曰：「你就不要在那邊用心揣摩了，自己去那條苔蘚路上走走看。」又有人問道：「黑豆尚未生牙時如何？」三平禪師答曰：「佛亦不知。」平實若聞，但向伊道：「暗如漆！」

只如爾等四大法師各有恁大道場，何不找個雨天時，且赤腳跨上那些苔蘚

山路走走看？莫問平實滑溜不滑溜！此事方是爾等四大法師眼前最最要緊之事，莫學印順六七十年來當個大藏經底書蠹蟲，成日裡啃他三乘經教故紙，又成日裡啃他藏密應成派中觀見底《密續》，將來作為自己底見解，有什麼會處？只是治絲益焚、成就外道邪見罷了，有何眼目可說？

有一講經僧來問：「三乘十二分教，我都不懷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正是：遍讀三藏十二教，黑豆無芽曾未見；眼暗無光豈能鑑？禮師更求吹毛劍。三平禪師曰：「你家自有龜毛造的拂子，兔角作底拄杖，大德你卻藏向什麼處？」三平禪師望斜裡答去，那僧云何能會？便又問曰：「龜毛兔角，豈是世間實有底物事耶？」三平禪師便指示曰：「若要說身肉的話，你倒是重有千斤；論到智慧，卻是連銖兩之數亦無。」這話卻似雲門花藥欄、胡餅、綠瓦一般，雖示入處，只是難會；語中卻又帶著罵人之意，責那僧廣大身肉，卻無智慧。

三平禪師見眾人不會，又不可明講，得要各人自參自承當，乃又開示眾人曰：「你們這些人如果還不曾參見過真正的善知識，那是不應該的；如果是曾經參見過行家的話，就應該在行家那邊體會出善知識的意思，就以那些意思，到巖谷間去住下來，也不要去化緣、煮飯，自己撿著樹木上的果子將就著吃，衣服破了便撿些乾草填補著，不要為衣服操心，專心地參禪。能夠像這個樣子參禪

去，才有一些機會能夠與禪悟相應。如果儘是到處尋覓善知識而不肯自己去參，落在聽來和記來底許多意識知解上的法義文句上，那就真的是『萬里鄉關』回不得老家了！大家珍重！下去休息了吧！」

只如台灣四大法師，個個都出頭講得禪，示現證悟之狀；如今平實且要公開問問爾等四大法師：「爾等有誰不是暗裡走作、明裡籠罩人者？」平實上來所提關節，有請斷一斷看！

早料爾等個個答不得，平實更作提示與爾等：且莫管雨下多日後，生苔山路滑不滑溜，有請光腳每日上去走幾遭。若肯聽平實言，若肯信平實如是等言確是好意；日日行之，十年之後保汝必悟，唯除不信平實諸書所示正見者。若是勤讀平實諸書，並確實履行十年後，仍未得悟者，卻來問平實，平實向爾等明說了吧：「爾肉無千斤，汝智有萬噸。」還會麼？ 頌曰：

馳求走作籠罩人，萬里鄉關是禪狐；

寫得禪籍重萬噸，般若實智點墨無。

心憤憤，口悻悻，更謗平實是魔徒；

欲尋龜毛與兔角，勤耕心田無一畝。（調寄鷓鴣天。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二八則 福州開遮

福州普光和尚 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胸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遮個在！」師卻掩胸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星雲法師舉古德偈：「坐破蒲團不用功，何時及第悟心空？真是一番齊著力，桃花三月看飛紅。」開示學佛應當「用功」云：《一個人光是在形式上、表面上修行是沒有用的，你就是把蒲團坐破了，若不用功、不用心，也是不能得道。》□唵彌陀心散亂，喊破喉嚨也徒然，我們若想悟道要用心，要想成功立業，不是在那裡喊□號，要緊的是要把事情做好。做人要把人做好，修行要把心修好，無論做什麼就要像什麼。

像現在我們看到電影、電視的金馬獎、金鐘獎，在表揚的時候，有最佳的主角，還有最佳的配角，這個很重要。不一定你做主角就是最好，有時候荷花雖好，沒有綠葉襯托，也顯不出荷花的美好。不管在哪一個階層，就要把自己的本分守好，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你是家庭主婦，把飯菜煮給一家人吃得

非常稱心滿意；你做一個兒女，把書讀得很好，讓父母放心；你做一個公務員，把工作做好，得到長官的信賴、部下的擁護。

「真是一番齊著力，桃花三月看飛紅」，自己要把所有的力量表現出來，你有多少物力用出來，有多少的體力用出來，有多少的腦力用出來，有多少你跟人相處的人力、大眾的力量，尤其自己的心力全都用出來，到時候自然會豐碩的成果。」（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86~87）

平實云：星雲法師說得好：「一個人光是在形式上、表面上修行是沒有用的，你就是把蒲團坐破了，若不用功、不用心，也是不能得道。」既然如此，則當探究：如何方是得道？若如星雲法師所說之禪，皆是在意識心境上用心者，皆是在世俗教相法相上用心者，皆是在廣募錢財而到世界各國建築金碧輝煌之佛光山別院等事相上用心者，皆在意識心而說真如佛性者，皆是在世俗境界上好作人，令人賞識讚歎者；有時若言及般若法義時，則又皆是在「否定如來藏而說緣起性空」之「無因論」上用心。如是以觀，則星雲個人及其座下法師，正是星雲自己所斥之人也。如今平實卻以星雲之語，返贈星雲自己：「一個人光是在形式上、表面上修行是沒有用的，你就是把蒲團坐破了，若不用功、不用心，也是不能得道的。」

誠如星雲所云：「我們若想悟道要用心，要想成功立業，不是在那裡喊口號，要緊的是要把事情做好。做人要把人做好，修行要把心修好，無論做什麼就要像什麼。」如今星雲身現出家證悟大師之相，平實便依大師所言返勸大師：「我們若想悟道要用心，要想成功立業，不是在那裡喊口號，要緊的是要把事情做好。做人要把人做好，修行要把心修好，無論做什麼就要像什麼。」然而大師當自檢校：究竟自己有沒有把心修好？有沒有把自己應該「正確教導信徒正確法義」之事作好？而不應該只是像今天的佛光山那樣只在那裡空喊修證菩提的口號。既然今天是做了大師，就應該像個大師！那就應該親證三乘菩提之一，方才真正像個大師，否則空有大師之名，而無大師之實，亦不過是形式爾，於修學佛道而言之，終無實義！

如今檢校大師之身行、口行、意行，看來大師根本未將心修好：明知平實之法完全同於世尊三乘經典所說，卻私下對眾誣蔑為邪魔外道法；明知平實之人非是邪魔，卻私下對眾誣蔑為邪魔。如是意行、口行、身行，焉是已經將心修好之人？自己不將心修好，反而造作無根謗法、謗人之惡事，正當以如是自語而勉自身，何有資格勸勉他人將心修好？由此事實，平實作是言：星雲籠罩眾人，令人以為自身是已將心修好之人，其實是自身尚未將心修好，卻來要求徒

眾將心修好。

星雲既然身為佛教大法師，示現上人相，當然必須「做什麼就要像什麼」，然而星雲對上人法、上人境、大法師身行，卻不曾做好，亦做得不像，只像個背後放暗箭之小人，放暗箭之後被人發覺，卻不敢出面認錯道歉。如是，做個大法師、上人，卻不像個大法師、上人；是故，「做什麼就要像什麼」，此語仍當返贈星雲其人。復觀星雲之書，所說皆是世俗言語，從來言不及禪門宗義，卻又名為《禪詩偈語》，一點兒禪味也無，正是「做什麼都不像什麼」，徒令禪門老參哂之，有何意義？是故勸請星雲法師：當速遠離印順所倡導「以意識細心為中心，以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為中心思想」之人間佛教；遠離印順法師之藏密中觀邪見已，更當以勤求禪宗之證悟，方能光大臨濟宗門正法；莫再打著臨濟傳承之旗號，卻以印順之藏密中觀邪見，取代臨濟正法。由是緣故，且舉福州開遮公案，而共星雲法師說臨濟禪：

一日，有僧立於福州普光禪師面前，福州禪師以手擘開胸前衣服云：「你還懂得老僧證悟之事麼？」那僧多年參過諸方老宿來，稍微懂得禪門一些機鋒，以自己之揣摩體會，便以為已經證悟，便向福州禪師云：「你還有這個在！」福州禪師一言之下，辨不得伊，卻又掩胸說云：「不妨太過明顯了。」那僧答云：

「有什麼迴避之處？」答來卻似個真悟之人，福州禪師卻順伊語脈說云：「正是炯然沒有迴避之處。」那僧到此，卻不知福州所示之意，只得問云：「那麼到這個地步，又應該怎麼樣呢？」原來只是一隻野狐，一語之下盡洩底蘊，福州禪師聽了，舉杖便打。

只如那僧應答處處合軌，只這一句話下，為何便盡洩底蘊？便遭福州禪師一頓痛棒？星雲大師可還知得其中道理麼？爾若道得，從今日起，便將永遠捨棄印順之人間佛教邪思，便將公開聲明：永遠不與印順之藏密中觀邪見為伍。若道不得，終究不能如是作為，何以故？必將進退兩難故。星雲若未真實悟得，進，則難以對應他人之所詢：「星雲大師您已經證得如來藏了嗎？」退，則難答他人之所問：「印順之中觀見、之緣起性空，與佛所說中觀見迥異，與佛所說『依涅槃本際如來藏而有之緣起性空』迥異，您還是認同印順之藏密中觀見、認同印順『外於如來藏本心之緣起性空、一切法空說』嗎？」只得繼續維持現狀，以觀後變。

星雲法師既舉此偈：「坐破蒲團不用功，何時及第悟心空？真是一番齊著力，桃花三月看飛紅。」可得真以此偈自勉，否則，坐破蒲團不用功，何時能得真悟如來藏而及於般若門第耶？何時真能悟得「覺知心緣起性空」耶？何時方能

答得平實諸問耶？必也確實著力之後，三月到來時，方有觀賞滿山桃紅景緻之心情也！頌曰：

坐破蒲團，錯用心功；

大禪師，原是冬烘。

三乘菩提，法義誰通？

端在現觀；解緣起，證我空；

更預禪法，般若正宗。

覓真心，絲縷難通；

君臣內外，滯迷殼封。

平實無語，但斟茶，喝一盅。（調寄行香子。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二九則 德山訶佛

朗州德山宣鑿禪師 師本研教，精通《金剛經》，曾造《青龍疏鈔》多卷，註解《金剛經》，以此疏鈔常講《金剛經》，由是緣故，未悟之前，時人謂之周金剛。本發願往滅南方禪宗，卻因南行欲滅南禪而悟；於龍潭崇信禪師座下悟後（詳見拙著《禪門摩尼寶聚——宗門正眼》第②則拈提：龍潭吹火），次日禮辭而歸。路過瀉山時，入瀉山法堂，從西過東，迴視方丈；瀉山禪師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上再參，才跨門，提起坐具喚曰：「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

瀉山晚間問大眾：「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瀉山問眾：「還識遮阿師也無？」眾曰：「不識。」瀉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訶佛罵祖去在！」

星雲法師舉偈「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以「靈山莫遠求」為題而開示徒眾云：《當初釋迦牟尼於菩提樹下金剛座上成道，然後在靈山說法，上百萬人在那裡跟隨佛陀學道。我們現在

的佛陀在哪裡？你以為佛陀還在靈山嗎？靈山在哪裡？你以為靈山是在印度的國土裡面嗎？其實不然，靈山在我們的心裡。人人都有一個靈山塔，有一個真如自性、一個佛性，我們也可以向靈山塔下修。這一首詩偈使我想起來：當初普陀山的觀世音菩薩在世經常行善，好多人都想到普陀山去看觀世音。有一個屠夫他非常不孝順父母，但是對觀世音非常虔誠，一心一意趕到普陀山去朝山，要見觀世音，……（故事譬喻，略而不錄）。所以，觀音菩薩都在自己的家裡，佛祖就在我們的心裡：堂前雙親你不孝，逢廟拜佛有何功？能孝順父母，行道德、行慈悲，那就是我們人人靈山寶塔。》（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88、89）

平實云：善矣哉！大師之言！如是，則天下一切孝子，苟能起慈悲心，行仁義於天下人者，即是已經證悟之人也！善矣哉！大師之言！

何故平實作是讚歎耶？謂如星雲法師之語，而言為佛法者，則三乘菩提之四聖諦、八正道、因緣觀等理，皆可廢矣！皆不須以四念處法而作如是四諦八正：等觀行了也！以老子道德經所說者修之，以孔孟之道修之，以一貫道強調之三綱五常自省而復行善者，應皆是已經親證靈山寶塔之人也！皆是已經證悟般若、證悟臨濟禪宗之人也！如是觀之，已可不必佛教法義存世了也，佛光山亦可從此永遠關閉，不須再勸募龐大錢財而到世界各處廣立金碧輝煌之寺院了

也！西方世界亦不須佛光山法師前往傳法了也！西方亦自有天主教等世間善法，星雲亦認為天主教同於佛教之支派故，天主教中亦常教人「孝順父母，行道德、博愛眾生」故，則應皆是已經親證靈山寶塔者也，則彼等宗教亦應皆是佛教，則符星雲書中所言「天主教等亦是佛教」了也！是耶？非耶？星雲大師何不對此公開說明之？

當知祖師所言靈山者，乃是各人自己無始本有之第八識如來藏，非是星雲所說如是行善之覺知心也。然而星雲卻以如是行善之覺知心，作為祖師所示人人本有之靈山塔，誤會不可謂小也。禪門宗旨，自古以來，即以親證如來藏為唯一之標的；由親證如來藏故，現觀如來藏之中道性、現觀如來藏之能生能顯世間出世間一切法，故得了知法界體性之真實相；有如是現觀之智慧者，方得名為證得般若智慧者。然而星雲於本家之臨濟禪，其實根本未曾稍得了知；竟以世俗宣傳之法，以邀令名，後更造作如是世俗言說之《禪詩偈語》，於禪門宗義，其實八竿子亦打不著，竟然亦可名之為臨濟禪，如是作賤臨濟禪門之劣行，古今難覓更上之者。

是故，一切佛門學人若欲親證般若智慧，現觀法界體性之真實相，當求證悟自心如來藏所在；證悟如來藏已，現前觀察其體性，般若智慧則得發起，自己

能通般若系諸經，不須人教，不須他人為之解釋。如是證悟者，方是大乘佛菩提之正修。而今星雲不此之圖，別闢世俗法中之蹊徑，以為捷路；卻是根本不能觸及般若法義之俗言俗語，與臨濟禪有何相干？與佛法之般若有何相干？與大乘佛菩提有何相干？而佛光山四眾弟子迷之、崇拜之？豈非迷信之人？學佛之目的本是尋求智慧，結果卻是越學越迷信，學之至再，竟墮落於常見外道見中，竟同於世俗法之教善，而不能確實證知法界體性之真實相，不亦愚哉！

由是緣故，平實年年繕造公案拈提，舉示四大法師現成事例作證，以為教材，分辨其似是而非之處，以令佛門欲求般若智慧之人悉知，便得迴入佛門正道之中，今生庶有悟緣。今以此故，便舉德山訶佛公案，共大眾商量：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俗姓周，本是研究教典之人，精通《金剛經》，曾造《青龍疏鈔》多卷，以示金剛經義，並常以之宣講；由是緣故，未悟之前，時人謂之周金剛。後因聞道南禪自稱見性成佛，心有不服，遂發願往滅南方禪宗，擔起一擔《青龍疏鈔》得得南行，欲滅南方「禪宗魔子」；不料卻因此緣而於南方禪宗法要之中悟入。

德山禪師於龍潭崇信禪師座下悟後，隨即禮辭而歸。路過瀉山時，便刻意進入瀉山法堂，從西過東而立，迴身而視瀉山方丈；瀉山方丈靈祐禪師見伊如是，

卻不發一語，只是冷眼旁觀。德山禪師見滄山禪師不肯出一語應對，便說道：「這裡沒人證悟也！這裡沒人證悟也！」便走出法堂，來到僧堂前，乃又曰：「然而雖是如此勘過一遍，還是不應該草草了事。還是得要再重新勘驗一遍。」遂搭三衣，持錫杖等，具足威儀，又上法堂再參；來到法堂，才跨入堂門，提起坐具便大喚曰：「和尚！」滄山禪師見伊重又具足威儀再入，便準備取拂子使機鋒；德山一見，便知滄山意欲何為，當時便大喝一聲，將衣袖猛地一揚便出法堂。

滄山到了晚間卻問大眾：「今天新來底僧人在哪裏？」大眾對曰：「那僧見過和尚之後，再也不去僧堂安單，就走了！」滄山禪師卻問眾人：「你們還有人認識這個阿師沒有？」大眾回曰：「不認識。」滄山禪師曰：「這個人啊！將來倒是有一把茅草可以蓋頭——造一座寺院——但是他將來一定會訶佛罵祖的！」

只如德山初悟不久，回北方時路過滄山，一進滄山法堂，便從西過東而立，迴視方丈和尚，究竟是何意？那滄山禪師閱人已多，防伊德山只是學來底樣子，便冷眼旁觀，也不使機鋒，也不勘驗伊，看伊怎地？那德山見滄山不搭理，便道滄山無禪，抬腳便出法堂，卻是何意？莫道伊德山只是一念不生！大師若作是語者，放三十棒！

那德山出了法堂，來到僧堂前；未見瀉山真面目，豈肯作罷？思量道：「我雖使得機鋒，錙鏹不少；那瀉山卻只是如如不動，不曾露頭，怎可如此便罷？好歹得要見他真面目！」便搭衣持錫再上法堂參見瀉山禪師，才跨入門，提起坐具大喚瀉山禪師曰：「和尚！」且道：德山提起坐具大喚瀉山，卻是何意？若有禪和子眼尖，一時覷得，便會般若諸經，久後便成人天師也！且道：德山是什麼意？爾等四大法師還會麼？試道一句！莫言不知！

瀉山見德山具足威儀復來，準備使機鋒，方才抬手擬取拂子，尚未取得，那德山眼尖機捷，早已大喝一聲，衣袖猛地往上一揚，踢腳便出，頭也不回地走了；且道：德山這一喝，意在什麼處？若人會得這一喝，便知臨濟入門即棒、木平三轉泥、雲門綠瓦露柱、石鞏叉僧頸、道吾不知、禾山打鼓、關南吹笛……等意也！且道：德山這一喝，意在什麼處？

平實舉至此處，儘將關節拈出，爾星雲大法師若會者，便知平實從來不曾訶責過爾，諸輯公案拈提雖然提及爾等姓氏及種種謬說，俱是戲論，與爾星雲大法師從來不曾相干！從來不曾說著爾星雲大法師！還會麼？若猶不會，且邀平實上去爾佛光山再言一遍。平實果真受邀，必定前往；待得相見，只是對大師一喝，踢腳便回，大師好生廝見！

頌曰：

天下英俊周金剛，欲滅南禪卻通宗；
寫得藏教皆玄辯，青龍疏鈔付火風。

龍潭滄山寺猶在，臨濟祖意已塵封；

佛在靈山莫遠求，佛光山上祖意豐。（調寄瑞鷓鴣）

只如平實既道爾星雲法師不懂禪，云何卻道「佛光山上祖意豐」？星雲大師欲會麼？且到佛光山各處尋覓看！若是久覓不著，不曉在什麼處，心中急著會者，且請平實再度南去佛光山觀賞風光去；只是平實不愛紅楓，只愛雪梅與綠楓，大師何妨先植綠楓雪梅數株，待得粗可一人合圍時，再來邀請。

後時綠楓雪梅若可合抱時，大師若猶未忘前言，上門來邀；平實忽見大師來邀，劈面大喝一聲「回去！」只請大師驅車先回佛光山，平實且過一晷之後，發足卻上陽明山去。大師莫遲疑，平實雖然後發，卻與大師同時到山！

第五三〇則 德山問話

朗州德山宣鑿禪師 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

師上堂謂眾曰：「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索；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師上堂曰：「今夜不得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什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未跨船舷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山！語作兩橛。」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意作麼生？」）

星雲法師舉偈：「學道容易悟道難，不下工夫總是閒；能信不行空費力，空談論說也徒然。」開示信眾「信仰與實踐」云：《你要學道嗎？要學佛法嗎？學什麼經論嗎？學參禪打坐、學念佛誦經嗎？學道很容易，只是悟道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但是，如果學道而不悟道的話，是很可惜的。而你不下工夫來悟道、不下工夫潛心修行、不能吃苦，不經一番寒徹骨，哪有梅花撲鼻香？有人說我們只要相信就好了，但光是相信是不夠的，信而後要起行，所謂要「知行合一、行解相應」，能信卻不去實踐，這個信是空信，好像……。無論什麼學術也好，什麼宗教也罷，光在空談理論、沒有實行，結果是沒有用的。

你在機關裡面做事，也需要樹立自己的形象，現在人常常要求提高工資，其實不要光在工資上著眼。因為我們……，你不要只計較金錢上的價值，我們工作所獲得的價值，除了金錢以外，還有其他的方面；如果把人家的感謝、人家的歡喜、社會的成就、自己良心的安慰、自己的功德、自己的因果這個總算起來，可能是比金錢的價值還要多、還要高，這個就是實踐的效果。》（台視文化

公司《禪詩偈語》頁 96~97)

平實云：星雲法師作是言：《學道很容易，只是悟道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但是，如果學道而不悟道的話，是很可惜的。而你不下工夫來悟道、不下工夫潛

心修行、不能吃苦，不經一番寒徹骨，哪有梅花撲鼻香？》此段語中，有德有過。有德者謂：星雲教人學道必須悟道。若是久學佛法，而始終不能入道，始終不能悟入般若、不能親證解脫果，則學之何用？「如果學道而不悟道的話，是很可惜的」，如是語者實有功德！爾等佛光山四眾弟子，悉應記取大師如是開示！有過者，謂星雲此一段語中，暗示自己已經悟道，令人誤以為星雲確實已經悟道，成為證悟之聖人。然而推究星雲所說一切法、所著一切書，迄無一言一語可證明其已悟道，卻反而是句句有過、段段邪謬，根本未曾會得悟道之內涵，只是凡夫外道邪見爾！更來推廣印順法師弘傳之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更廣弘印順之藏密中觀「無因論」免無角法。以此斷滅本質之無因論——佛所極力斥責之免無角論——作為真正之佛法，卻反而誹謗正法為邪魔外道法；如是作為，豈是真悟者之所當言、之所當為者？故說星雲此一段語中暗示自己已曾悟道者，實有大過，成就方便大妄語之罪也！

佛光山上下四眾，皆應謹記星雲如是語：《光是相信是不夠的，信而後要起行，所謂要「知行合一、行解相應」……光在空談理論、沒有實行，結果是沒有用的。》星雲法師既然未曾證悟，而故示悟狀以邀眾生起信供養，則爾等佛光山四眾學人，悉當自求多福、自求證悟；若如星雲與心定……等人，每日空

談理論，卻又將理論錯說、誤導眾生，「結果是沒有用的」；是故當急之務乃是揚棄星雲、心定……等人之斷滅論、無因論邪見，速覓各人本有之第八識如來藏，莫隨星雲、心定……等人，同墮「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外於涅槃實際之緣起性空」斷滅見中，此是世尊於四阿含諸經中所破斥之斷滅見故。

爾等佛光山四眾弟子，若是有智之人，當速求覓自心如來；星雲亦自開示於汝等：「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者，豈是星雲與心定……等人所言之緣起性空耶？豈是星雲所言之虛空耶？豈是心定所言「無如來藏之一切法空」耶？若是一切法空者，則不須尋覓各人之靈山也！則星雲所言之靈山，即成無義之說；若靈山即是一切法空之斷滅空者，而倡言尋覓靈山，復有何義？只成斷滅見故。爾等佛光山四眾學人，於此悉當細思，莫遭星雲、心定……等人似是而非之佛法名相所遮障，皆當以自己之第八識靈山——自心如來——作為究竟歸依處，殷勤修證之，方得發起般若實相智慧也！為助爾等佛光山四眾學人，便舉德山問話公案，共爾等宣說臨濟禪：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於澧陽住持弘法三十年，正值唐武宗廢黜佛教，乃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逮至大中初年，大中皇帝復興佛教後，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度崇敬莊嚴德山所曾住持之精舍，號為古德禪院。崇嚴後，即將訪求有德已悟

之宗匠為住持，因聞德山禪師之道行，乃屢次前往邀請，然德山宣鑒禪師皆不肯下山住持；太守薛廷望乃設一詭計，派遣府吏前往，以德山干犯私茶私鹽之罪而贓誣之，故言德山已犯禁法，如是提取德山禪師入州，而邀大眾共同前來瞻禮，堅請德山居住古德禪院，大大地闡揚宗門風格。

德山禪師乃上堂開示大眾曰：「於自己份上本來無事，因此不須作種種虛妄之尋求。如果是虛妄索求而得者，亦非是真得佛法也。你只須要無事於心，亦無心於事，那六根、六塵、六識都否定了，那麼剩下的那個心，其實是虛無一物而又很靈感的、是空無而又極微妙的。如果有一點點落在六塵上，猶如毛端那麼小，都不可以；如果是落在六塵上之微細境界中，卻說得有頭有尾的話，那都是自己欺騙自己。只要是對任何微細的境界有一毫一釐的繫念，那都是墮落三途的業因；如果忽然之間對各種微細的境界生起情執，那就是繫縛你一萬劫而不能解脫的羈索；所謂聖人的名號或凡夫的稱謂，全部都是虛妄的名聲；殊勝的法相以及眇劣的身形，都是虛幻的色相；你們想要在這上面追求的話，不嫌太累了嗎？等到你知道這些都是繫縛你的東西，因此討厭殊勝的身形法相時，它又成為你的大患，想要棄捨卻也不容易，對你佛法上的修行究竟是沒什麼益處的。」

一般大師與學人，總是將覺知心處在一念不生之境界中，便認作本來面目，認作自己本具之靈山。更有人將欲界定、未到地定中之靈知心，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之靈知心，或者前念已過、後念未起之短暫無念時之離念靈知，認作本來面目；其實皆未曾稍離覺知心意識境界，未曾稍離定境中之法塵，仍是意識覺知心也！如是而言之本末，說之鑿鑿，四處倡言自己已經證悟禪宗，已經懂得般若；及至探究彼等所言，悉屬意識心境界，根本未曾親證從來不墮六塵境界之自心如來。如斯等人，即是德山所訶之「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之人也。若以此意識境界而籠罩他人者，即成大妄語罪！臘月三十到來時，若猶繫念如是一念不生境界，而自以為悟，不肯懺悔者，對此境界認定不捨，即成繫縛此人淪墮三途之業因。禪宗參禪者，於此不可不慎！

當知自心如來——各人悉皆本具之靈山，自無始劫以來，從來不與六塵法相相應，從來離六塵之見聞覺知。吾人所觸之六塵，固由自心如來觸外五塵而出生，然六塵出生已，自心如來卻不於此六塵上起一絲一毫之見聞覺知。一念不生之境界，從來不離六塵；乃至證四禪八定已，住於非非想定中時，亦復是定境法塵所攝，覺知心依舊住於非非想之定境法塵中，未曾離得定境中之法塵也。凡此皆是六塵所攝境界。若人所悟之心，非是完全離六塵境界者，於六塵

境界稍涉毫端者，皆是未曾悟道之人也。何況星雲所說者，完全是世間善法，與定境扯不上絲毫關係，更與禪悟完全無關，焉得是悟道之人？與常見外道中不曾修定之人，完全相同，有何悟道之可言耶？彼之所說者，正是德山所斥之萬劫羈索也；如是未悟示悟，正是三途業因，乃是愚人之所行者，智者悉皆遠離！

一日，德山禪師上堂說禪時，開口道：「今夜誰都不許問話，問話者便打三十拄杖。」當時有一僧出列，方才禮拜，未曾開口問話，德山禪師卻打伊。那僧不服，辯白曰：「我出來禮拜時一句話也未曾問，和尚因什麼原故便打我？」德山禪師見伊抗議，便問曰：「你是什麼地方的人？」那僧答曰：「我是韓國人。」德山禪師便見責曰：「你在韓國正欲搭船來漢國，還未跨上船舷之時，便該打你三十拄杖了。」後來法眼禪師評論這個公案時云：「什麼德山禪師！答話落在兩頭上了。」後來玄覺禪師也參與這件公案的評論：「在叢林中說德山這話叫作隔下語，他們究竟說得對或者不對，這句話就由著他們去講，暫且放著不說它；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他的意思到底怎麼樣呢？」

那高麗僧不會佛法，出得眾列，早該回身寮房去也！猶在德山面前作禮，德山若不賜棒，哪裡還是德山禪師？那僧不解禪門宗旨，學人進退應對，合該

德山棒打；匡奈那僧不解禪，遭打了，兀自分辯未曾問話，卻教德山卸鎗不少！只如德山道：「汝在高麗，未跨船舷時，便好與三十拄杖。」卻是什麼意？爾星雲大師既於言語開示中，暗示自己已經悟道，可還道得麼？試斷看！若真斷得，平實從此不言爾法諸過；若斷不得，莫道平實年年拈提爾法中之處處邪見，教天下人皆知！試斷看！

隔下語者，乃是未悟之人，專在公案表相上思惟，作諸情解，臆想而說；禪門之中，有什麼隔下不隔下可說者？句句皆要有偏有正，言言皆示宗門入處，還道什麼隔下不隔下？只成個禪學研究謬說罷了，有什麼理會處？

只如法眼禪師嫌德山話作兩橛，竟是什麼意？星雲大師若來問此語者，平實聞問，當下立即亂棒打出門去，且要教伊星雲當下會得法眼這德山兩橛。且道：法眼道這德山兩橛，意在什麼處？星雲若遭平實這一頓亂棒已，逃出門後若猶不會，捨報便只好墮落三途去也！平實亦救不得汝也！

或有大師拾取玄覺禪師之語來問：「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意作麼生？」平實卻不打伊，只是向伊道：「面見平實時，不得問話；問話者自領過狀，出去自打三十棒！」未審爾等四大法師還會麼？

頌曰：

問話則棒，不問亦棒；
賊人行，禪門陣仗。

魚翻鮫浪，晚鷺枝盪；

且海裡看，魚箱觀，山腳望；

在在處處，何曾相忘？

日黃昏，晚課初唱；

句句向上，誰人對仗？

但任伊唱，審細尋，曾未障。（調寄行香子。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三二則 德山畜生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師上堂曰：「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什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

師令侍者喚義存（編案：即是雪峰義存禪師），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什麼？」存無對。

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遮畜生，什麼處去來？」

星雲法師舉偈：「深山畢竟藏猛虎，大海終須納細流；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開示學人面對「是非」時應如何自處云：《猛虎很兇猛，但是……。大海所以成其大，因為……這是說明我們人如果要大，必須要包容、要能容納。世間是非之多，主要就是由於我們講話不慎，製造了好多的是非。煩惱從哪裡來的？煩惱是從我們自己爭強好勝而來，因為我們不肯輸別人、不肯吃虧，太愛討便宜、爭強好勝，所以就有很多的煩惱。貪欲、瞋恨、愚癡、傲慢、懷疑、邪見，這就是佛教所謂的六大煩惱，六種根本煩惱。這一首偈語

是……。關於是非，我平常總覺得有個原則，我們第一不說是非，第二不聽是非，第三不怕是非。所謂「是非朝朝有，不聽自然無」，是非止於智者。是非非別人嘴中搬來弄去，我何必那麼認真？那麼計較？所以沒有用的人就不會處理環境、處理垃圾，甚至把家裡弄得很混亂；有用的人他就會處理是非，解除煩惱，像貪瞋癡慢疑邪見，只要用教裡面所謂「戒定慧」，三學四無量心都可以化解的。」（台視文化公司《禪詩偈語》頁102~103）

平實云：佛光山若要繼續維持大格局，依星雲自語，可得有包容心，要能容納別人。如今平實多年來不曾拈提星雲種種是非，亦不曾拈提星雲種種法義上之錯誤，更不曾一及早年星雲被黨外雜誌所刊登之種種醜聞等事；然而星雲竟容不得平實宣說完全符合世尊教義之正法，只因為平實之法義迥異其意識心境之說，只因為平實破斥藏密種種邪法，使其以往修證藏密法門之事行難以自圓其說，是故憑藉其佛教界之大名聲、徒眾之廣大、政治上夤緣所得之勢力，便自恃無恐，對平實無根誹謗，誣為邪魔外道，誣為法義有毒。如是，星雲其人，口說包容，卻因私心而對真實法義及人，加以排擠，口是心非，全無包容心，焉得以如是「包容、容納」之語訓示諸徒？更梓行天下以訓天下人？

今者平實仍以星雲自語勸導星雲其人：「……這是說明我們人如果要大，必

須要包容、要能容納。世間是非之多，主要就是由於我們講話不慎，製造了好多的是非。煩惱從哪裡來的？煩惱是從我們自己爭強好勝而來，因為我們不肯輸別人、不肯吃虧，太愛討便宜、爭強好勝，所以就有更多的煩惱。」且勸星雲法師：「未真實證悟卻又不肯服輸，太愛未悟示悟而討便宜；爭強好勝，欲作天下第一大師、天下第一大道場，則必生起煩惱。復又由於此諸煩惱，導致心中不能安忍，講話不能忌口，便誣謗平實，製造是非，則難免今日平實之公開苦勸。補救之道，唯有消除爭強好勝之習性：法義不正便須服輸，不應再作狡辯。若欲平實停止對爾星雲之辨正者，唯有公開認錯、道歉，別無他法；所遣座下法師二人來託我會某師，勸余停止如是事相及法義上之辨正者，絕無實質意義可言。繼續強言狡辯者，必定欲蓋彌彰故，絕無利益。止謗莫如自修：自有過失，則當改之；自身未悟，則當求悟；狡辯之言，終無所益。」

至於平實法義是否有毒？平實其人是否為邪魔外道？自有四阿含解脫道之教典正義為證，自有般若系及唯識系諸多方廣如來藏教典為證，自有身行之清淨無貪無瞋為證，自有解脫與般若之實證智慧寫於平實所造諸書中為證，豈是星雲信口胡言所能橫加扭曲者？至於六種根本煩惱之內涵，爾星雲至今尚且未能真知。乃至其中淺如邪見五利使中之身見、我見，乃是見道所斷之惑；如是

粗淺之見道所斷惑，爾星雲尚且未知，猶墮於「緣起性空而絕無真實體性之意識心」中，執以為真，未曾斷得見道所斷惑之「身見、我見」，何況能斷「邊見、見取見、邪見、戒禁取見」等見惑？何況能知斷除五利使後修道所應斷之思惑？星雲自不能知，自不能斷，竟於書中教示徒眾如何斷此見思惑等六大煩惱，正是癡人之說夢者也！

如今平實更以星雲自語而勸星雲：「關於是非，我平常總覺得有個原則，我們第一不說是非，第二不聽是非，第三不怕是非。」是故請爾星雲謹守自言：此後不說平實之是非、不聽他人妄言平實之是非。

星雲既然如是說言：「有用的人他就會處理是非，解除煩惱，像貪瞋癡慢疑邪見，只要用教裡面所謂『戒定慧』，三學四無量心都可以化解的。」是故平實勸爾星雲不說是非已，如今面對自己所招惹來之是非，應當實現自語：「不怕是非。」對於自己所招惹來之言語及法義上之是非，不應害怕，應當加以消滅：或者運用名聲、教界勢力、政治界勢力，強壓於平實而消滅之。或者運用智慧及懺悔之心——爾星雲所言之戒定慧三學及四無量心——而化解之。未審星雲然余此言乎？不然余此言乎？能履行自言乎？或逃避自言乎？能面對實行自己所言乎？或唯能逃避之乎？

是故，論人是非雖易，舉證事實則難；論人法義邪謬則易，舉證他人法義邪謬之教上理上證據則難；是故，爾星雲嗣後若欲再評他人者，當以此事為鑑，莫再犯之。特別是對真悟之人所作誣謗，爾星雲捨報之時，縱言無力能受以求免受，仍須勉力自受，乃是自己所作者故，非干他人之事與業故。今勸星雲法師已，且舉德山畜生公案，共諸佛光山信眾，宣說臨濟正統之禪宗法義：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一日上堂開示曰：「未悟之人，若開口請問法義，那就有過失；若是不開口問的話，卻又錯了。」開示甫畢，有一僧出列禮拜德山禪師，德山見狀便打。那僧不服曰：「我才剛剛禮拜師父，為什麼便打我？」德山禪師答曰：「等到你開口的時候才打你，那我這個師父在禪宗度人的法門上，還能作得了什麼？」

老禪師之見地與機鋒，由於智慧深利之故，總是迅捷無比，常似石火電光；一般人總是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根本無從測度老禪師之見地，亦無從了知其機鋒涵意。便似前些年，有部份寡聞少見之法鼓山弟子，見平實在法會上使機鋒，見之不解，根本不懂何謂機鋒，當場嘲笑平實是瘋人、是乩童起乩；如是而言在法鼓山學禪十餘年、而言會禪，卻成禪門笑話，可以傳為千古笑譚也！

只如德山禪師上堂如是開示，究竟有無慈悲為人處？未悟之人，本該請問

堂頭和尚：「如何是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如是商請堂頭和尚助悟，方是正理；如今德山禪師卻教示弟子眾等：「問即有過。」既然有過，理當不問，卻又言：「不問者亦是乖違。」且教未悟之弟子眾等，欲待如何是好？不問者有過，爾星雲以意識思惟，當可知之，我則不問；且道：問即有過者，過在什麼處？爾星雲還答得否？料爾不知也！縱使答得，亦是言不及義之語，不須說與平實知之，免得痛棒。

那僧聞德山禪師恁道，未曾會得德山禪師之意，便大膽出列，出頭來禮拜德山；卻不料德山見伊出列方才禮拜，便打一棒。那僧以為自己出列禮拜時，正是未問、亦非未問，不當受責，乃提出抗議。殊不知德山之意，那僧猶自未會，合該德山痛棒也！若有人出得頭來，欲待禮拜時，平實早於未拜之前便與痛棒，更哪堪禮拜之時？真會之人，聞此一語，便知平實與德山之意也！正當爾起身之時，合當了知；若待出頭再禮時，更待開口問話時，方才賜棒，早是機遲，哪堪作人師？更何況以人天之師自居？爾星雲法師若來相見，平實且先說話在此：「問即有過，放三十棒！不問亦乖，亦放三十棒！」後日若有緣相見時，須記此語，方免平實勞動筋骨。

德山禪師一日令侍者喚義存（編案：雪峰義存禪師），義存上來見過，德山禪師

卻道：「我只是叫喚義存來，你又來作什麼？」雪峰義存不知德山意在何處，便無一語可供回答應對。

只如，德山明明喚雪峰義存上來，云何上來之後，卻道不是雪峰義存？且道：阿哪個是真的雪峰義存？或有個禪和子來，道來者即是！平實便好取竹如意，劈面打去！如是打趁不已，打上半里路去！且道：阿哪個是雪峰？阿哪個是上座？

德山禪師一日見有僧人前來請益，乃閉卻方丈門，其僧敲門欲入，德山禪師便問曰：「是誰？」那僧答曰：「是雄獅之子！」德山禪師聞伊恁道，敢自稱獅子兒，乃開門放入，欲要見伊手段。那僧見方丈門開，入得門便禮拜德山，德山一見，早知是隻野狐，何曾是獅子兒？正當那僧禮猶未起之時，便騎上那僧頸項，逼問道：「你這畜生，去了什麼處又來我這裡？」

那僧入門方才禮拜，本是禮數週到，德山合該客氣些；無奈禪門不講這些世俗規矩，一切時地就是為了要教學人親證般若智慧，從來不套交情。寡聞少見之人，便道德山粗魯，猶似法鼓山久學「農禪」之信徒，寡聞少見故，便責平實為瘋子。只如那僧才剛入門見禮，為何德山卻騎其頸？又責為畜生？又問何處去來？竟是何意？如是諸問，不問佛光山四眾弟子，專問臨濟宗「真得」法

脈傳承之星雲法師，且請斷一斷！究竟是何道理？爾若斷得，平實道汝有來由；爾若斷錯，只成個野狐，禪門正理知見猶未夢見在！

頌曰：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此語星雲須自省，勿造是非莫營謀。

勸大師：且開眸，不須諸洲建金樓；
達者畜生到處騎，從來不與人相仇。（調寄鷓鴣天）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三五則 投子孤負

舒州投子山 大同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

問：「諸佛出世，唯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爲老僧開堂。」

問：「和尚未見先師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怎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趁取。」曰：「怎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

星雲法師云：《：演藝明星中的大牌，也有人說那是名牌；有信用的商家，也成為名牌；學校辦得好，成為名牌的學校；一所幼稚園辦得成功，也是名牌；乃至名牌的雜誌、名牌的茶館、名牌的飯店、名牌的寺院、名牌的花園、名牌的工廠等等，不一而足。世間的人事，是不是名牌，大眾很容易評鑑；但是對於一些消費品，是不是真的名牌，就很難鑑定了。把物品做成名牌容易，把道

德做成名牌，把學問做成名牌，把自己做成名牌，就不是容易的事了。

既要名牌，就一定要高難度的名牌；名牌是修練而成的，名牌不是買來的東西。名牌的東西，品質也不見得就真的高人一等，然而能成為名牌，必然也有它引人之處。不過，流行的東西不名牌不重要，最好是自己做個名牌吧！》（香港文化事業公司《迷悟之間》第四輯，頁218~219）

平實云：星雲法師一生劬勞、奔波各洲，目的即是將自己塑造為宗教上之名牌，將佛光山塑造為世界廣聞之名牌，如今已經成功。慈濟亦復踵隨其後，開始向**世界名牌**之目標進發，開始作**國際化**之事與業，欲獲取德蕾莎修女在世界上所得之同等名望；是故近年台灣經濟雖然困窘，產生大量貧民難以維生現象之際，慈濟仍繼續向世界名牌之國際化目標前進。由是緣故，台灣之許多壯年青年，近年來因景氣不佳而失業，難以維生而自殺之案例不少，以證嚴慈濟廣大之人脈與組織，豈有不知者？而竟未能救濟之，任令自殺以了寶貴之生命，仍繼續向國際化邁進——注重他國之救貧等事，此亦是欲求成就世界名牌之心態所致也。

「把物品做成名牌容易，把道德做成名牌，把學問做成名牌，**把自己做成名牌，就不是容易的事了。**」然而星雲數十年來努力經營，將自己做成了名牌，

亦將佛光山做成了名牌之後，果然如星雲自己所說者：「名牌的東西，品質也不見得就真的高人一等；然而能成為名牌，必然也有它引人之處。」是故，佛光山固然已成名牌，然而其內涵與品質，果真高人一等？答案絕非肯定，卻是否定者。然而佛光山之星雲等人，對部份初機學佛者而言：「佛光山能成為名牌，必然也有它引人之處。」

如今平實將逐年拈提星雲法師個人之「修證」內涵，供養佛教界一切學人。即如此輯中所拈提者，學人讀已，自知佛光山名牌之品質。然而佛光山名牌之品質雖然低劣，卻有引人之處：本山道場廣大，金碧輝煌；分院遍布全球各大洲，環境清幽復又皆極輝煌華麗（詳見人間佛教電視台報導佛光山之日本道場：本栖寺實景。佛光山於世界各國所建寺院，大概如是）；星雲其人夤緣政治勢力，又自設電視台而廣宣傳，復擅於社會人際關係之營謀，是故名聲廣大。由有如是諸多因緣，是故仍有引人之處，能吸引不知內情之**初機**學人，對此名牌產生迷信，故於了知內情者漸次離去之時，仍有新人前仆後繼，不斷投身於佛光山之護持行列中。

名牌自己，若對自己深具信心者，則應只作推銷自己名牌之事即可，不必貶抑非名牌之平實、不須貶抑非名牌之正覺同修會；然而佛光山名牌，卻恐懼非

名牌之正覺同修會品質超勝，便作無根誹謗之語，如是破壞非名牌之信譽。今時平實被星雲法師之無根誹謗所逼，不得不舉示佛光山名牌之品質，證明平實之言絕無絲毫造假之說，皆是如實而說；今由諸大師與諸學人共同檢核，名牌之事實真相，便致大白也！

名牌之營造，實不可取；星雲卻教人應將自己打造成名牌，全屬世俗事相之法，與佛法之解脫道證量無涉，亦與佛法之佛菩提智無涉，何須以一生數十年寶貴之修行時光，用來刻意打造虛幻不實之佛教界名牌與國際名聲？如斯而行，卻與佛法之修證，完全背道而馳；如是名牌者，顯示佛教界之一項事實：**越是名牌，品質越是低下**。越是名牌，越是不肯安份修行；將本應用來修行之時間與錢財，用來打造名牌者，則是越發遠離佛法修證者，則是佛法修證品質越發低下者；反而遠不如安份守己、老實修行而非名牌之諸多小法師、小道場也。一切學人於此真相，應須留心，以智辨別。是故，佛法般若之修證首要，乃是求證禪宗開悟明心之境界，由是緣故，便舉投子孤負公案，共諸大師學人說禪：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因一僧問：「牛頭法融禪師未見到四祖的時候，是什麼境界呢？」投子禪師答曰：「當別人的師父。」那僧又問：「見到四祖以後又

是什麼境界呢？」投子禪師答曰：「從此就不敢再當別人的師父了。」

牛頭法融禪師見四祖前，乃是以定為禪，專在意識心上用功，是故顯現許多定境，招來鳥獸銜花供養，四方聞名，因此多諸學人拜以為師；牛頭法融卻不能了知自己正墮於意識心中。後來四祖聞其名聲，乃往見之，為其說法，方知此乃意識心修行所成之定境，不能了得生死，只成個世間聖人，於了生死一事，於法界體性之實相修證上，終非正法，乃盡捨之，不復顯現定心境界；以為一切境界皆空盡，便是四祖所說之般若境界，如是之故，鳥獸悉皆不曾再見其復現定境神異境界，乃不復銜花供養。

然而牛頭禪師如是境界，卻又墮於一切法空之空無見解中，同於今時印順、星雲、心定、昭慧、傳道：等人，皆以緣起性空、一切法空之斷見論，以如是頑空觀念之證解，作為般若之證量。由於認定一切法空即是般若解脫，故認為一法不立即是佛法，一切法皆空即是般若，從此不肯再讓人拜以為師（編案：牛頭法融禪師見四祖等事，詳見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第九十九則「牛頭怖佛」公案）。

且道：牛頭見四祖前之與人為師，及見四祖後之不與人為師，投子如是二答之語，意在什麼處？豈是專言與人不與人為師者？莫錯會！錯會者，小心投子晚間入夢來賜爾三十棒；夢中正挨棒時，莫怪平實未曾先言。

復有僧來問：「諸佛出世，只因為一件大事因緣而來。如何是那一件大事因緣？」諸佛出世之因緣，詳見《法華經》所說，謂「開、示、悟、入」佛之所知所見也。經中具說佛之所知所見者，乃是真如心也；佛地之真如心，即是因地之第八識如來藏心修除二障習氣種子後所成者也。是故諸佛示現在人間時，悉皆欲令大眾親證此第八識心。投子禪師聞此僧問這一件大事因緣，便開示曰：「尹司空（司空為古時官位之名銜）為老僧開設法堂。」

只如諸佛出世之因緣，乃是為令眾生證得法界體性之真實相；投子禪師竟說「尹司空為伊開設法堂」，即是諸佛出世之因緣。且道：投子禪師說者，究竟是不是？若是者，是在什麼處？若不是者，因什麼道理說伊不是？爾星雲大師既是名牌道場、名牌大師，可還道得麼？試道看！若是真能會得者，平實今後不再拈提大師！料爾星雲大師亦將不敢再無根謗余也！親證如來藏者，已親證知一切種子皆在自心如來藏中記存故，由此證實因果之不虛故！

有僧上問：「和尚您未見翠微無學先師時，是什麼境界？」投子禪師答曰：「通身都不奈何。」那僧不解投子之機鋒，又問曰：「那麼後來見了先師以後又怎麼樣呢？」投子禪師答曰：「通身都撲不碎。」那僧卻不懂得直下薦取，又問曰：「有沒有從您的師父那裡得到什麼？」投子禪師更答曰：「終究不孤負他老人

家。」那僧完全不曾領解投子禪師言外之意，更又問曰：「若是這樣的話，就是從先師那裡得到法了！」投子禪師見伊根本不知言語上之機鋒，乃進一步指示曰：「你可得自己用眼睛去看取。」那僧懵懂，又問曰：「若是這樣的話，那您當時可就是孤負先師了。」投子禪師見伊問得越發遠了，便訶責那僧：「你非但孤負了先師，也真的是孤負老僧了。」

學人學禪時，自心如來其實隨時分明現前，然而使盡吃奶力氣參究之後，卻又個個皆道不知，正是通身不奈何。及至悟得，方知通身撲不破，假饒諸天主合其神力為一大力，亦不能撲破之。此事雖然要因師悟，卻是自己原來本具之境界，非從修禪而得，非不修禪而得。一切學人皆當自己著眼薦取，莫要辜負平實諸多老婆言語。且道：通身不奈何底，在什麼處？爾星雲法師既是臨濟法脈傳承者，對於座下學人，應當有以教導，且道：在什麼處？爾若欲會，來問平實者，平實但答：「通身撲不碎！」一切學人若有所問，平實悉作此語，更無二語，未審星雲大師還知平實意在何處麼？若能真實知得，便見投子禪師如在眼前！若不會者，且以白土燒個名字牌號送來，平實甫接得，當場望地上撲碎，且要教爾會去！

頌曰：

通身是飯餓死人，頭頂沒水渴死漢；
未見先師不奈何，見後何曾相違犯？

造名牌，燒名瓷，通身分明眼自暗；
燒成名牌且攢碎，空手相見亦璀璨。（調寄鷓鴣天）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五三六則 洞山無著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過在什麼處？」太長老曰：「過在動用。」師乃咄云：「出去！」

師有時垂語云：「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遮裡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梨何不早恁麼道？」

後有一僧聞，請（上座）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瓶，（上座）終不為舉。上座後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為某甲舉，即便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闍梨且待，我為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

星雲法師之《迷悟之間》書中序文云：「：在各方的反應中，例如人間報社（佛光山所創辦之「人間福報」報社）說：很多讀者就是為了要閱讀《迷悟之間》而訂

報；也有讀者說：他看了《迷悟之間》以後，增加寫作興趣，作文能力大增，因此考取大學；有的讀者則把《迷悟之間》剪貼成冊，作為床頭書。也有人說：自己本來有很多惡習，自從看了《迷悟之間》以後，從此不抽煙、不喝酒、不吃檳榔，也不打牌了。有的家中原本婆媳不和、家人不睦，看了《迷悟之間》以後，家庭洋溢歡笑，一片溫馨和諧。甚至青年學人寫週記，用《迷悟之間》作為題材，結果得到學校老師的讚歎、欣賞。這些來自各方的反應，愈加讓我對撰寫《迷悟之間》感到有一種無可推卸的責任，也正因為這份責無旁貸的使命感，推動著我每天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中，總是不忘要抽空與讀者結個文字緣。】

（香港文化事業公司《迷悟之間》序文）

平實云：星雲法師在世間法上之用心，一向皆極為成功；寫作《迷悟之間》一書亦復如是，在世間法上極為成功。此乃吾人所應讚歎者，對於世人之移風易俗，有其極大之功德；對於初學佛法諸人，亦有極大之功德，能令初機學人之世俗功利貪瞋等心性有所轉變，乃至教化世人為人處世之道，增進世間法上之福祉、家庭和樂……等，可謂功莫大焉。然而《迷悟之間》一書，始自第一輯，閱至第四輯，所說者皆是世間法，實與佛法三乘菩提修證之悟無關，是故星雲法師於序文中自言：

【所謂『迷悟之間』，主要的就是吾人在日常行事之中，總有一些「迷」與「悟」的牽扯，有時候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所以幾句小語，偶而給予點破，增加取捨，也會給自己一番的深思。】此即星雲法師《迷悟之間》一書之主要精神所在也：**在日常行事中之迷與悟，非是佛法上之迷與悟。**然而星雲法師隨後又將如是世俗法上之種種事相之觀察與應對等事理，加以附會為佛法中**開悟、證悟之事理**，則有大過也！彼作是說：

【其實，迷悟只在一念之間！一念迷，愁雲慘霧；一念悟，慧日高懸。正如經云：「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鳳梨、葡萄的酸澀，經由陽光的照射、和風的吹拂，酸澀就可以成為甜蜜的滋味。所以，能把迷的酸澀，經過一些自我的省思、觀照，當下就是悟的甜蜜了。】（香海文化事業公司《迷悟之間》序文）

若依其書中所言，自己定位為世俗法上、人天善法上之人間善行，則非但無過，抑且有大功德，能令世人獲得世間法上之和樂幸福故；但星雲法師文末此段文字之牽強附會為**佛法上之迷悟**，則有大過，此非佛法之證悟意涵故，與佛法上之證悟實義混淆而言故；如是，則將佛法之二乘菩提之悟，將大乘菩提之般若證悟，與**世俗法上之醒悟**混為一譚，說為無別，則成誤導眾生；其結果將是導致佛光山之信徒以為：世俗法上之修善懲惡即是佛法，以為世俗道理之認

清真相即是佛法上之證悟，則有大過；必令深妙之佛教法義淺化故，必令世間之佛法隨之趣向世俗法中流轉故，必令佛法之三乘菩提真義湮滅故。

是故，彼《迷悟之間》一書，序文中對於「悟」之定義，以及書名之刊定，皆有過失，必皆造成世人對佛法之誤會故。是故彼書在世間法上之功德，雖極可觀，然不能抵其佛法上誤導眾生之過，不能抵消其導致眾生對佛法證悟定義產生誤會之大過失也。

星雲法師造就如過失之根本原因，皆是由於對佛法三乘菩提之真義不能理解，信受印順法師人間佛教邪思，依印順人間佛教之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而行所致。是故，真學佛法者，當知二乘解脫道之正理，隨後亦當解知佛菩提道異於解脫道之正理所在；然後進修禪宗法門，方得真實證悟般若；若不如是，終將如同星雲法師一般，墮在世間法上，以為不貪著我所時，即是斷我見，即是證悟般若，即是解脫道之證悟，若如是，誤會佛法可謂大矣！

解脫道之修證，要在斷我見與我執，斷除我所之貪著時，仍是凡夫，未入聲聞解脫果位中；此即是大乘法中所說斷見惑與思惑之謂也。是故見惑與思惑之內容，一切佛門學人皆應了知之；以此見思惑內涵之如實之了知，便可遠離諸方大師在解脫道上之邪見與誤導也！

至於佛菩提之修證，要在親證如來藏，親證之時即是大乘法中之真見道；證得如來藏後，便自然漸次發起般若之智慧；然後進修大乘方廣諸唯識經，配合所應修及應斷者，便起初地無生法忍，如是親證道種智，能辨一切諸方大師，一切人所不能訶，如是方屬真正之大乘佛法也。是故，尋求禪宗之證悟，乃是修學大乘佛法最重要之事，亦是最急之事。然而求悟之前，當先斷除我見；斷除我見之前，當先了知我所與我之分際，然後方能免為大師所誤導；故說應先了知見惑與思惑之內涵。見思惑之內涵既已了知，則當求證禪宗證悟之智慧境界，故舉洞山無著公案，共諸佛門學人說禪：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一日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過在什麼處？」太長老曰：「過在能動、能作用。」洞山禪師乃喝斥曰：「出去！」只如此一公案中，太長老答云：「過在動用。」洞山為何便大聲喝斥太長老？如是不顧其身分之崇高，竟是何意？

每見大師與學人作如是言：「正當我一念不生時，此覺知心仍然能隨心所欲、能動能用。這能動能用底覺知心，便是我底真如佛性，便是佛所證之真如佛性。」然而彼等諸人卻不曾解知：動者本是因於色蘊之存在，風大所轉，故有動用，行蘊所攝。既是行蘊所攝，則知行蘊乃是變易無常之法，是眾緣所生

之法，有何可執？是故，太長老此答，於一般學人而言，本無邪謬，乃是正知見，一切未悟及錯悟之大師與學人，悉皆應領受之，不可墮於行蘊中，否則即成野狐禪子。若有人因此為人印證為悟者，無量世中墮於野狐之身，難可得離；唯除後時值遇大善知識，為其轉之。

然於真悟之人而言，悟後仍作是語者，則有大過，是故，洞山禪師對其太長老加以喝斥，不留情面；學人不可因此便言洞山為傲慢、為「不尊師重道」也，此斥能令其太長老增進般若智慧故；若是世諦流布，亦能增益後世已悟之人故——假使後世真悟者能參究親知其中緣由。且道：洞山禪師之太長老云「過在動用」，有何過失？便致晚輩洞山之喝斥？若有真悟之人問著，平實但向伊道：「假饒動之不止，亦無過失。更道動有何過！」如是等人，洞山禪師常有訶斥：「伊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

洞山禪師有時垂語開示諸弟子：「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此言六祖當時尚在東山當行者時，見神秀禪師題偈：「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當時便口唸一偈，請張別駕代書於壁：「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當時寺中僧眾以為題此偈者必是已悟，隨即傳誦之。後來五祖聞道有此一偈，早知必是盧行者所作，防

其遭害，乃以鞋擦去，並云：「此亦非悟。」盧行者身命便得暫保。六祖壇經中具載此事，然而未悟之人根本不知此偈心境實猶未悟，只是墮於緣起性空之頑空中，何曾證得自心如來？是故未悟之人每歎六祖此時已悟，皆是誤會者也。

唯有真悟之人，方能聞之便知六祖作偈當時其實未悟，是故洞山方有此語：「就算是能夠說得出本來無一物這句話，也還是消受不了裝佛鉢之布袋子，何況能受祖衣與佛鉢？」當時便有一僧出問：「那是什麼人才應該得佛鉢與祖衣？」洞山禪師答曰：「不入門的人才能得。」洞山之意乃謂：能證知有一從來不入佛門、不入般若門者，方能得之。那僧不解洞山之意，又問曰：「如果真的是不入門的人，還能夠得到佛鉢祖衣嗎？」卻是誤以為不悟入般若、不證得佛旨者可得。洞山禪師有心為伊，乃答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這話卻又向偏中來，與雲門禪師之屎橛、露柱、胡餅、花藥欄一般，同是啐啄同時之用；那僧根本不是啐啄同時之機，焉能會得？

洞山禪師見大眾並無一人能會，乃又開示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真悟之人，在這裡應該能夠下得一句轉語才行。且道：應該下得什麼轉語？」後來有一上座，下語凡有九十六轉，都不能契合洞山禪師之意，直到最末後一句轉語，始得洞山禪師允可。洞山禪師當時訶責那僧曰：「你為什麼不

「早早這麼說出來？」

後有一位已悟之僧，聞說上座所下轉語，已得洞山禪師印可，便來請求此位上座舉說那句轉語；如是三年執淨瓶水及布巾奉侍上座，以求開示，然彼上座終究不肯為那僧舉說。彼上座後時因有重疾，那僧乃藉機告曰：「我三年來執侍巾瓶，請求上座您舉示以前在師父那裡所舉底轉語，卻是不蒙上座您慈悲開示；既然善心求取不得，如今我便惡心求取。」遂持刀指向上座曰：「如果您還是不肯為我舉說，現在就殺了您。」上座見那僧求法心切，乃至證悟極深之人亦欲殺之，心中悚然警覺，乃告之曰：「你且稍等一等，我為你舉說吧。」乃開示曰：「當時我在師父那裡的最後一句轉語是：就算是將如來藏執持過來給您，您也是無處可安放。」那僧聽了，當場對上座禮拜道謝。

看伊古人，雖已證悟，為求更深入之般若智慧，雖然乃至唯有一句轉語，亦復如是虔心以求，三年執侍巾瓶。那上座慳吝於法，三年之後仍不肯為那僧舉示，無怪乎那僧藉病惡取之。如今還有如是僧麼？莫道三年執侍巾瓶侍奉在側，乃至三天亦難可得也！更何況星雲大師在國父紀念館講過兩、三遍《六祖壇經》，每次都將六祖悟前所造之偈，取來作為中心思想，營造大聲勢而宣說之，何有悟處？殊不知洞山禪師等祖師早已拈提過了，早已指明六祖造偈當時根本

未悟，故道六祖當時造得如是偈，連鉢袋子都得不到，星雲卻仍在六祖悟前所造偈上廣作文章。於此一事上，便見得星雲之未悟言悟也！是故，各人之悟，疾遲有差，非無因也！只如那僧道：「直饒將來，亦無處著。」與初悟之智，有何差別？便教洞山禪師印可之？

一切真悟之人欲知麼？且覓平實問來！平實甫聞問，便問爾：「爾悟個什麼？」且要爾宣述所悟；正當爾口說手呈之時，不待爾言畢，平實且教爾：「放下著！」會麼？一切欲證無餘涅槃之禪宗真悟者，悉皆不得外此而求。

爾若當時放下所悟般若，放下所悟真如心之執著，平實卻又當頭一棒，喝道：「爾今解得恁麼去！何不解得恁麼來？爾還能放下個什麼？」

頌曰：

本來無一物，鉢袋難消，莫道佛鉢祖衣。

過在動用語遭斥，喝令出去為伊！

古德此事時人悉怯聞，迷濛茫然，難知所趣；
饒爾悟，聞亦頭低。

將來亦無處著，意深人難會，聞者眉鎖，難見洞山心跡；
說文解字，無非戲欺！

四方大師，縱入門，難得祖衣；

欲知不入門，出門向晚，搖漿月溪！（調寄夜飛鵲）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錄出）

第三二六則 南泉不是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有僧參訪京兆府章敬寺懷惲（暉）禪師，於章敬禪師前右繞三匝，章敬云：「是！是！」（長慶禪師聞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繞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什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遮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惟覺法師開示六祖壇經懺悔品第六「無相頌：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云：《忽然悟到大乘這念心，通通懺悔了，這才是真正的懺悔。悟到哪一念大乘心呢？就是師父說法、諸位聽法這念心，不想過去、現在、未來，不打瞌睡，這念心清楚明白，站得住，站得長，這就是大乘心。安住在這個地方，所有一切罪通通滅得乾乾淨淨，就是禪宗祖師所說「千年暗室，一燈即破」》

又解釋「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云：《吾祖所傳的就是這

個頓悟法門：不思善、不思惡，師父說法、諸位聽法這念心；如如不動，了了常知，處處作主，頓悟自心直了成佛就是這個；聽法這個、說法這個。這就是頓法。》（以上摘自中台山靈泉雜誌第三十六期⁸頁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出版）

平實云：余於一九九三年出版之《念佛三昧修學次第》書中，已曾隱名陳述惟覺法師此一「錯悟」，復於一九九五年出版之《禪——悟前與悟後》贈閱版中再度隱名陳述惟覺法師此一「錯悟」，以其歷時二年仍未改正邪謬故。復經四年而至一九九九年都無長進，仍刊出其同一「錯悟」之常見外道邪見，用以誤導佛子。復因此師善於宣傳聚眾，廣聚生徒，故所誤導信徒之數甚眾；余以愍諸佛子受其誤導、同墮未悟言悟大妄語業故，必須再三得罪惟覺法師，予以拈提，不再隱其名諱，藉以警覺中台山之四眾弟子；有智生徒當速共稟惟覺法師揚棄常見外道邪見，回歸正法。

壇經「不思善不思惡」者，非謂修已然後不思善不思惡，乃謂從無始劫來本就不思善惡之真心。聞法說法之心乃是覺知心，非是真心；佛於初轉法輪中已說此心名之為我，乃是意識，並謂錯認此心為真者，名為我見——常見外道之邪見也。

三轉法輪諸經中，佛又處處指陳此能知能聽之心名為意識，依於阿賴

耶所藏覺知心種子及意根與五根方能現行，故名依他起性，非本來自己已有之常不壞心，是故佛說此能聽能知能覺之心於五位斷而不現，故非常恆，亦不能去至來世。

五位者：眠熟無夢時，悶絕時、正死時、無想定中（註）、滅盡定中。不能去至來世者謂：此世覺知心以此世之有根身（具足五根並有命根之色身）為俱有依，若五根俱壞，命根不存，此心即永斷滅，永不復現；非如眠熟暫斷已，次日又復現行，故不能去至來世。是故前世之覺知心不能來至此世，此世之覺知心非從前世來，故一切人不憶宿命，須修宿命通而後知之。是故能聽能說能知之心唯一世暫有，世世非同一心，同一世中又復夜夜斷滅，若不依於阿賴耶、有根身、意根，此心永不能現，三轉法輪諸經中說之為依他起性心，說此心念念變易，因於識種之流注不斷方能現行，云何惟覺法師不見不讀三轉法輪諸經？多年來以之誤導廣大佛子同陷未悟言悟之大妄語業中，不肯幡然修正？（註：無想定者謂學人證得四禪，息脈俱斷後，滅卻覺知心，以此為涅槃，是名無想定。）

復次，惟覺法師於此依他起性之前六識上，復加「處處作主」之性，是則於依他起性上更增遍計執性，違遠三乘涅槃，云何廣大生徒不知其

謬？一味盲從？三轉法輪諸經說能處處作主之心，乃因能「恆審思量」故有處處作主之用；並說處處作主之心名為意根末那識——眾生無量劫來一向認定之我——俱生我執即因此心而有。此心恆內執阿賴耶為我所，恆外執見聞覺知心為我用，以此俱生我執故輪轉生死，永無休歇，名為眾生顛倒。今者惟覺法師開示廣大徒眾，皆令認取依他起性之前六識、合處處作主之遍計執性末那識為真如，正墮常見外道邪見中，悖離圓成實性，乖違三乘涅槃，云何廣大徒眾迷於表相、不信佛語真實？云何共捐數十億乃至百億資財，助其弘揚常見外道邪法？如是無智，殊不可解。普勸惟覺法師及其廣大徒眾：速覓《維摩詰經》、楞伽經、如來藏經……等三轉法輪諸經，建立正知正見，速捨常見外道邪見；莫將常見外道邪見置於佛法之中，反於正法否定排斥，以免未來捨報時悔之莫及、無從補救。

復次，證悟之人必能通達宗門祖師證悟公案；若於禪宗祖師證悟公案懵無所知，處處凝滯，死於祖師句下，即非真悟。今觀惟覺法師既不能通祖師證悟公案，於平實拈提諸多公案不知不解；諸多開示復又處處合於常見外道，處處與佛所說三乘法義顛倒，而自命證悟成聖，寧不畏懼大妄語業中之無量尤重純苦來世多劫重報乎！斯非智人之所行也。今且拈提南泉

不是公案，共爾法師四眾弟子商量，或有僥倖悟得者，不計人數多寡，皆能證實余言不虛也：

有僧參訪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於章敬禪師前右繞三匝，章敬云：「是！是！」

許多法師及大學教授喜樂研究禪學，將禪法當作一門學問，著作《中國禪宗史》及諸揣測公案等書，以邀大眾恭敬及與名聞。彼諸人等每見祖師證悟公案皆在作務動轉之中契入，便於生活勞務動作之中揣摩，盡墮風大之中，而以情解思惟廣著禪學書籍，誤導眾生。平實卻不於動轉中契入，但只坐中參詳體究，所悟與諸祖無二無別，諸人還能會得麼？如是著於表相之人，一旦問著，悉以意識覺知體性為真如，無一非野狐眷屬；今時如是，古時亦復如是，多有此輩，是故章敬禪師懶於辨正，便對彼僧云是；卻招來長慶慧稜禪師批評：「章敬和尚！您的佛法身心何在？」

彼僧以為右繞三匝一招，即可走遍天下叢林，遂又來到南泉參訪普願禪師，亦繞三匝，振錫而立，不肯禮拜；南泉宗教俱通，何等精奇，豈受伊瞞？向伊道：「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會成爲壞滅之法。」一語點破，彼僧慌了手脚，沒做道理處，只得問云：「章敬禪師說這樣就

是，和尚您爲什麼說這樣不是？」果然被勘破。見得南泉火眼金睛內外徹明，非如今時法師居士愚盲不見，竟敢寫書說禪、誤導眾生、賺佛法資財。南泉聞彼僧恁道，便向伊說：「對章敬禪師而言，這樣就是；對你而言，這樣卻不是。」

長慶禪師聞南泉恁道，又代彼僧云：「南泉和尚究竟是什麼心行？令人捉摸不透。」雲居錫禪師卻拈道：「章敬禪師口裏說是，未必向他說是。南泉嘴說不是，未必向他說不是。」

這些禪師真是奇怪，所悟分明同一，云何卻有恁多言語出入？令諸學人摸索不著。

只如章敬道是時，有什麼處不肯他？南泉道不是時，什麼處未必道不是？雲居禪師這一拈，為什麼卻教諸方分疏不下？為什麼卻教章敬南泉解頤不語？惟覺法師若能知得此中蹊蹺，方解章敬南泉雲居長慶諸祖語話，方有住山本錢，而僅得階七住；尚無道種智故，仍非初地；於別教中僅得成賢，猶未證聖，不得自命聖人。

若仍不能明證南泉雲居諸祖弦外之音、語外之意，仍執能聽能說之心為真如者，豈唯不入大乘見道七住賢位，亦乃不知小乘初果我見初斷心

境，凡夫外道無異。

只如南泉向彼僧道：「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雲居為什麼道「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雲居究竟是什麼心行？作恁麼語話？平實若是彼僧，當時但將錫杖擲向南泉跟前，卻自覓座伸手云：「點茶來！有人要喝，有人不喝。」法師欲曉麼？但將錫杖來至正覺講堂，望平實跟前一擲，轉身卻迴中台山，更有何事！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血脈》錄出）

第五〇二則 藥山閑坐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玄旨。

一日師坐次，石頭睹之，問曰：「汝在遮裡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個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遮裡針筍不入。」師曰：「遮裡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眾雲會。

聖嚴法師云：《蚊子上鐵牛》是禪宗的常用語，有兩層含意：第一，是悟境不容置喙，根本開不了口形容；第二，未開悟前的修行過程中，明知目標是一隻鐵牛，你自己是一隻蚊子，仍要繼續不斷叮下去。從思辯和

邏輯的角度看，那是愚蠢的、無聊的；但以用功夫而言，唯有如此才能腳踏實實。既不要用力，同時也不要放棄；既是在用力，同時也不要祈求；既不是等待，同時也要堅持。到最後忘了自己是在用力，也忘了自己是在追求，內外和主客一起放下，這就是悟境現前。》（東初出版社《公案一百》頁〇七）

平實云：聖巖法師既未曾證悟，偏又好說悟後事，以邀令名，乃以十餘年所創造出之大名聲，作如是公案拈提，連載於報紙；後更梓行為書，廣行流通於天下，句句皆成野狐證據，如今狐狸尾巴揚向半天高，沒遮掩處，佛門四眾皆已知悉，設欲補救，已無門矣！愚哉！悲哉！

禪子當知：只管打坐者，乃是意識心也。坐至覺知心忘卻六塵、忘卻自己一心法兩忘時，依舊是第六意識心，並不因此而得轉變為第八阿賴耶、實相心。如是倡導只管打坐之人，永遠不能發起般若智慧。般若智慧之發起者，乃以親證如來藏實相心，因此得以現觀如來藏之中道性、之本來自在性、之本來清淨性、之本來常住涅槃體性，由親證故，乃能從自心流露，侃侃而談，發人所未能發，言人所未能言，而句句契符三乘經典，非依強記研究之意識思惟組織而得。如是正理，一切禪子欲求證悟者，皆應了知，莫為聖巖法師之言所惑。

活在當下者，亦復如是：正當見聞覺知六塵而了了分明時，乃至處於六塵中都不執著六塵、都不執著自己者，若不斷除「覺知心常而不壞」之惡見者，依舊不能證得聲聞初果，何況能證得聲聞阿羅漢所不能證得之大乘般若智慧？般若智慧之發起，要因親證如來藏而現觀其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而得，然後意識覺知心轉依如來藏本來所住之中道境界，以之為實相境界，如是而生起般若智慧乃至一切種智之智慧，方是親證中道觀者；絕非聖嚴法師與印順法師等人，同欲以意識覺知心入住中道境界者所能知之也。

是故，「活在當下」之一切境界，皆是意識境界，從來不是實相境界，亦非聲聞初果所住境界，是聲聞一至四果人所須斷滅之境界故，是意識我、眾生我所住境界故，名為我見者所住境界故。是故，以「活在當下」之任何境界，或其變相之任何境界，作為禪宗之證悟、作為般若之證悟、作為聲聞解脫道之證悟境界者，皆是錯會佛法之人，皆是未斷我見之人，尚且不能獲得聲聞初果之分證解脫境界，何況能發起般若智慧？如是正知正見，一切真正學佛之人，若非純為修學人天善法者，皆當了知，而後可免受諸邪師誤導，步入歧途復又違犯大妄語戒；苟能如是者，此世方有證悟之緣也。

復次，聖嚴法師云：「未開悟前的修行過程中，明知目標是一隻鐵牛，你自己是一隻蚊子，仍要繼續不斷叮下去」，乃是妄語；此謂悟前之修行，應知目標為親證如來藏，而非鐵牛——聖嚴法師所言離念離煩惱之禪法。悟前之目標何在？未具正見之所有行者根本不知，不可謂為「明知」也。聖嚴法師卻以未知、未悟之身，而言悟者所知之目標，故有如是整篇錯誤之教示，用來誤導眾生，便開示言：「既不要用力，同時也不要放棄；既是在用力，同時也不要祈求；既不是等待，同時也要堅持。到最後忘了自己是在用功，也忘了自己是在追求」。聖嚴法師道出如是言句：教人莫求悟，亦莫放棄；當用力，亦莫放棄；當用力求悟，亦莫求悟；當堅持得悟，亦莫等待悟境。如是言語，一切真實證悟之人，聞之必皆掩口葫蘆、忍俊不已。

復次，悟境本無玄妙，一切現成平實，唯是親證如來藏識，導致般若智慧顯發而已；如是境界，一切證悟之人皆能以一句言語道出，非是不可言說者；特以世尊教誡：為防眾生福慧未具足者聞之生疑乃至誹謗正法、破壞正法，是故不許明言。非是不能一語道破也。然而一切未悟之人，皆如聖嚴法師一般，臆想猜測證悟之境；然而臆想思惟者，窮劫亦不能知，是故言不及義；由自知言不及義故，遂開示云：「是悟境不容置喙，根本

開不了口形容」，證悟之人甫聞如是一語，便知聖嚴法師根本未悟，即知所言皆不能及於第一義諦，皆是戲論。

由是正理，當知學禪之人，不應效法聖嚴法師之愚行——叮鐵牛，而應求證自己本具之如來藏，然後現觀如來藏之本來性、自性性、清淨性、涅槃性。萬勿以聖嚴法師之法自誤，萬勿以為「內外和主客一起放下，這就是悟境現前」，否則窮此一劫過去，仍舊不可能有真悟之緣也，未來劫中仍將與真悟無緣也。願我佛門一切修學禪宗之人，普能知之，棄捨邪知邪見，回歸正知正見。且舉藥山閑坐公案，提示正知正見，冀我佛門學人得入正見法道，乃至獲得正覺：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朝大歷八年時，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一日思惟佛法後，乃曰：「大丈夫，應當能離一切三界法而自清淨，豈能在此寺院中爲了服務在家之世俗人，而作種種瑣瑣屑屑之事呢？」因此緣故，隨即往謁石頭希遷大師，而得密領玄旨。

藥山惟儼證悟之後，有一日正在打坐之時，石頭希遷禪師看到藥山禪師正在打坐，便問曰：「你在這裡作什麼？」藥山禪師答覆說：「我一切都

不追求。」石頭禪師便道：「這樣子就是閑坐了。」藥山禪師答說：「如果是閑坐的話，那就是有所爲也。」石頭大師又問曰：「你說是一切法都不追求，且說說看：你是不追求個什麼？」藥山禪師答曰：「即使是一千位阿羅漢來到這裡，也是不識得祂的。」石頭大師聞伊恁麼道，便以偈讚歎曰：

眾生從古以來就一直與祂共住，卻又不知道祂的名號，

每天與祂互相扶持著，任運不停，就這麼走；

自古以來，那些聲聞乘中修證最高的賢聖們，都還是不能識得祂，

那些鹵莽造次的凡夫一類的人，豈有可能明白呢？

石頭大師有時垂語開示曰：「這個實相心，一切的言語動用，都與祂不相干。」往常每有大師見公案中真悟禪師間之進退應對，便自己在動轉中大作文章；然而進退動轉，只是風大之用，行蘊所攝，乃是有為無常之法，何須於此妄法之上大作文章？還知古今一切真悟之師皆道「從來不曾踏著一片地」麼？還知真心從來不曾禮佛睡覺屙屎送尿麼？有什麼動轉可作文章？乃竟墮於動轉之上，盡是愚癡無智之人也！

有人曾聞曾閱禪師作此破斥，便又墮入離語言文字之覺知心法相上，便以為遠離語言文字之覺知心即是法界之實相心。藥山惟儼禪師卻不如

是，聞石頭大師怎麼開示，便反其言曰：「正當覺知心不言語動用之時，也是與證悟之如來藏無關——不是如來藏也。」石頭大師聞藥山禪師怎麼道，便又說道：「這裡連一根針都筍不進去。」藥山禪師卻答道：「這裡就好像是石頭上栽植花木一樣。」石頭大師聽了，便然可藥山禪師之言語。藥山禪師後來居住於澧州之藥山，海眾雲會，遂名藥山惟儼。

至於聖嚴法師所舉蚊子叮鐵牛者，非如彼所說之旨。本意乃是：未親證悟如來藏之人，永難名邈實相心之自性，永難為人說真正之禪也；設欲強舉，必如蚊子於鐵牛身上而欲叮咬一般，終無下嘴之處，是名蚊子叮鐵牛也。此句言語乃是訶責未悟之人，訶其不能說明與形容悟境與內涵；聖嚴法師不知此意，卻取來教人修持無念境界，教人在彼蚊子叮鐵牛之愚癡境界中，等待悟境之現前，然後卻又教人不可等待悟境現前。復又教人不可求悟、不可參究實相心第八識所在，只要放下一切主客內外，以之為悟；如是修行者，根本不可能證得如來藏實相心；如是完全以意識心自住境界而放下一切，以此名之為悟者，根本無法言及證悟之內涵與方法。如是未悟之人而欲說悟事，若有所說，其法皆與禪宗之證悟無干，絕無可能道出真正之禪也！無力開示真正之禪，卻又好樂說禪，正似蚊子叮鐵牛——於真

悟者面前永無下嘴處——永遠道不得真正之禪也。如是臆想所說者，真可謂去道遠矣！焉可謂是禪宗之真實正法？

世俗人及諸外道，成日裡打坐修行，追求一念不生之境界，以之為涅槃，或以之為禪宗證悟之境界，皆是有為法也。乃至如是進修，親證四禪八定境界具足者，亦仍是外道境界，終究與佛法之解脫道不相應，亦與佛法之佛菩提不相應，縱能成日裡住在四禪中或非想非非想定中，只成個常見外道爾，有何解脫果之證量？有何般若之證量？何況聖嚴法師連初禪都不能證得？焉能教人禪定之修行法門？連我見都不能斷，云何能教人以解脫道？如來藏之所在，至今都未曾知、未曾見，云何能教人以禪宗證悟之法？

乃至慧解脫阿羅漢之進修四禪八定者，亦只是求證俱解脫之境界，脫離時解脫「待時方能取證無餘涅槃」之境界爾；於彼成就俱解脫果時，方知慧解脫與俱解脫者，皆是同由聲聞之解脫慧而得解脫分段生死流轉，非因禪定而得解脫生死輪轉也，方知證得四禪八定已，實與解脫無關也；方知證得滅盡定者，亦是憑藉慧解脫之智慧而取證滅盡定，非由定得，四禪八定唯是助緣爾。此時便知：證得俱解脫果時，唯是能提前進入無餘涅槃

爾；進入無餘涅槃「境界」中時，與慧解脫阿羅漢所住「境界」完全無二，無有高下之別。

是故，凡我佛門學人，欲求解脫果之修證者，應在斷除我見與我執上用心，不可專在修證禪定上用心，更不可專在修證無念離念之欲界境界上用心，否則必墮意識覺知心境界中，如是精進而修者，只是浪擲一生而已。假使逢遇真能教人證取禪定境界之師，待其證得四禪八定具足已，仍將只是個常見外道之凡夫爾；唯能以其禪定證量而入定中數天數月，以邀無知眾生之崇拜，終究不能脫離分段生死之輪迴也。若如聖嚴法師之不解禪定之修證，不證禪定之現量境界；復又不斷我見與我執，不能取證聲聞初果；亦不曾證悟大乘禪宗之禪，不入別教七住位中，而以無念離念之境界，作為禪宗般若之正修行，則去道遠矣！焉能領眾親證三乘菩提之一？大眾鑑之！頌曰：

維摩宴坐傳古今，藥山踵繼無所為，無始劫來互相隨。
聲聞千聖尚不識，造次凡夫知有誰？撐眼欲破亦睽違。（調寄浣溪紗）

（由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中錄出）

附錄：《天台山國清寺三隱集記》等

天台三聖詩集序

唐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

上柱國賜緋魚袋閻丘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七十里，號爲寒巖，時來國清寺。原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殘飯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即負之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僧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偈，理合其意；沈而思之，隱況道情；凡所啓言，洞該玄默；乃樺皮爲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跡、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

胤頃受丹丘薄宦，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遂召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

名豐干，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嘔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台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爲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跡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著火。」言訖辭去。

胤乃進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是否？」時縣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巖，巖中古老見有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曰拾得。」胤乃特往禮拜。

到國清寺乃問寺眾：「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并拾得、寒山子，現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現在廚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

虎跡。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有何行業？」僧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遂至廚中灶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遂禮拜，二人連聲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乃令人隨後追之）；急走（走：古語，奔跑也。今閩南語仍用之。）而去，即歸寒巖。

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胤乃歸郡，遂製淨衣二，對香藥等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乃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跡沈無所，乃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胤棲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爲讚曰：

菩薩遯跡 示同貧士

櫛自樂其志
獨居寒山

貌悴形枯	布裘弊止	出言成章	諦實至理
凡人不測	謂風狂子		
時來天台	入國清寺	徐步長廊	呵呵撫指
或走或立	喃喃獨語	所食廚中	殘飯菜滓
吟偈悲哀	僧俗咄捶	都不動搖	時人自恥
作用自在	凡愚難值	即出一言	頓祛塵累
是故國清	圖寫儀軌	永劫供養	長爲弟子
昔居寒山	時來茲地	稽首文殊	寒山之土
南無普賢	拾得定是	聊申讚歎	願超生死

合刻楚石石樹二大師和三聖詩集序

虞山社弟子許宸翰 法名且住

寒山、拾得、豐干三大士，不由閭丘之口傳之，孰知爲文殊、普賢、彌陀之化身也？嘗誦其詩，或喜或悲、或笑或罵；究其所以然者，無非使人徵善棄惡而已也！斯後楚石、石樹二公，何其人？輒敢和之？亦嘗誦其詩，亦喜亦悲、亦笑亦罵；雖時移事易，究其和之所以，亦無非徵善棄惡而已也！其詞轉意宛，悉亦如之；嘗錯雜于三大士篇，若不可辨。然則二公者，抑天台水牯牛之化蹟耶？抑三大士願力未諧而再來應身耶？不然何其聲氣之同如此？夫楚石、石樹，既不下三大士之風，吾輩又豈甘遜閭丘之志哉？閭丘錄詩于石壁、高巖、老樹之上，余則錄詩于空江瓢笠之內；因編次之，遂成古今合璧。不敢私祕一肘，公與天涯有道共之，於是稽首以偈贊云：

稽首三聖楚石石樹，三聖去遙楚石已逝；

五百年來聲韻幾墜，唯我石翁唱導末世。
繼寒拾風承豐干智，追挽古音筆花生瑞；
黃海天台去來何處？

文殊古院國清破寺，短句長歌不落文字；
宸生何緣得聞開示，廣陵道上負笈隨侍。
每見揮毫因錄編次，合刻流通永傳盛事；
曰三曰五是一是二，請著眼看快追雲駛。

天台山國清禪寺 三隱集記

住山禹穴沙門 釋志南 謹記

豐干禪師，唐貞觀初，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常唱道，乘虎出入，眾僧驚畏，無誰與語；有寒山子、拾得者，亦不知其氏族，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

寒，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巖，以是得名；拾，因師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問之，云：「孤棄於此。」乃名拾得，攜至寺，付庫院；後庫僧靈熠，令知食堂、香燈；忽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聖僧（像）前呼曰小果。熠告尊宿等，易令廚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殘食菜滓，以筒盛之，寒來即負之而去。

寒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至寺；或廊下徐行，或廚內執爨，或混處童牧，或時叫噪、望空謾罵，或云：「咄哉！三界輪迴。」僧以杖逼逐，即撫掌大笑。

一日問（豐干禪）師：「古鏡不磨，如何照燭？」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作禮。師謂寒曰：「汝與我遊五台，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師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問：「汝去五台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台，逢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及作禮，忽不見。後回天台而化。

寒因眾僧灸茄，以茄串打僧背一下，僧回首，寒持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寒示傍僧曰：「你道這個師僧，費卻多少鹽醬？」

趙州到天台，行見牛跡，寒曰：「上座還識牛麼？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什麼作牛去？」寒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寒曰：「笑作什麼？」州曰：「蒼天！蒼天！」寒曰：「這小廝兒！卻有大人之作。」

瀉山來寺受戒，寒與拾往松門，夾道作虎吼三聲，瀉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于今，還相記麼？」瀉亦無對。拾拈拄杖曰：「老兄喚這個作什麼？」

滯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卻也！」拾掃地，寺主問：「姓個什麼？住在何處？」拾置帚，叉手而立；主罔測，寒槌胸曰：「蒼天！蒼天！」拾問：「汝作什麼？」寒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因作舞、笑哭而出。又於莊舍牧牛，歌詠叫天曰：「我有一珠埋在陰中，無人（能分）別者。」

眾僧說戒，拾驅牛至，倚門撫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個如何？」僧怒呵云：「下人風狂！破我說戒。」拾笑曰：「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驅牛出，乃呼前世僧名，牛即應聲而過；復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佛力雖然大，汝辜於佛恩。」護伽藍神，僧廚下食，每每爲鳥所耗，拾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說夢，一一無差；視神像，果有所損；驚異，牒申郡縣；郡謂「賢士遯跡、菩薩應身」，號（之爲）拾得賢士。初，閻丘胤將牧丹丘，頭疾，醫莫愈；遇禪師名豐干，言自天台來謁使君，

告之病；師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索器咒水，嘔之立愈。閻丘異之，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記謁文殊、普賢；此二菩薩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國清寺執爨滌器，寒山、拾得是也！」閻丘到任三日，至國清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舊址，在經藏後，今闕無人矣！寒山、拾得，尚處僧廚。」閻丘入師房，止見虎跡，復問：「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負舂供僧，聞則諷詠。」入廚尋訪寒、拾，見於灶前向火，撫掌大笑；閻丘致拜，二人連聲呵叱，執手復大笑曰：「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相攜出松門，自此不復入寺。

閻丘歸郡，送淨衣香藥到巖，寒高聲喝曰：「賊！賊！」遂入巖石縫中，且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石縫忽合。後有僧采薪南峰，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僧，持錫入巖，挑鎖子骨，曰：「取捨得舍利。」乃知入滅于此，因號巖爲拾得。

閻丘俾道翹尋訪遺跡，於林間葉上，得寒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拾亦有詩數十首，題石壁間云。按舊序，二人呵叱，自執手大笑，閻丘歸郡，遣送衣藥，與夫挑鎖子骨等語，乃知寒山不執閻丘手，閻丘未嘗至寒巖；拾得亦出寺門二里許入滅。今傳燈所錄誤矣！因筆及此，以俟百世君子。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謹記。

和天台三聖詩敘

戒顯禪師造

虛空可畫乎？雖不可畫，而天地山川、煙雲人物，細而醯雞太末，大而刹海浮幢，太虛空中一物不受，而實無一物不包也。然求圖畫虛空，打破大唐難遇好手。有大脫空漢寒山、拾得、並豐干三人，掣風掣顛，炊熱國清冷灶；唐言梵語，題遍天台山巖石壁；有好事者編成書冊，目之爲詩；而實於三人實際分中，不留剩跡也。數百年後，有法鑑、慈受、中峰諸老，從而擬之，已是犀角生紋、月邊帶暈矣！又有楚石、石樹、琦老，從而步韻，不免虛空釘橛。我石樹法兄，以煙霞道骨、丘壑心胸，高掛鉢囊放浪黃海，雖胸中空洞無物，而咀嚼寒山諸人言句，忍俊不禁，復爲步和；一字一句，如入萬了深處；荒寒幽悄，使人毛髮俱慄。又若高山望海，靜夜聞鐘；曠若發蒙，猛地痛省；較之楚

石，可謂後來居上，壓倒元白。而實石兄實際分中，亦不留點墨，歸於圖畫虛空而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沾著字句，如塗毒鼓，聞者皆喪。莫謂紙墨文字中，遂無殺人刀、活人劍也！真具眼人，急著眼覷！住西江雲居晦山法弟戒顯，題於鄧峰禪室。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二道並修，以外無別佛法

佛菩提道——大菩提道

解脫道：二乘菩提

十信位修集信心——一劫乃至一萬劫

初住位修集布施功德（以財施為主）。

二住位修集持戒功德。

三住位修集忍辱功德。

四住位修集精進功德。

五住位修集禪定功德。

六住位修集般若功德（熏習般若中觀及斷我見，加行位也）。

七住位明心般若正觀現前，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八住位起於一切法現觀般若中道。漸除性障。

十住位眼見佛性，世界如幻觀成就。

見道位

一至十行位，於廣行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慧，現觀陰處界猶如陽焰，至第十行滿心位，陽焰觀成就。

一至十迴向位熏習一切種智；修除性障，唯留最後一分思惑不斷。第十迴向滿心位成就菩薩道如夢觀。

初地：第十迴向位滿心時，成就道種智一分（八識心王一一親證後，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法）復由勇發十無盡願，成通達位菩薩。復又永伏性障而不具斷，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由大願故留惑潤生。此地主修法施波羅蜜多及百法明門。證「猶如鏡像」現觀，故滿初地心。

二地：初地功德滿足以後，再成就道種智一分而入二地；主修戒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猶如光影」現觀，戒行自然清淨。

外門廣修六度萬行

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斷三縛結，
成初果解脫

薄貪瞋癡，
成二果解脫

斷五下分結，
成三果解脫

入地前的四加行令煩惱障現行悉斷，成四果解脫，留惑潤生。分段生死已斷，煩惱障習氣種子開始斷除，兼斷無始無明上煩惱。

修道位

三地：二地滿心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三地。此地主修忍波羅蜜多及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能成就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滿心位成就「猶如谷響」現觀及無漏妙定意生身。

四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四地。主修精進波羅蜜多，於此土及他方世界廣度有緣，無有疲倦。進修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如水中月」現觀。

五地：由四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五地。主修禪定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斷除下乘涅槃貪。滿心位成就「變化所成」現觀。

六地：由五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六地。此地主修般若波羅蜜多——依道種智現觀十二因緣——有支及意生身化身，皆自心真如變化所現，「非有似有」，成就細相觀，不由加行而自然證得滅盡定，成俱解脫大乘無學。

七地：由六地「非有似有」現觀，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七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方便波羅蜜多，由重觀十二有支——一支中之流轉門及還滅門一切細相，成就方便善巧，念隨入滅盡定。滿心位證得「如犍闍婆城」現觀。

八地：由七地極細相觀成就故再證道種智一分而入八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願波羅蜜多。至滿心位純無相觀任運恆起，故於相土自在，滿心位復證「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故。

九地：由八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九地。主修力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成就四無礙，滿心位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十地：由九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此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智波羅蜜多。滿心位起大法智雲，及現起大法智雲所含藏種種功德，成受職菩薩。

等覺：由十地道種智成就故入此地。此地應修一切種智，圓滿等覺地無生法忍；於百劫中修集極廣大福德，以之圓滿三十二大人相及無量隨形好。

妙覺：示現受生人間已斷盡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並斷盡所知障一切隨眠，永斷變易生死無明，成就大般涅槃，四智圓明。人間捨壽後，報身常住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以諸化身利樂有情，永無盡期，成就究竟佛道。

七地滿心斷除故意保留之最後一分思惑時，煩惱障所攝色、受、想三陰有漏習氣種子全部斷盡。

煩惱障所攝行、識二陰無漏習氣種子任運漸斷，所知障所攝上煩惱任運漸斷。

斷盡變易生死成就大般涅槃

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佛子蕭平實 謹製

(二〇〇九、〇二 修訂)
(二〇一〇、〇二 增補)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第一階段

- *以憶佛及拜佛方法修習動中定力。
- *學第一義佛法及禪法知見。
- *無相念佛功夫成就。
- *具備一念相續功夫——動靜中皆能看話頭。
- *努力培植福壽資料，勤修三福淨業

第二階段

- *參話頭，參公案。
- *開悟明心，一片悟境。
- *鍛鍊功夫求見佛性。
- *眼見佛性〈餘五根亦如是〉親見世界如幻，成就如幻觀。
- *學習禪門差別智。
- *深入第一義經典。
- *修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
- *修證十行位陽焰觀。

第三階段

- *學一切種智真實正理——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
- *參究末後句。
- *解悟末後句。
- *透牢關——親自體驗所悟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
- *救護一切衆生迴向正道。護持了義正法。修證十迴向位如夢觀。
- *發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親證猶如鏡像現觀。
- *修除五蓋，發起禪定。持一切善法戒。親證猶如光影現觀。
- *進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進修大乘種智，求證猶如谷響現觀。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2016/1/16

一、共修現況：（請在共修時間來電，以免無人接聽。）

台北正覺講堂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Tel..總機 02-25957295 (晚上) (分機：九樓辦公室 10、11；知
客櫃檯 12、13。十樓知客櫃檯 15、16；書局櫃檯 14。五樓
辦公室 18；知客櫃檯 19。二樓辦公室 20；知客櫃檯 21。)
Fax..25954493

第一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
下午班、週六上午班（皆須報名建立學籍後始可參加共修，欲
報名者詳見本公告末頁）

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詳解：每月第一、三、五週之週末 17.50~20.50
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禪門差別智：每月第一週日全天 平實導師主講（事冗暫停）。

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
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 釋迦世
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
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法中：如何是諸
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
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
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
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
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
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

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
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
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
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
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
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
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
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
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
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
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
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

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所講本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第二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十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三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五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

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四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二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

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五、第六講堂 為**開放式講堂**，不需以身分證件換證即可進入聽講，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地下一樓、地下二樓。已規劃整修完成，每逢週二晚上講經時段開放給會外人士自由聽經，請由大樓側面梯階逕行進入聽講。聽講者請尊重講者的著作權及肖像權，請勿錄音錄影，以免違法；若有錄音錄影被查獲者，將依法處理。

正覺祖師堂 大溪鎮美華里信義路 650 巷坑底 5 之 6 號(台 3 號省道 34 公里處 妙法寺對面斜坡道進入) 電話 03-3886110 傳真 03-3881692 本堂供奉 克勤圓悟大師，專供會員每年四月、十月各二次精進禪三共修，兼作本會出家菩薩掛單常住之用。除禪三時間以外，每逢單月第一週之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天並提供午齋結緣。教內共修團體或道場，得另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與常住確定日期，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日常作息及修行。

桃園正覺講堂(第一、第二講堂)：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 電話：03-3749363(請於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六上午班、週五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 03-5724297 (晚上)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台中正覺講堂 04-23816090 (晚上)

第一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四 (國泰世華銀行樓上。鄰近縣市經第一高速公路前來者，由五權西路交流道可以快速到達，大樓旁有停車場，對面有素食館)。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第四講堂：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嘉義正覺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一 電話：05-2318228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二。

台南正覺講堂

第一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06-2820541 (晚上)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上午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45 號五樓 07-2234248（晚上）

第一講堂（五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四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上午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三樓）：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香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九龍觀塘，成業街 10 號，電訊一代廣場 27 樓 E 室。

（觀塘地鐵站 B1 出口，步行約 4 分鐘）。電話：(852) 23262231

英文地址：Unit E, 27th Floor, TG Place, 10 S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禪淨班：雙週六下午班 14:30-17:30，已經額滿。

雙週日下午班 14:30-17:30，2016 年 4 月底前尚可報名。

進階班：雙週五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上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妙法蓮華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雙週六 19:00-21:00，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825 S. Lemon Ave Diamond Bar, CA 91798 U.S.A.

Tel. (909) 595-5222 (請於週六 9:00~18:00 之間聯繫)

Cell. (626) 454-0607

禪淨班：每逢週末 15：30~17：30 上課。

進階班：每逢週末上午 10：00~12：00 上課。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六下午 13：00~15：00，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各界人士共享第一義諦無上法益，不需報名。

二、招生公告 本會台北講堂及全省各講堂，每逢四月、十月下旬開新班，每週共修一次（每次二小時。開課日起三個月內仍可插班）；但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禪淨班得隨時插班共修。各班共修期間皆為二年半，欲參加者請向本會函索報名表（各共修處皆於共修時間方有人執事，非共修時間請勿電詢或前來洽詢、請書），或直接從本會官方網站 (<http://www.enlighten.org.tw/newsflash/class>)或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報名表。共修期滿時，若經報名禪三審核通過者，可參加四天三夜之禪三精進共修，有機會明心、取證如來藏，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成為實義菩薩，脫離凡夫菩薩位。

三、新春禮佛祈福 農曆年假期間停止共修：自農曆新年前七天起停止共修與弘法，正月 8 日起回復共修、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正月初一~初三開放新竹講堂、台中講堂、台南講堂、高雄講堂，以及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休假時間，請逕詢該共修處。

密宗四大派修雙身法，是外道性力派的邪法；又以生滅的識陰作為常住法，是常見外道，是假的藏傳佛教。

西藏覺囊已以他空見弘揚第八識如來藏勝法，才是真藏傳佛教

1、**禪淨班** 以無相念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傳授解脫道正理及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每逢四月、十月開新班，詳見招生公告表。

2、《**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釋迦世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佛法中：如何是諸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講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霽法益。

有某道場專弘淨土法門數十年，於教導信徒研讀《佛藏經》時，往往告誡信徒曰：「後半部不許閱讀。」由此緣故坐令信徒失去提升念佛層次之機緣，師徒只能低品位往生淨土，令人深覺愚癡無智。由有多人建議故，平實導師開始宣講《佛藏經》，藉以轉易如是邪見，並提升念佛人之知見與往生品位。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部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上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主講者平實導師。

3、**瑜伽師地論**詳解 詳解論中所言凡夫地至佛地等 17 師之修證境界與理論，從凡夫地、聲聞地……宣演到諸地所證一切種智之真實正理。由平實導師開講，每逢一、三、五週之週末晚上開示，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4、**精進禪三** 主三和尚：平實導師。於四天三夜中，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四月、十月各舉辦二個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並選擇會中定力、慧力、福德三條件皆已具足之已明心會員，給以指引，令得眼見自己無形無相之佛性遍佈山河大地，真實而無障礙，得以肉眼現觀世界身心悉皆如幻，具足成就如幻觀，圓滿十住菩薩之證境。

5、**大法鼓經**詳解 詳解末法時代大乘佛法修行之道。佛教正法消毒妙藥塗於大鼓而以擊之，凡有眾生聞之者，一切邪見鉅毒悉皆消殞；此經即是大法鼓之正義，凡聞之者，所有邪見之毒悉皆滅除，見道不難；亦能發起菩薩無量功德，是故諸大菩薩遠從諸方佛土來此娑婆聞修此經。

本經破「有」而顯涅槃，以此名為真法；若墮在「有」中，皆名「非法」；若人如是宣揚佛法，名為擊大法鼓；如是依「法」而捨「非法」，據以建立山門而為眾說法，方可名為法鼓山。此經中說，以「此經」為菩薩道之本，以證得「此經」之正知見及法門作為度人之「法」，方名真實佛法，否則盡名「非法」。本經中對法與非法、有與涅槃，有深入之闡釋，歡迎教界一切善信（不論初機或久學菩薩），一同親沐 如來聖教，共沾法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6、**不退轉法輪經**詳解 本經所說妙法極為甚深難解，時至末法，已然無有知者；而其甚深絕妙之法，流傳至今依舊多人可證，顯示佛學真是義學而非玄談，其中甚深極妙令人拍案稱絕之第一義諦妙義，平實導師將會加以解說。待《大法鼓經》宣講完畢時繼續宣講此經。

7、**阿含經**詳解 選擇重要之阿含部經典，依無餘涅槃之實際而加以詳解，令大眾得以現觀諸法緣起性空，亦復不墮斷滅見中，顯示經中所隱說之涅槃實際——如來藏——確實已於四阿含中隱說；令大眾得以聞後觀行，確實斷除我見乃至我執，證得見到真現觀，乃至身證……等真現觀；已得大乘或二乘見道者，亦可由此聞熏及聞後之觀行，除斷我所之貪著，成就慧解脫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8、**解深密經**詳解 重講本經之目的，在於令諸已悟之人明解大乘法道之成佛次第，以及悟後進修一切種智之內涵，確實證知三種自性性，並得據此證解七真如、十真如等正理。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將於《大法鼓經》講畢後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9、**成唯識論**詳解 詳解一切種智真實正理，詳細剖析一切種智之微細深妙廣大正理；並加以舉例說明，使已悟之會員深入體驗所證如來藏之微密行相；及證驗見分相分與所生一切法，皆由如來藏一阿賴耶識一直接或展轉而生，因此證知一切法無我，證知無餘涅槃之本際。將於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講畢後，由平實導師重講。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0、**精選如來藏系經典**詳解 精選如來藏系經典一部，詳細解說，以此完全印證會員所悟如來藏之真實，得入不退轉住。另行擇期詳細解說之，由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1、**禪門差別智** 藉禪宗公案之微細淆訛難知難解之處，加以宣說及剖析，以增進明心、見性之功德，啟發差別智，建立擇法眼。每月第一週日全天，由平實導師開示，僅限破參明心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參加（事冗暫停）。

12、**枯木禪** 先講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後說《釋禪波羅蜜》，詳解四禪八定之修證理論與實修方法，細述一般學人修定之邪見與岔路，及對禪定證境之誤會，消除枉用功夫、浪費生命之現象。已悟般若者，可以藉此而實修初禪，進入大乘通教及聲聞教的三果心解脫境界，配合應有的大福德及後得無分別智、十無盡願，即可進入初地心中。親教師：平實導師。未來緣熟時將於大溪正覺寺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註：本會例行年假，自 2004 年起，改為每年農曆新年前七天開始停息弘法事務及共修課程，農曆正月 8 日回復所有共修及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每日 9.00~17.00）開放台北講堂，方便會員禮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大溪區的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時間，詳見〈正覺電子報〉或成佛之道網站。本表得因時節因緣需要而隨時修改之，不另作通知。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 (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 27 cm 寬 21 cm 高 7.5 cm 重 2.8 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回郵掛號 40 元 (長 26.5 cm×寬 19 cm)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5 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 (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 影—燈下黑 (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張正園老師著 回郵 35 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釋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 27.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 游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28. **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29. **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恒毓博士著 回郵 25 元
30. **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31. **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32. **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3.5 元
33.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 20 元
34.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 20 元
35. **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游正光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36.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三乘菩提 DVD 光碟 (一)**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
(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37.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 DVD 專輯 (二)**
總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念佛法門」，一為「學佛正知見(第二篇)」，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輪番講述，內容詳細闡述如何修學念佛法門、實證念佛三昧，以及學佛應具有的正確知見，可以幫助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之學人，得以把握往生，更可令學人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於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一套 17 片，工本費 160 元。回郵 35 元)
38. **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請正式發函並蓋用大印寄來索取 (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39.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合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0.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編著 回郵 20 元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1. **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42. **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著 回郵 25 元
43. **導師之真實義**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4. **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正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5. **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6. **一貫道與開悟**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7.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印 回郵 10 元

48.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印 回郵25元
49. **邪箭譬語**—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陸正元老師著 上、下冊回郵各30元，預定2014/03出版
50.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蔡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1.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
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余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回郵未定
52. **假鋒虛焰金剛乘**—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釋正安 法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3段277號9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郵政劃撥購書及大陸地區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 成佛之道 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 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售價300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2003.5.1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400頁，售價300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假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正智出版社 籌募弘法基金發售書籍目錄 2017/09/17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
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
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
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 (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售價 3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
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
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祕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
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版社
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函蓋藏密的所有祕密及其錯誤的
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
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售價每輯 30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
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300 元
20.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22.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23.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5. **我的菩提路** 第三輯 王美伶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6.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350 元
27.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28.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9. **勝鬘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 250 元
30.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 300 元
31.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 448 頁 售價 300 元

32.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偉老師 著，本書是禪宗參禪的方法論。
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售價 300 元。
33. **達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正偉老師 等著 中英對照彩色精裝大本 800 元
34.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譯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200 元
35.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200 元
36.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九輯 每輯售價 250 元。
37.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珍妮·坎貝爾著 呂艾倫 中譯 售價 250 元
38.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編著 售價 250 元
39.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老師著 售價 250 元
40.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述 每冊 300 元
41.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每冊 250 元
42. **童女迎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 著 定價 180 元
43.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 述，定價 400 元
44.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八輯 每輯 250 元
45. **真心告訴您(一)**—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售價 250 元
46.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分爲上、中、下三冊，每冊 250 元
47. **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 250 元
48. **藏傳佛教要義**—《狂密與真密》之簡體字版 平實導師 著 上、下冊
僅在大陸流通 每冊 300 元
49.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共二十五輯 每輯 300 元
已於 2015/05/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50.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張正玄老師合著 定價 150 元
51. **廣論三部曲** 郭正益老師著 定價 150 元
52. **真心告訴您(二)**—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
—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售價 300 元
53. **次法**—實證佛法前應有的條件
張善思居士著 分爲上、下二冊，每冊 250 元
54. **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55. **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56. **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陸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7. **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58. **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9.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老師 著 書價未定。
60.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孫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1.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2.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3. **阿含經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4.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5.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66.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7.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出版日期未定
68.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9.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70.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1.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2. **正覺發願文** 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3.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4.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5.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6.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7.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8.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9.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0.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81.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2.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3.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4.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書籍介紹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言淨土諸祖所未曾言，示諸宗祖師所未曾示；禪淨圓融，另闢成佛捷徑，兼顧自力他力，闡釋淨土門之速行易行道，亦同時揭糞聖教門之速行易行道；令廣大淨土行者得免緩行難證之苦，亦令聖道門行者得以藉著淨土速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時劫。乃前無古人之超勝見地，非一般弘揚禪淨法門典籍也，先讀為快。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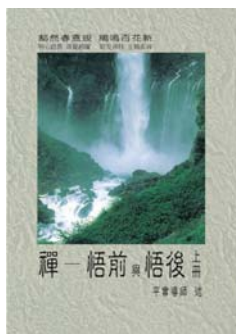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繼承克勤圓悟大師碧巖錄宗旨之禪門鉅作。先則舉示當代大法師之邪說，消弭當代禪門大師鄉愿之心態，摧破當今禪門「世俗禪」之妄談；次則旁通教法，表顯宗門正理；繼以道之次第，消弭古今狂禪；後藉言語及文字機鋒，直示宗門入處。悲智雙運，禪味十足，數百年來難得一睹之禪門鉅著也。(原初版書《禪門摩尼寶聚》，改版後補充為五百餘頁新書，總計多達二十四萬字，內容更精彩，並改名為《宗門正眼》，讀者原購初版《禪門摩尼寶聚》皆可寄回本公司免費換新，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本書能建立學人悟道之信心與正確知見，圓滿具足而有次第地詳述禪悟之功夫與禪悟之內容，指陳參禪中細微淆訛之處，能使學人明自真心、見自本性。若未能悟入，亦能以正確知見辨別古今中外一切大師究係真悟？或屬錯悟？便有能力揀擇，捨名師而選明師，後時必有悟道之緣。一旦悟道，遲者七次人天往返，便出三界，速者一生取辦。學人欲求開悟者，不可不讀。

上、下兩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單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如來藏真實存在，乃宇宙萬有之本體，並非印順法師、達賴喇嘛等人所說之「唯有名相、無此心體」。如來藏是涅槃之本際，是一切有智之人竭盡心智、不斷探索而不能得之生命實相；是古今中外許多大師自以為悟而當面錯過之生命實相。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滅之真實心。當代中外大師於此書出版之前所未能言者，作者於本書中盡情流露、詳細闡釋。真悟者讀之，必能增益悟境、智慧增上；錯悟者讀之，必能檢討自己之錯誤，免犯大妄語業；未悟者讀之，能知參禪之理路，亦能以之檢查一切

名師是否真悟。此書是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學佛者及欲昇華心智之人必讀之鉅著。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列舉實例，闡釋土城廣欽老和尚之悟處；並直示這位不識字的老和尚妙智橫生之根由，繼而剖析禪宗歷代大德之開悟公案，解析當代密宗高僧卡盧仁波切之錯悟證據，並例舉當代顯宗高僧、大居士之錯悟證據（凡健在者，為免影響其名聞利養，皆隱其名）。藉辨正當代名師之邪見，向廣大佛子指陳禪悟之正道，彰顯宗門法眼。悲勇兼出，強捋虎鬚；慈智雙運，巧探驪龍；摩尼寶珠在手，直示宗門入處，禪味十足；若非大悟徹底，不能為之。禪門精奇人物，允宜人手一冊，供作參究及悟後印證之圭臬。本書於

2008年4月改版，增寫為大約500頁篇幅，以利學人研讀參究時更易悟入宗門正法，以前所購初版首刷及初版二刷舊書，皆可免費換取新書。（2007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一片，市售價格280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演述

詳解大乘起信論心生滅門與心真如門之真實意旨，消除以往大師與學人對起信論所說心生滅門之誤解，由是而得了知真心如來藏之非常非斷中道正理；亦因此一講解，令此論以往隱晦而被誤解之真實義，得以如實顯示，令大乘佛菩提道之正理得以顯揚光大；初機學者亦可藉此正論所顯示之法義，對大乘法理生起正信，從此得以真發菩提心，真入大乘法中修學，世世常修菩薩正行。共六輯，都已出版，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本經是禪宗見道者印證所悟真偽之根本經典，亦是禪宗見道者悟後起修之依據經典；故達摩祖師於印證二祖慧可大師之後，將此經典連同佛鉢祖衣一併交付二祖，令其依此經典佛示金言、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由此可知此經對於真悟之人修學佛道，是非常重要的之一部經典。此經能破外道邪說，亦破佛門中錯悟名師之謬說，亦破禪宗部分祖師之狂禪：不讀經典、一向主張「一悟即成究竟佛」之謬執。並開示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等差別，令行者對於三乘禪法差異有所分辨；亦糾正禪宗祖師古來對於如來禪之誤解，嗣後可免以訛傳訛之弊。此經亦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禪者悟後欲修一切種智而入初地者，必須詳讀。全套共十輯，已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主文約 320 頁，每冊約 352 頁。

每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繼宗門道眼之後，再以金剛之作略、慈悲之胸懷、犀利之筆觸，舉示寒山、拾得、布袋三大士之悟處，消弭當代錯悟者對於寒山大士……等之誤會及誹謗。亦舉出民初以來與虛雲和尚齊名之蜀郡鹽亭袁煥仙夫子——南懷瑾老師之師，其「悟處」何在？並蒐羅許多真悟祖師之證悟公案，顯示禪宗歷代祖師之睿智，指陳部分祖師、奧修及當代顯密大師之謬悟，作為殷鑑，幫助禪子建立及修正參禪之方向及知見。假使讀者閱此書已，一時尚未能悟，亦可一面加功用行，一面以此宗門道眼辨別真假善知識，避開錯誤之印證及歧路，可免大妄語業之長劫慘痛果報。欲修禪宗之禪者，務請細讀。（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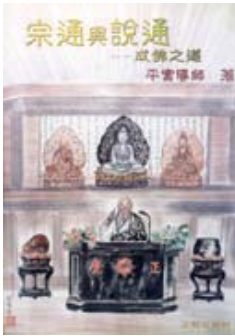


淨土聖道—兼評日本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佛法甚深極廣，般若玄微，非諸二乘聖僧所能知之，一切凡夫更無論矣！所謂一切證量皆歸淨土是也！是故大乘法中「聖道之淨土、淨土之聖道」，其義甚深，難可了知；乃至真悟之人，初心亦難知也。今有正德老師真實證悟後，復能深探淨土與聖道之緊密關係，憐憫眾生之誤會淨土實義，亦欲利益廣大淨土行人同入聖道，同獲淨土中之聖道門要義，乃振奮心神、書以成文，今得刊行天下。主文 279 頁，連同序文等共 301 頁，總有十一萬六千餘字。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著

古今中外，錯誤之人如麻似粟，每以常見外道所說之靈知心，認作真心；或妄想虛空之勝性能量為真如，或錯認物質四大元素藉冥性（靈知心本體）能成就吾人色身及知覺，或認初禪至四禪中之了知心為不生不滅之涅槃心。此等皆非通宗者之見地。復有錯悟之人一向主張「宗門與教門不相干」，此即尚未通達宗門之人也。其實宗門與教門互通不二，宗門所證者乃是真如與佛性，教門所說者乃說宗門證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門與宗門不二。本書作者以宗教二門互通之見地，細說「宗通與說通」，從初見道至悟後起修之道、細說分明；並將諸宗諸派在整體佛教中之地位與次第，加以明確之教判，學人讀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也。欲擇明主文共 381 頁，全書 392 頁。

師學法之前，允宜先讀。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末法怪象—許多修行人自以為悟，每將無念靈知認作真實；崇尚二乘法諸師及其徒眾，則將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無因論之無常空、斷滅空、一切法空—錯認為佛所說之般若空性。這兩種現象已於當今海峽兩岸及美加地區顯密大師之中普遍存在；人人自以為悟，心高氣壯，便敢寫書解釋祖師證悟之公案，大多出於意識思维所得，言不及義，錯誤百出，因此誤導廣大佛子同陷大妄語之地獄業中而不能自知。彼等書中所說之悟處，其實處處違背第一義經典之聖言量。彼等諸人不論是否身披袈裟，都非佛法宗門血脈，或雖有禪宗法脈之傳承，亦只徒具形式；猶如螟蛉，非真血脈，未悟得根本真實故。禪子欲知佛、祖之真血脈者，請讀此書，便知分曉。平實導師著，主文 452 頁，全書 464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正犀居士著

人人身中都有真活佛，永生不滅而有大神用，但眾生都不了知，所以常被身外的西藏密宗假活佛籠罩欺騙。本來就真實存在的真活佛，才是真正的密宗無上密！諾那活佛因此而說禪宗是大密宗，但藏密的所有活佛都不知道、也不會實證自身中的真活佛。本書詳實宣示真活佛的道理，舉證盧勝彥的「佛法」不是真佛法，也顯示盧勝彥是假活佛，直接的闡釋第一義佛法見道的真實正理。真佛宗的所有上師與學人們，都應該詳細閱讀，包括盧勝彥個人在內。

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修學大乘佛法有二果須證—解脫果及大菩提果。二乘人不證大菩提果，唯證解脫果；此果之智慧，名為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佛子所證二果之菩提果為佛菩提，故名大菩提果，其慧名為一切種智—一函蓋二乘解脫果。然此大乘二果修證，須經由禪宗之宗門證悟方能相應。而宗門證悟極難，自古已然；其所以難者，咎在古今佛教界普遍存在三種邪見：1. 以修定認作佛法， 2. 以無因論之緣起性空—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以後之一切法空作為佛法， 3. 以常見外道邪見（離語言妄念之靈知性）作為佛法。如是邪見，或因自身正見未立所致，或因邪師之邪教導所致，或因無始劫來虛妄熏習所致。若不破除此三種邪見，永劫不悟宗門真義、不入大乘正道，唯能外門廣修菩薩行。平實導師於此書中，有極為詳細之說明，有志佛子欲摧邪見、入於內門修菩薩行者，當閱此書。主文共 496 頁，全書 512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本經詳述在家菩薩修學大乘佛法，應如何受持菩薩戒？對人間善行應如何看待？對三寶應如何護持？應如何正確地修集此世後世證法之福德？應如何修集後世「行菩薩道之資糧」？並詳述第一義諦之正義：五蘊非我非異我、自作自受、異作異受、不作不受……等深妙法義，乃是修學大乘佛法、行菩薩行之在家菩薩所應當了知者。出家菩薩今世或未來世登地已，捨報之後多數將如華嚴經中諸大菩薩，以在家菩薩身而修行菩薩行，故亦應以此經所述正理而修之，配合《楞伽經、解深密經、楞嚴經、華嚴經》等道次第正理，方得漸次成就佛道；故此經是一切大乘行者皆應證知之正法。每輯三百餘頁；共八輯，已全部出版。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假外道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具體證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知見實例，並加以教證及理證上的辨正，幫助讀者輕鬆而快速的了知常見外道的錯誤知見，進而遠離佛門內外的常見外道知見，因此即能改正修學方向而快速實證佛法。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狂密與真密 平實導師著

密教之修學，皆由有相之觀行法門而入，其最終目標仍不離顯教經典所說第一義諦之修證；若離顯教第一義經典、或違背顯教第一義經典，即非佛教。西藏密教之觀行法，如灌頂、觀想、遷識法、寶瓶氣、大聖歡喜雙身修法、喜金剛、無上瑜伽、大樂光明、樂空雙運等，皆是印度教兩性生生不息思想之轉化，自始至終皆以如何能運用交合淫樂之法達到全身受樂為其中心思想，純屬欲界五欲的貪愛，不能令人超出欲界輪迴，更不能令人斷除我見；何況大乘之明心與見性，更無論矣！故密宗之法絕非佛法也。而其明光大手印、大圓滿法教，又皆同以常見外道所說離語言妄念之無念靈知心錯認為佛地之真

如，不能直指不生不滅之真如。西藏密宗所有法王與徒眾，都尚未開頂門眼，不能辨別真偽，以依人不依法、依密續不依經典故，不肯將其上師喇嘛所說對照第一義經典，純依密續之藏密祖師所說為準，因此而誇大其證德與證量，動輒謂彼祖師上師為究竟佛、為地上菩薩；如今台海兩岸亦有自謂其師證量高於釋迦文佛者，然觀其師所述，猶未見道，仍在觀行即佛階段，尚未到禪宗相似即佛、分證即佛階位，竟敢標榜為究竟佛及地上法王，誑惑初機學人。凡此怪象皆是狂密，不同於真密之修行者。近年狂密盛行，密宗行者被誤導者極眾，動輒自謂已證佛地真如，自視為究竟佛，陷於大妄語業中而不知自省，反謗顯宗真修實證者之證量粗淺；或如義雲高與釋性圓……等人，於報紙上公然誹謗真修實證者為「騙子、無道人、人妖、癩蛤蟆……」等，造下誹謗大乘勝義僧之大惡業；或以外道法中有為有作之甘露、魔術……等法，誑騙初機學人，狂言彼外道法為真佛法。如是怪象，在西藏密宗及附藏密之外道中，不一而足，舉之不盡，學人宜應慎思明辨，以免上當後又犯毀破菩薩戒之重罪。密宗學人若欲遠離邪知邪見者，請閱此書，即能了知密宗之邪謬，從此遠離邪見與邪修，轉入真正之佛道。共四輯 每輯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有六大危機，乃是藏密化、世俗化、膚淺化、學術化、宗門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次第混淆；其中尤以宗門密意之失傳，為當代佛教最大之危機。由宗門密意失傳故，易令世尊本懷普被錯解，易令世尊正法被轉易為外道法，以及加以淺化、世俗化，是故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與具緣佛弟子，極為重要。然而欲令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予具緣之佛弟子者，必須同時配合錯誤知見之解析、普令佛弟子知之，然後輔以公案解析之直示入處，方能令具緣之佛弟子悟入。而此二者，皆須以公案拈提之方式為之，方易成其功、竟其業，是故平實導師續作宗門正義一書，以利學人。全書 500 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著

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實依第八識心之斷除煩惱障現行而立解脫之名；大乘菩提所證之佛菩提道，實依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涅槃性、清淨自性、及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禪宗祖師公案所證之真心，即是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證之三乘菩提，皆依此如來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識心，即是《心經》所說之心也。證得此如來藏已，即能漸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證知此心而了知二乘無學所不能知之無餘涅槃本際，是故《心經》之密意，與三乘佛菩提之關係極為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平實導師以其所證解脫道之無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種智，將《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以演講之方式，用淺顯之語句和盤托出，發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真義，令人藉此《心經密意》一舉而窺三乘菩提之堂奧，迥異諸方言不及義之說；欲求真實佛智者、不可不讀！主文 317 頁，連同跋文及序文……等共 384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之世俗化，將導致學人以信仰作為學佛，則將以感應及世間法之庇祐，作為學佛之主要目標，不能了知學佛之主要目標為親證三乘菩提。大乘菩提則以般若實相智慧為主要修習目標，以二乘菩提解脫道為附帶修習之標的；是故學習大乘法者，應以禪宗之證悟為要務，能親入大乘菩提之實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實相智慧非二乘聖人所能知故。此書則以台灣世俗化佛教之三大法師，說法似是而非之實例，配合真悟祖師之公案解析，提示證悟般若之關節，令學人易得悟入。全書五百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著

凡夫及二乘聖人不能實證的佛菩提證悟，末法時代的今天仍然有人能得實證，由正覺同修會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二十餘位實證如來藏者所寫的見道報告，已為當代學人見證宗門正法之絲縷不絕，證明大乘義學的法脈仍然存在，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照耀出光明的坦途。由二十餘位大乘見道者所繕，敘述各種不同的學法、見道因緣與過程，參禪求悟者必讀。全書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廣說四大部《阿含經》諸經中隱說之真正義理，一一舉示佛陀本懷，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真義，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真義誤解之實例，一一比對之，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證實 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 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諸大師（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印順、昭慧、性廣、大願、達賴、宗喀巴、寂天、月稱、……等人）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乃至親證初果而無困難；書中並詳說三果所證的**心解脫**，以及四果**慧解脫**的親證，都是如實可行的具體知見與行門。全書共七輯，已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

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
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

券。每片 280 元



鈍鳥與靈龜 平實導師著

鈍鳥及靈龜二物，被宗門證悟者說為二種人：前者是精修禪定而無智慧者，也是以定為禪的愚癡禪人；後者是或有禪定、或無禪定的宗門證悟者，凡已證悟者皆是靈龜。但後來被人虛造事實，用以嘲笑大慧宗杲禪師，說他雖是靈龜，卻不免被天童禪師預記「患背」痛苦而亡：「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藉以貶低大慧宗杲的證量。同時將天童禪師實證如來藏的證量，曲解為意識境界的離念靈知。自從大慧禪師入滅以後，錯悟凡夫對他的不實毀謗就一直存在著，不曾止息，並且捏造的假事實也隨著年月的增加而越來越多，終至編成「鈍鳥與靈龜」的假公案、假故事。

本書是考證大慧與天童之間的不朽情誼，顯現這件假公案的虛妄不實；更見大慧宗杲面對惡勢力時的正直不阿，亦顯示大慧對天童禪師的至情深義，將使後人對大慧宗杲的誣謗至此而止，不再有人誤犯毀謗賢聖的惡業。書中亦舉證宗門的所悟確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標的，詳讀之後必可改正以前被錯悟大師誤導的參禪知見，日後必定有助於實證禪宗的開悟境界，得階大乘真見道位中，即是實證般若之賢聖。全書 459 頁。

售價：新臺幣 350 元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本經係 世尊在世時，由等覺菩薩維摩詰居士藉疾病而演說之大乘菩提無上妙義，所說函蓋甚廣，然極簡略，是故今時諸方大師與學人讀之悉皆錯解，何況能知其中隱含之深妙正義，是故普遍無法為人解說；若強為人說，則成依文解義而有諸多過失。今由平實導師公開宣講之後，詳實解釋其中密意，令維摩詰菩薩所說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之深妙正法得以正確直流於人間，利益當代學人及與諸方大師。書中詳實演述大乘佛法深妙不共二乘之智慧境界，顯示諸法之中絕待之實相境界，建立大乘菩薩妙道於永遠不敗不壞之地，以此成就護法偉功，欲冀永利娑婆人天。已經宣講

圓滿整理成書流通，以利諸方大師及諸學人。全書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勝鬘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如來藏為三乘菩提之所依，若離如來藏心體及其含藏之一切種子，即無三界有情及一切世間法，亦無二乘菩提緣起性空之出世間法；本經詳說無始無明、一念無明皆依如來藏而有之正理，藉著詳解煩惱障與所知障間之關係，令學人深入了知二乘菩提與佛菩提相異之妙理；聞後即可了知佛菩提之特勝處及三乘修道之方向與原理，邁向攝受正法而速成佛道的境界中。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將一切法都會歸如來藏及佛性一妙真如性；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旁及三界世間之起源。然因言句深澀難解，法義亦復深妙寬廣，學人讀之普難通達，是故讀者大多誤會，不能如實理解佛所說之明心與見性內涵，亦因是故多有悟錯之人引為開悟之證言，成就大妄語罪。今由平實導師詳細講解之後，整理成文，以易讀易懂之語體文刊行天下，以利學人。全書十五輯，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老師等人合著

書中詳述彼等諸人歷經各處道場學法，一一修學而加以檢擇之不同過程以後，因閱讀正覺同修會、正智出版社書籍而發起抉擇分，轉入正覺同修會中修學；乃至學法及見道之過程，都一一詳述之。其中張志成等人係由前現代禪轉進正覺同修會，張志成原為現代禪副宗長，以前未閱本會書籍時，曾被人藉其名義著文評論 平實導師（詳見《宗通與說通》辨正及《眼見佛性》書末附錄……等）；後因偶然接觸正覺同修會書籍，深覺以前聽人評論平實導師之語不實，於是投入極多時間閱讀本會書籍、深入思辨，詳細探索中觀與唯識之關聯與異同，認為正覺之法義方是正法，深覺相應；亦解開多年來對佛法的迷雲，確定應依八識論正理修學方是正法。乃不顧面子，毅然前往正覺同修會見面見平實導師懺悔，並正式學法求悟。今已與其同修王美伶（亦為前現代禪傳法老師），同樣證悟如來藏而證得法界實相，生起實相般若真智。此書中尚有七年來本會第一位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一同供養大乘佛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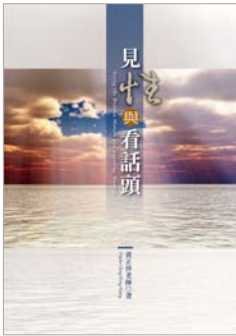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明心與眼見佛性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細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異同，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關之間的關聯；書中又藉法義辨正而旁述其他許多勝妙法義，讀後必能遠離佛門長久以來積非成是的錯誤知見，令讀者在佛法的實證上有極大助益。也藉慧廣法師的謬論來教導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的意識境界，非唯有助於斷我見，也對未來的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有所助益，是故學禪者都應細讀之。共 448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倬老師著

黃正倬老師的《見性與看話頭》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結集出版。書中詳說禪宗看話頭的詳細方法，並細說看話頭與眼見佛性的關係，以及眼見佛性者求見佛性前必須具備的條件。本書是禪宗實修者追求明心開悟時參禪的方法書，也是求見佛性者作功夫時必讀的方法書，內容兼顧眼見佛性的理論與實修之方法，是依實修之體驗配合理論而詳述，條理分明而且極為詳實、周全、深入。本書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老師著

本書作者藉兄弟之間信件往來論義，略述佛法大義；並以多篇短文辨義，舉出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證據，並一一給予簡單而清晰的辨正，令人一讀即知。久讀、多讀之後即能認清楚釋印順的六識論見解，與真實佛法之抵觸是多麼嚴重；於是在久讀、多讀之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提升了對佛法的極深入理解，正知正見就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了。當三乘佛法的正知見建立起來之後，對於三乘菩提的見道條件便將隨之具足，於是聲聞解脫道的見道也就水到渠成；接著大乘見道的因緣也將次第成熟，未來自然也會有親見大乘菩提之道的因緣，悟入大乘實相般若也將自然成功，自能通達般若系列諸經而成實義菩薩。作者居住於南投縣霧峰鄉，自喻見道之後不復再見霧峰之霧，故鄉原野美景一一明見，於是立此書名為《霧峰無霧》；讀者若欲撥霧見月，可以此書為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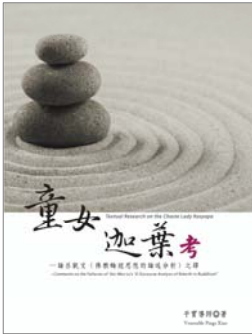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成佛之修證內容，是諸地菩薩之所修；般若則是成佛之道（實證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入門，若未證悟實相般若，即無成佛之可能，必將永在外門廣行菩薩六度，永在凡夫位中。然而實相般若的發起，全賴實證萬法的實相；若欲證知萬法的真相，則必須探究萬法之所從來，則須實證自心如來一金剛心如來藏，然後現觀這個金剛心的金剛性、真實性、如如性、清淨性、涅槃性、能生萬法的自性性、本住性，名為證真如；進而現觀三界六道唯是此金剛心所成，人間萬法須藉八識心王和合運作方能現起。如是實證《華嚴經》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後，由此等現觀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繼續進修第十住位的如幻觀、第十行位的陽焰觀、第十迴向位的如夢觀，再生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方能滿足三賢位的實證，轉入初地；自知成佛之道而無偏倚，從此按部就班、次第進修乃至成佛。第八識自心如來是般若智慧之所依，般若智慧的修證則要從實證金剛心自心如來開始；《金剛經》則是解說自心如來之經典，是一切三賢位菩薩所應進修之實相般若經典。這一套書，是將平實導師宣講的《金剛經宗通》內容，整理成文字而流通之；書中所說義理，迥異古今諸家依文解義之說，指出大乘見道方向與理路，有益於禪宗學人求開悟見道，及轉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講述完畢後結集出版，總共9輯，每輯約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著

童女迦葉是佛世率領五百大比丘遊行於人間的歷史事實，是以童貞行而依止菩薩戒弘化於人間的大菩薩，不依別解脫戒（聲聞戒）來弘化於人間。這是大乘佛教與聲聞佛教同時存在於佛世的歷史明證，證明大乘佛教不是從聲聞法中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的產物，卻是聲聞佛教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聲聞凡夫僧所不樂見的史實；於是古今聲聞法中的凡夫都欲加以扭曲而作詭說，更是末法時代高聲大呼「大乘非佛說」的六識論聲聞凡夫極力想要扭曲的佛教史實之一，於是想方設法扭曲迦葉菩薩為聲聞僧，以及扭曲迦葉童女為比丘僧等荒謬不實之論著便陸續出現，古時聲聞僧寫作的《分別功德論》是最具體之事例，現代之代表作則是呂凱文先生的〈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論文。鑑於如是假藉學術考證以籠罩大眾之不實謬論，未來仍將繼續造作及流竄於佛教界，繼續扼殺大乘佛教學人法身慧命，必須舉證辨正之，遂成此書。

售價：新臺幣 180 元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珍妮·坎貝爾女士著，呂艾倫中譯

本書作者為蘇格蘭哲學家，因為嚮往佛教深妙的哲學內涵，於是進入當年盛行於歐美的假藏傳佛教密宗，擔任卡盧仁波切的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被邀請成為卡盧的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開始了她在密宗裡的實修過程；後來發覺在密宗雙身法中的修行，其實無法使自己成佛，也發覺密宗對女性歧視而處處貶抑，並剝奪女性在雙身法中擔任一半角色時應有的身分定位。當她發覺自己只是雙身法中被喇嘛利用的工具，沒有獲得絲毫應有的尊重與基本定位時，發現了密宗的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本質；於是作者傷心地離開了卡盧仁波切與密宗，但是卻被恐嚇不許講出她在密宗裡的經歷，也不許她說出自己對密宗的教義與教制下對女性剝削的本質，否則將被咒殺死亡。後來她去加拿大定居，十餘年後方才擺脫這個恐嚇陰影，下定決心將親身經歷的實情及觀察到的事實寫下來並且出版，公諸於世。出版之後，她被流亡的達賴集團人士大力攻訐，誣指她為精神狀態失常、說謊……等。但有智之士並未受達賴集團的政治操作及各國政府政治運作吹捧達賴的表相所欺，使她的書銷售無阻而又再版。正智出版社鑑於作者此書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所說具有針對「藏傳佛教」而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有使人認清假藏傳佛教剝削佛母、明妃的男性本位實質，因此洽請作者同意中譯而出版於華人地區。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寫作、編輯

本書舉出很多證據與論述，詳述達賴喇嘛不為世人所知的一面，顯示達賴喇嘛並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而是假借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來欺騙世人；透過本書的說明與舉證，讀者可以更清楚的瞭解，達賴喇嘛是結合暴力、黑暗、淫欲於喇嘛教裡的集團首領，其政治行為與宗教主張，早已讓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染污了。本書由正覺出版社印行。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著

本書編著者是由一首名叫「阿姊鼓」的歌曲為緣起，展開了序幕，揭開假藏傳佛教—喇嘛教—的神秘面紗。其重點是蒐集、摘錄網路上質疑「喇嘛教」的帖子，以揭穿「假藏傳佛教的神話」為主題，串聯成書，並附加彩色插圖以及說明，讓讀者們瞭解西藏密宗及相關人事如何被操作為「神話」的過程，以及神話背後的真相。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呂艾倫著

這個世界中的喇嘛，號稱來自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穿著或紅或黃的喇嘛長袍，散布於我們的身邊傳教灌頂，吸引了無數的人嚮往學習；這些喇嘛虔誠地為大眾祈福，手中拿著寶杵（金剛）與寶鈴（蓮花），口中唸著咒語：「唵·嘛呢·叭咪·吽……」，咒語的意思是說：「我至誠歸命金剛杵上的寶珠伸向蓮花寶穴之中」！「喇嘛性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呢？本書將為您呈現喇嘛世界的面貌。當您發現真相以後，您將會唸：「噢！

喇嘛·性·世界，譚崔性交嘛！」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遠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志偉等編著

假使您不想戴綠帽子，請記得詳細閱讀此書；假使您不想讓好朋友戴綠帽子，請您將此書介紹給您的好朋友。假使您想保護家中的女性，也想要保護好朋友的女眷，請記得將此書送給家中的女性和好友的女眷都來閱讀。本書為印刷精美的大本彩色中英對照精裝本，為您揭開達賴喇嘛的真面目，內容精彩不容錯過，為利益社會大眾，特別以優惠價格嘉惠所有讀者。大開版雪銅紙彩色精裝本。

售價：新臺幣 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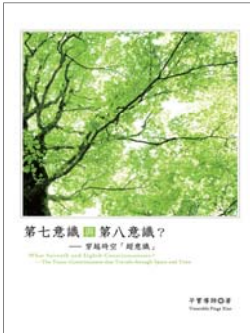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著

簡介從藏傳偽佛教（喇嘛教）的修行核心—性力派男女雙修，探討達賴喇嘛及藏傳偽佛教的修行內涵。書中引用外國知名學者著作、世界各地新聞報導，包含：歷代達賴喇嘛的祕史、達賴六世修雙身法的事蹟，以及《時輪續》中的性交灌頂儀式……等；達賴喇嘛書中開示的雙修法、達賴喇嘛的黑暗政治手段；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寺院爆發喇嘛性侵兒童；新聞報導《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切性侵女信徒、澳洲喇嘛秋達公開道歉、美國最大假藏傳佛教組織領導人邱陽創巴仁波切的性氾濫，等等事件背後真相的揭露。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佛教中應該實證的聖教，也是《華嚴經》中明載而可以實證的法界實相。唯心者，三界一切境界、一切諸法唯是一心所成就，即是每一個有情的第八識如來藏，不是意識心。唯識者，即是人類各各都具足的八識心王——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意根、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識又名如來藏，人類五陰相應的萬法，莫不由八識心王共同運作而成就，故說萬法唯識。依聖教量及現量、比量，都可以證明意識是二法因緣生，是由第八識藉意根與法塵二法為因緣而出生，又是夜夜斷滅不存之生滅心，即無可能反過來出生第七識意根、第八識如來藏，當知不可能從生滅性的意識心中，細分出恆審思量的第七識意根，更無可能細分出恆而不審的第八識如來藏。本書是將演講內容整理成文字，細說如是內容，並已在〈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彙集成書以廣流通，欲幫助佛門有緣人斷除意識我見，跳脫於識陰之外而取證聲聞初果；嗣後修學禪宗時即得不墮外道神我之中，得以求證第八識金剛心而發起般若實智。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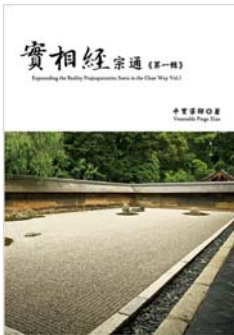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述

「大乘非佛說」的講法似乎流傳已久，卻只是日本人企圖擺脫中國正統佛教的影響，而在明治維新時期才開始提出來的說法；台灣佛教、大陸佛教的淺學無智之人，由於未曾實證佛法而迷信日本人錯誤的學術考證，錯認為這些別有用心日本佛學考證的講法為天竺佛教的真實歷史；甚至還有更激進的反對佛教者提出「釋迦牟尼佛並非真實存在，只是後人捏造的假歷史人物」，竟然也有少數人願意跟著「學術」的假光環而信受不疑，於是開始有一些佛教界人士造作了反對中國

佛教而推崇南洋小乘佛教的行為，使佛教的信仰者難以檢擇，導致一般大陸人士開始轉入基督教的盲目迷信中。在這些佛教及外教人士之中，也就有一分人根據此邪說而大聲主張「大乘非佛說」的謬論，這些人以「人間佛教」的名義來抵制中國正統佛教，公然宣稱中國的大乘佛教是由聲聞部派佛教的凡夫僧所創造出來的。這樣的說法流傳於台灣及大陸佛教界凡夫僧之中已久，卻非真正的佛教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事，只是繼承六識論的聲聞法中凡夫僧依自己的意識境界立場，純憑臆想而編造出來的妄想說法，卻已經影響許多無智之凡夫僧俗信受不移。本書則是從佛教的經藏法義實質及實證的現量內涵本質立論，證明大乘佛法本是佛說，是從《阿含正義》尚未說過的不同面向來討論「人間佛教」的議題，證明「大乘真佛說」。閱讀本書可以斷除六識論邪見，迴入三乘菩提正道發起實證的因緣；也能斷除禪宗學人學禪時普遍存在之錯誤見解，對於建立參禪時的正知見有很深的著墨。內文 488 頁，全書 528 頁。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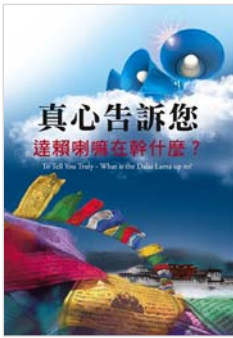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著

學佛之目的在於實證一切法界背後之實相，禪宗稱之為本來面目或本地風光，佛菩提道中稱之為實相法界；此實相法界即是金剛藏，又名佛法之祕密藏，即是能生有情五陰、十八界及宇宙萬有（山河大地、諸天、三惡道世間）的第八識如來藏，又名阿賴耶識心，即是禪宗祖師所說的真如心，此心即是三界萬有背後的實相。證得此第八識心時，自能瞭解般若諸經中隱說的種種密意，即得發起實相般若——實相智慧。每見學佛人修學佛法二十年後仍對實相般若茫然無知，亦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趣；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是故越是久學者對佛法越覺茫然，都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亦未瞭解佛法的

修證內容即是第八識心所致。本書對於修學佛法者所應實證的實相境界提出明確解析，並提示趣入佛菩提道的入手處，有心親證實相般若的佛法實修者，宜詳讀之，於佛菩提道之實證即有下手處。共八輯，全部出版完畢。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心告訴您(一)—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這是一本報導篇章的選集，更是「破邪顯正」的暮鼓晨鐘。「破邪」是戳破假象，說明達賴喇嘛及其所率領的密宗四大派法王、喇嘛們，弘傳的佛法是仿冒的佛法；他們是假藏傳佛教，是坦特羅（譚崔性交）外道法和藏地崇奉鬼神的苯教混合成的「喇嘛教」，推廣的是以所謂「無上瑜伽」的男女雙身法冒充佛法的假佛教，詐財騙色誤導眾生，常常造成信徒家庭破碎、家中兒少失怙的嚴重後果。「顯正」是揭發真相，指出真正的藏傳佛教只有一個，就是覺囊巴，傳的是釋迦牟尼佛演繹的第八識如來藏妙法，稱爲他空見大中觀。正覺教育基金會即以此古今輝映的如藏正法正知見，在真心新聞網中逐次報導出來，將箇中原委「真心告訴您」，如今結集成書，與想要知道密宗真相的您分享。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學佛人往往迷於中觀學派之不同學說，被應成派與自續派所迷惑；修學般若中觀二十年後自以爲實證般若中觀了，卻仍不會入門，甫聞實證般若中觀者之所說，則茫無所知，迷惑不解；隨後信心盡失，不知如何實證佛法；凡此，皆因惑於這二派中觀學說所致。自續派中觀所說同於常見，以意識境界立爲第八識如來藏之境界，應成派所說則同於斷見，但又同立意識爲常住法，故亦具足斷常二見。今者孫正德老師有鑑於此，乃將起源於密宗的應成派中觀學說，追本溯源，詳考其來源之外，亦一一舉證其立論內容，詳加辨正，令密宗雙身法祖師以識陰境界而造之應成派中觀學說本質，詳細呈現於學人眼前，令其維護雙身法之目的無所遁形。若欲遠離密宗此二大派中觀謬說，欲於三乘菩提有所進道者，允宜具足閱讀並細加思惟，反覆讀之以後將可捨棄邪道返歸正道，則於般若之實證即有可能，證後自能現觀如來藏之中道境界而成就中觀。本書分上、中、下三冊，已全部出版。

每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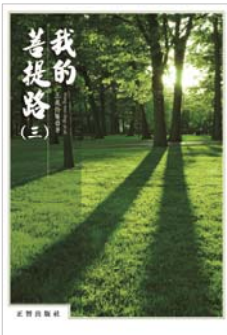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著

此書為平實導師始從 2009/7/21 演述至 2014/1/14 之講經錄音整理所成。世尊一代時教，總分五時三教，即是華嚴時、聲聞緣覺教、般若教、種智唯識教、法華時；依此五時三教區分為藏、通、別、圓四教。本經是最後一時的圓教經典，圓滿收攝一切法教於本經中，是故最後的圓教聖訓中，特地指出無有三乘菩提，其實唯一佛乘；皆因眾生愚迷故，方便區分為三乘菩提以助眾生證道。世尊於此經中特地說明如來示現於人間的唯一大事因緣，便是為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的所知所見——第八識如來藏

妙真如心，並於諸品中隱說「妙法蓮花」如來藏心的密意。然因此經所說甚深難解，真義隱晦，古來難得有人能窺堂奧；平實導師以知如是密意故，特為末法佛門四眾演述《妙法蓮華經》中各品蘊含之密意，使古來未曾被古德註解出來的「此經」密意，如實顯示於當代學人眼前。乃至〈藥王菩薩本事品〉、〈妙音菩薩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普賢菩薩勸發品〉中的微細密意，亦皆一併詳述之，開前人所未曾言之密意，示前人所未見之妙法。最後乃至以〈法華大意〉而總其成，全經妙旨貫通始終，而依佛旨圓攝於一心如來藏妙心，厥為曠古未有之大說也。已於 2015/05/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共有 25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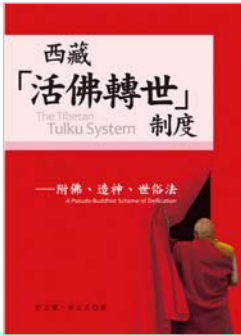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三輯 王美伶老師等人合著

自從正覺同修會成立以來，每年夏初、冬初都舉辦精進禪三共修，藉以助益會中同修們得以證悟明心發起般若實相智慧；凡已實證而被平實導師印證者，皆書具見道報告用以證明佛法之真實可證而非玄學，證明佛法並非純屬思想、理論而無實質，是故每年都能有人證明正覺同修會的「實證佛教」主張並非虛語。特別是眼見佛性一法，自古以來中國禪宗祖師實證者極寡，較之明心開悟的證境更難令人信受；至 2017 年初，正覺同修會中的證悟明心者已近五百人，然而其中眼見佛性者至今唯十餘人爾，可謂難

能可貴，是故明心後欲冀眼見佛性者實屬不易。黃正偉老師是懸絕七年無人見性後的第一人，她於 2009 年的見性報告刊於本書的第二輯中，為大眾證明佛性確實可以眼見；其後七年之中求見性者都屬解悟佛性而無人眼見，幸而又經七年後的 2016 冬初，以及 2017 夏初的禪三，復有三人眼見佛性，希冀鼓舞四眾佛子求見佛性之大心，今則具載一則於書末，顯示求見佛性之事實經歷，供養現代佛教界欲得見性之四眾弟子。全書四百頁。售價：新臺幣 300 元。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張正玄老師合著

歷來關於喇嘛教活佛轉世的研究，多針對歷史及文化兩部分，於其所以成立的理論基礎，較少系統化的探討。尤其是此制度是否依據「佛法」而施設？是否合乎佛法真實義？現有的文獻大多含糊其詞，或人云亦云，不曾有明確的闡釋與如實的見解。因此本文先從活佛轉世的由來，探索此制度的起源、背景與功能，並進而從活佛的尋訪與認證之過程，發掘活佛轉世的特徵，以確認「活佛轉世」在佛法中應具足何種果德。

售價：新臺幣 150 元



真心告訴您(二)

—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這是一本針對當今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喇嘛教，冒用佛教名相、於師徒間或師兄姊妹間，實修男女邪淫，而從佛法三乘菩提的現量與聖教量，揭發其謊言與邪術，證明達賴及其喇嘛教是仿冒佛教的外道，是「假藏傳佛教」。藏密四大派教義雖有「八識論」與「六識論」的表面差異，然其實修之內容，皆共許「無上瑜伽」四部灌頂為究竟「成佛」之法門，也就是共以男女雙修之邪淫法為「即身成佛」之

密要，雖美其名曰「欲貪為道」之「金剛乘」，並誇稱其成就超越於（應身佛）釋迦牟尼佛所傳之顯教般若乘之上；然詳考其理論，則或以意識離念時之粗細心為第八識如來藏，或以中脈裡的明點為第八識如來藏，或如宗喀巴與達賴堅決主張第六意識為常恆不變之真心者，分別墮於外道之常見與斷見中；全然違背佛說能生五蘊之如來藏的實質。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佛法入門 ○○菩薩著

學佛人往往修學二十年後仍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入漫無方向，不知如何實證佛法；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之處，導致越是久學者越覺茫然，都是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所致。本書對於佛法的全貌提出明確的輪廓，並說明三乘菩提的異同處，讀後即可輕易瞭解佛法全貌，數日內即可明瞭三乘菩提入門方向與下手處。出版日期未定。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修學四禪八定之人，往往錯會禪定之修學知見，欲以無止盡之坐禪而證禪定境界，卻不知修除性障之行門才是修證四禪八定不可或缺之要素，故智者大師云「性障初禪」；性障不除，初禪永不現前，云何修證二禪等？又：行者學定，若唯知數息，而不解六妙門之方便善巧者，欲求一心入定，極難可得，智者大師名之為「事障未來」：障礙未到地定之修證。又禪定之修證，不可違背二乘菩提及第一義法，否則縱使具足四禪八定，亦不能實證涅槃而出三界。此諸知見，智者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皆有闡釋。作者平實導師以其第一義之見地及禪定之實證證量，曾加以詳細解析。將俟正覺寺竣工啓用後重講，不限制聽講者資格；講後將以語體文整理出版。欲修習世間定及增上定之學者，宜細讀之。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本經係 世尊晚年第三轉法輪，宣說地上菩薩所應熏修之唯識正義經典，經中所說義理乃是大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以阿陀那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為主體。禪宗之證悟者，若欲修證初地無生法忍乃至八地無生法忍，必須修學《楞伽經、解深密經》所說之八識心王一切種智；此二經所說正法，方是真正成佛之道；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後所說萬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取代大乘真正成佛之道，亦已墮於斷滅見中，不可謂為成佛之道也。平實導師曾於本會郭故理事長往生時，於喪宅中從初七至第十七，宣講圓滿，作為郭老之往生佛事功德，迴向郭老早證八地、速返娑婆住持正法；茲為今時後世學人故，將擇期重講《解深密經》，以淺顯之語句整理成文，用供證悟者進道；亦令諸方未悟者，據此經中佛語正義，修正邪見，依之速能入道。全書約三~四輯，每輯三百餘頁，將於未來重講完畢後整理成文、逐輯出版。

阿含講記—小乘解脫道之修證

平實導師述

數百年來，南傳佛法所說證果之不實，所說解脫道之虛妄，所弘解脫道法義之世俗化，皆已少人知之；從南洋傳入台灣與大陸之後，所說法義虛謬之事，亦復少人知之；今時台灣全島印順系統之法師居士，多不知南傳佛法數百年來所說解脫道之義理已然偏斜、已然世俗化、已非真正之二乘解脫正道，猶極力推崇與弘揚。彼等南傳佛法近代所謂之證果者多非真實證果者，譬如阿迦曼、葛印卡、帕奧禪師、一行禪師……等人，悉皆未斷我見故。近年更有台灣南部大願法師，高抬南傳佛法之二乘修證行門為「捷徑究竟解脫之道」者，然而南傳佛法縱使真修實證，得成阿羅漢，至高唯是二乘菩提解脫之道，絕非究竟解脫，無餘涅槃中之實際尚未得證故，法界之實相尚未了知故，習氣種子待除故，一切種智未實證故，焉得謂為「究竟解脫」？即使南傳佛法近代真有實證之阿羅漢，尚且不及三賢位中之七住明心菩薩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智慧境界，不知此賢位菩薩所證之無餘涅槃實際，仍非大乘法中之見道者，何況普未實證聲聞果乃至未斷我見之人？謬充證果已屬逾越，更何況是誤會二乘菩提之後，以未斷我見之凡夫知見所說之二乘菩提解脫偏斜法道，焉可高抬為「究竟解脫」？而且自稱「捷徑之道」？又妄言解脫之道即是成佛之道，完全否定般若實智、否定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心體，此理大大不通也！平實導師為令修學二乘菩提欲證解脫果者，普得迴入二乘菩提正見、正道中，是故選錄四阿含諸經中，對於二乘解脫道法義有具足圓滿說明之經典，預定未來十年內將會加以詳細講解，令學佛人得為了知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理路與行門，庶免被人誤導之後，未證言證，干犯道禁，成大妄語，欲升反墮。本書首重斷除我見，以助行者斷除我見而實證初果為著眼之目標，若能根據此書內容，配合平實老師所著《識蘊真義》《阿含正義》內涵而作實地觀行，實證初果非為難事，行者可以藉此三書自行確認聲聞初果為實際可得現觀成就之事。此書中除依二乘經典所說加以宣示外，亦依斷除我見等之證量，及大乘法中道種智之證量，對於意識心之體性加以細述，令諸二乘學人必定得斷我見、常見，免除三縛結之繫縛。次則宣示斷除我執之理，欲令升進而得薄貪瞋癡，乃至斷五下分結……等。共二冊，每冊三百餘頁。

★ 聲 明 ★

本社於 2015/01/01 開始調整本目錄中部分書籍之售價，以因應各項成本的持續增加。

*** 喇嘛教修外道雙身法，墮識陰境界，非佛教 ***

*** 弘揚如來藏他空見的覺囊派才是真正藏傳佛教 ***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 (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零售：1. 全台連鎖經銷書局：

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

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諾貝爾圖書城、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2. **台北市**：佛化人生 **大安區**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6 樓之 4 台電大樓對面

3. **新北市**：春大地書店 **蘆洲區**中正路 117 號

4. **桃園市**：御書堂 **龍潭區**中正路 123 號

5. **新竹市**：大學書局 **東區**建功路 10 號

6. **台中市**：瑞成書局 **東區**雙十路 1 段 4 之 33 號

佛教詠春書局 **南屯區**永春東路 884 號

文春書店 **霧峰區**中正路 1087 號

7. **彰化市**：心泉佛教文化中心 南瑤路 286 號

8. **高雄市**：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青年書局 **苓雅區**青年一路 141 號

9. **宜蘭市**：金隆書局 中山路 3 段 43 號

10. **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博愛路 282 號

11. **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12. 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店：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

電話：(852) 2390 3723 email: luckwinbooks@gmail.com

銅鑼灣店：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2 樓

電話：(852) 2881 1150 email: luckwinbs@gmail.com

廈門：廈門外圖臺灣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 809 號 廈門外圖書城 3 樓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 (臺灣地區請撥打 86-592-5061658)

E-mail: JKB118@188.COM

13. **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 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 3232616972#202

14. 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經銷書局可直接聯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儘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4.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5.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6.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敬告大陸讀者：

大陸讀者購書、索書捷徑（尚未在大陸出版的書籍，以下二個途徑都可以購得，電子書另包括結緣書籍）：

1.廈門外國圖書公司：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 809 號 廈門外圖書城 3F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 網址：JKB118@188.COM

2.電子書：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及正覺同修會在台灣印行的各種局版書、結緣書，已有『**正覺電子書**』陸續上線中，提供讀者於手機、平板電腦上購書、下載、閱讀正智出版社、正覺同修會及正覺教育基金會所出版之電子書，詳細訊息敬請參閱『**正覺電子書**』專頁：<http://books.enlighten.org.tw/ebook>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中國網採訪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訊息：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angtan.china.com.cn/2014-06/19/content_32714638.htm

<http://pinpai.china.com.cn/>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 聲 明 ★

本社於 2015/01/01 開始調整本目錄中部分書籍之售價，以因應各項成本的持續增加。

* 喇嘛教修外道雙身法、墮識陰境界，非佛教 *

* 弘揚如來藏他空見的覺囊派才是真正藏傳佛教 *

書名：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

作者：平實導師

發行人：廖宙

校對：何承化 曾邱賢 翁明麗 呂傳勝

出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電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真：+886-2-25954493

網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公元 2015 年 3 月 29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904-484-4 (PDF)

其他版本：

公元 2014 年 1 月 改版二刷 ISBN 957-41-2143-7 (平裝)

本書以集錦方式，從平實導師所造
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輯成一書，從結緣書管道流通，藉
以利益一般佛子；並令久學佛子未
曾請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籍者，
得以遠離邪見，增益大乘般若見道
之緣。



正覺同修會